

“拜托啦，瑛姑。”

“不行。”

“好嘛，行啦。”

“不好，不行。”

“噢，你自己答应人家的，说话不算话，言而无信。大人都这样，最讨厌了。”

要严重抗议他被以大欺小时，这个十岁、经常自诩已长大成人的男孩，便和大人明白划分界限，用“大人都这样”表明他绝非同类。

但是他仍十足老气横秋的双手叉着腰瞪着眼。

池瑛也回敬以双手叉腰和瞪眼。“池祖安，我什么也没答应。”“有！”他扬起下巴的坚决神情，简直和他爸爸，池瑛的哥哥，如同一个翻版。

这使池瑛心软了下来。

口气可不能软。

“我答应了什么？”“你说只要我不摆架子，同那个狐狸精道歉，你就变法术给我看。”池瑛连忙东张西望。

“没有第三个人啦。”小鬼还嘲笑她哩。“说话小心点。”“哎呀，紧张兮兮干嘛，我有眼观八方啦。”“加油添醋。我哪有说‘不摆架子’？这句话，不用说，一定是偷看连续剧学来的。

后面那句话更是无中生有。”“噢，连续剧里面有这么精湛的台词吗？我识字，会看书哪，我可以一目十行，而且过目不忘，你忘了吗？”池瑛无言以对。祖安阅读的速度之快，别说和他同龄的小孩，成人也望尘莫及。他的大脑比计算机的记忆库，不知强多少倍。

“你说我可以有一个要求，而且你会让它实现。我已经言出而行了，该你啦。”“你不可以叫人家狐狸精，多难听！足见你道歉得没有诚意。”“胡莉菁，狐狸精，差不多啦。何况，又不是只有我这样叫她。你变不变嘛，瑛姑？”池瑛又紧张的四下张望。

其实他们住的这栋房子，和左邻右舍均有一段相当距离，是池家二老当年刻意挑的，为的就是以防隔墙有耳，或隔窗有眼。

尽管他们都生活得和一般寻常人并无二致。

唔，尽量啦。

“男孩，这么大了，撒什么娇？害不害燥啊？”“噢，奇了，撒娇是女孩的专利吗？谁申请的？法律有明文规定男孩不可以撒娇吗？”“男孩不叫撒娇，叫耍赖。”祖安嘟起嘴。“瑛姑，你不像以前那么疼我了。”来了，软硬兼施，他的看家本领。

“你不是总说‘老是把人家当小孩，讨厌’吗？怎么，这会儿又小啦？”

“不变算啦，总有一天，我长得够大，爷和女麻会把功夫传给我。”这拗脾气，也和他爸爸一模一样。

他转身就走，却是往相反方向而去。“祖安，你不回家，到哪去？”池瑛喊。

他没答理。

他倔强的背影，教池瑛一阵心酸。

他不明白，他所谓的功夫，是池家人与生俱有的能力，并非经任何人传授而来。

池瑛几乎想叫他回来，答应他的要求。

他年幼时，为了逗他开心，她偷偷“违规”过无数次，但他四岁以后，她就严格地阻止自己太宠他。现在他虽然才十岁，应该仍算是个孩子，可是祖安聪明过人，她不能让他以为他可以用这种方法予取予得。

慢着。

池瑛顿在开了一半的家门边。

他为什么说爷和女麻会把功夫传给他？他怎么知道爷爷和女麻女麻也有“功夫”？池瑛急急走过前院，在玄关踢掉鞋子，三步并作两步走进屋。

“妈，爸。爸，妈。”她走过客厅、起居室，到厨房探一下头，转向她父亲不让闲杂人等进人的视听室。

视听室有架古董级的黑白电视和一套老得不能再老的音响。别看它们年高岁深，电视荧光幕清晰得跟新的一样，音响的音效，以她父亲的听法，足可以震垮一整排屋子的屋顶。

他们家，以她父亲的说法，为无边法力所护罩，所以尽管他把音响开得震耳欲聋，半片瓦也不会震动。音乐呢，每个音波都在他的控制之下，点滴不会流露出去，因此也不会对邻居造成干扰。

她父亲也不在视听室。

他们的卧室在楼下起居间后面，也没有人。

这两位绝少踏足出户的老人家，怎地忽然双双不见了人影？池瑛再走向厨房。

也许她妈妈在厨房外面的后院洗衣服。

太阳快西沉了，不过池妈妈做事向来随心意而定，她才不管规律这种东西。

“妈……”池瑛煞住脚，停在楼梯底。

楼上浴室有水声。

她爸妈楼下卧室里有浴室，他们从来不用楼上的。

她往梯阶上走。

那是什么？池瑛又停步，竖起耳朵。

她刚才就听得很清楚，只是无法置信。

口哨。浴室里，有人边洗澡，边吹口哨。

这可奇怪了。

屋里就住了四个人。池爸爸，池妈妈，池瑛自己和祖安。

他们都不会吹口哨。至少她没听过。

她小心、谨慎、慢慢的往上走。

小偷？不会吧。他们在这住了这么久，从没闹过小偷。

小偷不曾这么大胆，还洗澡、吹口哨吧。

难道……她哥哥回来了？祖安的爸爸回来了？池瑛的心飞扬起来。

或许这可以解释何以二老都不在家。

离家十年的儿子归巢，八成跑出去购买他爱吃的菜去了。

照她妈妈的个性，不把整个，也要把半个超级市场搬回来才甘心。

爸爸一定是跟去阻止，以免老伴太疯狂。

池瑛举手欲敲门，发现她的手剧抖着。

她激动、兴奋得喉咙梗塞住，一声“哥，是不是你”也说不出来。

她颤抖的手还举在空中，浴室的门忽然打开了。

只开了一半，因为里面的人显然没料到外面站了个女人，不禁怔了怔，随即砰地关上门。

热气氤氲中，池瑛只看到对方的上半身和一张水淋淋的脸。

幸好她只看到上半身哦！

不过那也够教她脸孔发热了。

因为她愣了半晌，才恍悟，那张脸，她没见过。

她使用的浴室里，有个陌生男人。

光溜溜的！

池瑛慢了好几拍地，张开嘴正要尖叫，另一个声音由楼下一直喊了土来。

“来了，来了，我来了！毛巾来了。”池妈妈蹬蹬蹬，快乐得不得了跑土来。

“噢，瑛啊，你在这呀。啧，不说一声，叫你拿就好了嘛。喏，你拿着，我炉子上在炖肉。”“妈……”池妈妈蹬蹬蹬，边哼着歌地跑下去了。

池瑛看看她妈妈塞给她的毛巾，抱着，她也跑下楼，跑进厨房。

“妈……”“来，你尝尝，够不够咸？会不会太淡了？”池瑛张嘴让妈妈把一小块牛肉放进去。

“怎么样？啊？烂了没有？会不会太烂？”“不会，很好吃，刚刚好。”罗宋牛肉是池妈妈最得意的拿手好菜，只有在家里有特别事件——例如有人过生日，或她心情特别好时，她才会做这道菜。

“妈……”“不行，不行，”池妈妈自己尝了一口，不满意的直摇头。“香料不够。啧，我太久没做了是不是？你的味觉怎么钝了？”“我觉得很好嘛。妈，楼上……”“祖安呢？你不是去接他放学吗？怎么你一个人回来？”“他跟我闹别扭，等一下他想通了，自己会回来。妈，楼……”“你去叫你爸爸好不好？马上就要开饭了。”“他在吗？我刚才找了一会儿，没看见他。”池妈妈翻个白眼，“还会在哪？今天星期几？”“星期……哦，我知道了。”星期四，是池爸爸下棋的日子。他和他老婆正好相反，他的生活作息就像学生的时间表，哪一天，什么时间做什么，半点不马虎。

“我等一下去叫他。”池瑛继续试图完成要告诉她妈妈的话。“妈，楼上……”“还等什么等一下？现在就去！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一下起棋，天昏地暗都不管，去，去去，去去去。”池妈妈再尝一口添加了香料的牛肉汤汁。

“嗯，现在象样了，你尝尝。”“妈……”又一块牛肉塞到池瑛嘴里。

“怎么样？很棒吧？”“很棒，很棒。妈，楼……”“什么口气？敷衍我嘛。再吃一块试试。”“妈！”池瑛挡住她的勺子。“楼上浴室有一个——”

“你怎么还拿着毛巾啊？”池妈妈这时才看见池瑛手上的毛巾，“我叫你拿给他呀。”“他，谁呀？”“哎呀，真是的，浴室里没有毛巾嘛，我今天全部洗了，好不容易用慰斗慰干了两条。可怜，都在水里快泡成鱼了。拿来，拿来，我拿去好了。你去叫祖安回来吃饭。”“不是要我去叫爸吗？浴室里的男人是谁，你认识啊？”池妈妈朝她瞪眼睛。

好象他们这个八百年没一个访客的家，突然冒出个陌生人，她不该如

此大惊小怪似的。

“认识？我当然认识。我看着他长大的。”池瑛张口结舌。

除了她，祖安，还有她哥哥，家里不曾有过其它小孩。

“别忘了去催你爸。”外加一句大声的嘀咕，“这孩子，年纪轻轻的，记性这么糟，怎么得了？”池瑛摇摇头。

她离开厨房前，顺手关掉她妈妈忘了关的炉火。

唠叨她记性不好。真是。

到了后院阳台，出声之前，池瑛探头看看棋盘。

池爸爸正在冲锋杀阵哩，鹿死谁手，就看这一着了。

她屏息，不敢在这紧要关头打扰他。

一番深思熟虑后，池爸爸捻起红马。

“抽车！”池瑛暗暗呻吟：吱哟，怎么走这一着呢？果然，黑马自动移了轻快的一步。无声但有力的将了池爸爸的帅。

池爸爸右掌往大腿用力一拍，指着他的无形对手。“就知道，每次把黑棋让给你，我稳吃败仗。不过呢，哼，我虽败犹荣。我有色盲，红色是我的致命伤，你胜之不武。”池瑛抿抿嘴，以免笑出声。

“再一局？再一局就再一局。Who怕Who？”池爸爸大手一挥，所有棋子一一自动定位。

池瑛叹一口气。

“爸，你当心迟早被祖安看见；...”她瞪大眼睛。“他已经看见了，是不是？”“别吵，别吵，生死一战。”“怪不得他说.....爸！我们大家说好让祖安做个正常小孩，用一般方式养育他长大嘛。他几时看见的？”“啧，他进来我就看见了，我开的门。吃你的老兵。”“什么，你还开门让他进来？”“呀呀呀呀！丫头，你看你，吵吵吵，人家炮打过来，我都没看见。”为防祖安这时候回来，池瑛索性坐到父亲对面，和他对奕。

“爸，祖安几时看见你一个人下两个人的棋的？”“两个？三个我照下不误。当心啦，宰你一匹马，嘻嘻嘻，看你往哪跑。”“抽车，将军。爸，我在问你，怎么会让他看见呀？”“想将我的军？早得很哪。走象，反将。”“很好，你赢了。他看见了几次？”“输赢用说的吗？乱七八糟。他小时候见过一次，现在样子变了。重来重来。”池爸爸抬手，池瑛赶忙趴在棋盘上。

“别下了，爸，妈叫你去吃饭。什么东西样子变了？”“不是东西，是人。不分胜负不吃饭。你要陪我下吗？”“我可以陪你下一盘，但是你要先告诉我你让祖安看了几次。你说谁样子变了？”“祖安样子变了吗？”池爸爸茫然，“不会吧，今天早上我还看到他。”“爸！”“哇，这么大声做什么？我耳聪目明的，你当我是聋老头啊？”池瑛深吸一口气，从头来过。

“爸，你说你开门让他进来？”“对啊，你妈在洗衣服嘛。他去洗澡，她去买菜，我下棋的时间到了。你下不下？不下，去玩去。”“洗澡？”池瑛一怔。“你是说楼上浴室里那个人？”“楼上有人？谁？”“我怎么知道？我刚才以为是小偷，可是——”“小偷！”池爸爸跳起来，摩拳擦掌。“好大的熊胆！有小偷你怎么不早说？该说的不说，吵我下棋。”池瑛拉住他。“不是啦，妈好象认识他，她还拿毛巾给他。”“你妈拿毛巾给小偷？那他大概不是坏小偷。”池爸爸又坐回去。“下棋，下棋。”池瑛转动眼珠。

算了，她爸爸本来就弱听，当他一心在棋盘上，雷打在他耳边他也听不见。

她回到屋内，站在楼梯口，纳闷楼上的男人究竟是谁。

“在这发什么怔？你爸呢？”池瑛转身。

“尚未分胜负。妈，那个人……”她手指着楼上。

“我忘了买芹菜和葱。”“一定要用吗？”“没有葱，叫什么葱油鸡？”葱油鸡也有啊，楼上那人是何方贵客？“好吧，我去买。要多少？”“我去我去，你不知道葱和芹菜长什么样。”池瑛啼笑皆非。

池妈妈在屋内打转。“妈，你找什么？”“钱包。钱包不见了。我明明……”“在你手上哪。”“噢，”池妈妈举起手。“也不吭一声，害我找了半天。”池瑛摇摇头，对那位不知名的陌生客更好奇了。

池妈妈也许十分随兴之所至，但她是乱中自有她的井井秩序。池瑛不曾见她以今天这么……兴奋。

犹豫半晌，她轻轻走上楼。

他应该从浴室里出来了吧？这屋子本来是平房，池韦要结婚时，加盖了一层，祖安出生前，又在二楼上面盖了个阁楼。

池瑛至今不能谅解她哥哥、嫂嫂，两人竟闹到分别离家出走，留下未满月的小儿子，谁也没有回来看过他。

阁楼后来成了储物间，大部分是祖安四岁以后就不再一顾的玩具。

池瑛觉得因为没有父母，祖安因此心灵比其它孩子早熟。

她和父母都给了祖安他们所有的爱，但她知道，那永远不够。

她兄嫂以前的卧室，自他们离家后，便一直空着。祖安的房间就在隔壁，池瑛的在他对面。

这位贵客，要睡哪？总不会是她兄嫂的房间吧？里面没有人，但是，阁楼上的箱箱笼笼都堆到这里来了。

妈妈把他安置在阁楼？不会吧。

池瑛走上去。

阁楼的门开着，她伸头进去。

噢，老天！

原木地板光可鉴人，一张崭新的四柱床，新床头几，几上一盏陶瓷座台灯，窗边一张藤椅，窗上的竹帘也是新的，椅子上有个可爱的软垫，墙壁则挂了几件印染布。

天花板，池瑛眼睛张得又大又圆，挂着好几个纸绘灯罩，高高低低，有方有圆。

“搞什么？再放几张桌子、椅子、泡上一壶茶，这里可以当茶艺馆了。”她喃喃。

不管这位贵客今天几时到的，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一个“人”绝不可能以人力做出这么多事。

“哦，妈，你也破戒犯规。”她呻吟。

人呢？她走进去，看到床脚放着一个旧皮箱。

她刚才看见的明明是张年轻男人的脸，怎么提的是老爷爷年代用的皮箱？池瑛正好对古老的东西有份偏爱。她蹲下来仔细看那个皮箱。四角和边缘都磨损了，皮质仍然坚固得很，被了色，光彩未褪。

古董吧。看皮上的光泽，它从未失宠过。

爱屋及乌，她不禁对这位贵客产生一丝好感。

“啊。。。。。”这声惊喊，吓得池瑛跳起来，也“啊”地喊了一声。

他不知从哪冒了出来，站在床边，手足无措地看着她。

他的上身仍是光裸的，下半身穿了条深色长裤。他一手抓着裤腰，一手抓着毛巾。

她得说他的骨架真是不赖。宽眉、结实的胸膛、窄腰，整个身材修长得十分匀称完美。

“你干什么？想吓死人啊！”她先发制人。

他脸孔通红。“我……我……对不起，我……”“你躲在床底下做什么？”“我……不是……我在……找东……西。”“什么东西？找到没有？”

“没……没有。我没有听……听到你……进来。”“是没听到我进来，还是没找到你要找的东西？”“都……没有。”“我看没有人嘛，就进来了。而且门开着。你掉了什么？”“扣……”他这时忽然看到自己光着上身，连忙举起抓着裤腰的手护在胸前，然后发觉做错了，又换拿着手巾的手去遮，结果是错乱间让他的裤子滑了下去，露出他的紫色内裤。

池瑛本来应该背转身，可是，紫色内裤？她太惊讶了，而且他扭扭捏捏把两条腿向内弯，弓着身子，左右两手挪来换去，不晓得该用哪一只覆掩下身，哪一只适盖上身，那模拐实在有趣。

谓为奇观哪。

“遮遮掩掩什么呀？”她好笑地说，“把裤子拉起来就是了嘛。”他蹲了下去，脸孔充血似的。“请你转……转……转……”池瑛原地转一圈。

“转啦。”她逗他。“是转……转过……”唉，竟有如此害羞的男人。

她转过身。

“你干嘛像个大姑娘似的？又不是全身一丝不挂。”他没作声。

“我可以转过来了吗？”“等……等一下。我穿……穿衣服。”一阵窸窣窸窣之后，他说：“好……好了。谢……谢……你。”池瑛慢慢转回来面向他。

他穿上了一件衬衫，但一手仍提着裤腰。

“你的裤子怎么了？”“扣……扣子掉……掉了。”“哦，你刚刚趴在地上找扣子？”他点点头。

“我帮你找。”结果它就在她脚边。

“谢……谢。可……可不可……以借……针？”“你贵姓？”“啊？”这位贵客怎么有点傻瓜似的。

“我怎么称呼你？”“哦。”他腼腆地笑笑。“寻欢。”池瑛眨眨眼。

“什么？”“寻欢。李寻欢。”“李寻欢？小李飞刀李寻欢？”他羞涩地笑笑。

“我不……不……会……飞……飞……刀。”“哦，那真可惜。你爸爸还是你妈妈是武侠小说迷，给你取这个名字。”

“我……不知……道。”“要不要我帮你把扣子缝上？”“不不不不，我可……可以自……自己缝。”“真的？那我去拿针线给你。”“谢……谢。”池瑛走到门边，回头对他嫣然一笑。

“除了针线，还需要别的吗？”“不要，……谢……谢。”池瑛微笑着下楼。

这位贵客，李寻欢，很有意思。

不过他结巴得这么厉害，遇上她那个对答老是文不对题、又弱听的爸爸，两人说起话来，可有得热闹了。

池瑛走进房间，发现她妈妈在炉子前面起劲地搅动锅里的菜。

“妈，你这么快就回来啦？”

“走到半路，突然想起来冰箱里还有葱。你到哪去了？”

“拿针线给李寻欢。你不是还要买芹菜吗？”池妈妈白她一眼。“啧啧，你爸不吃芹菜。怎么啦？看到小李飞刀，兴奋得脑子混乱了？”池瑛不和她辩。“我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过有个姓李的朋友，有个儿子叫李寻欢？”

“什么朋友？是亲戚。太久太久没见了，忘记了。”

“亲戚？什么亲戚？”

“谁记得那么多啊！很远很远很远的亲戚，阿姨的表姨的表哥的舅舅的妹妹的儿子。”“的确很远。我该叫他什么？表哥？堂哥？”“啧啧，不要哥呀哥的，肉麻死了。叫寻欢嘛，这名字多花枝招展。”“花枝招展？”“寻花问柳，人生得意须尽欢。”“嘎？”池瑛好不讶异。“他爸妈给他取这名字，是这种意思啊？”“我不是他爸也不是他妈。咦，你爸呢？去叫寻欢下来吃饭了。”后门砰地一声，祖安跑了进来，冲到冰箱前面，打开冰箱便一头钻进去。

“马上开饭啦，不要灌一肚子冰水。喝完把空瓶子拿出来。”池瑛翻个白眼，抢走祖安抱着往喉咙里倒的冰水瓶。

“还没空嘛。”他大声抗议。

“女麻女麻前面还有一句话。”“女麻！”他女麻女麻对他笑笑。“你也弱听啦？”“讨厌，大人最矛盾。”池瑛拍一下他的头。“去请爷爷来吃饭。”“不要，他一定还没有分胜负，叫他也听不见，浪费口水。爷下棋干嘛锁门？每次都一个人下，无聊不无聊嘛。”他的牢骚却让他瑛放了心。不是她爸爸，那就是她妈妈了。

她还没开口，池妈妈无辜地摇摇掌勺子的手。

“不干我的事，我很守家规的。”守个屁。

祖安看看女麻麻，再看看池瑛。“瑛姑说什么脏话？”池瑛瞪他一眼。“你听到我说话了吗？”然后瞪她妈妈。“我看到阁楼了。”“阁楼又没飞，没跑掉。”池妈妈若无其事。

“阁楼有什么？找也要看看。”祖安喊。

“一个男人。”他女麻麻眨眨眼睛。

“男人？男人有什么稀奇，我们家就有两个。”祖安没趣地拉开餐桌旁的椅子。

“池祖安，去洗手。”池瑛命令。

“刚才用瓶子上的水气洗过了。”“池——祖——安。”“啧啧，麻烦死了，吃饭用筷子吃，又不是用手抓，每次都要洗手洗手洗手，吃完又要洗一遍，为什么……”“不洗不准吃饭。”“洗洗洗，洗洗洗。”他老大不情愿地晃出厨房，嘴里犹咕咕浓浓。“天天洗，三餐洗，光叫我洗，又不见你们洗，身教身教，就会叫。”“池祖安！”他一溜烟地跑进浴室，砰地关上门。

池妈妈大笑。

“英国有个丘吉尔，美国有个林肯，中国有个池祖安。”她得意地吟唱道。

池瑛摇摇头。“我去叫李寻欢。”这次她先敲门，虽然门还是开着。没听到他应声，她径自走进去。

寻欢坐在床边，双手盖在腹腰上，难为情地看她。

“从刚才脸红到现在呀？当心脑充血。”她打量他。“又怎么了？扣子又掉啦？”他摇摇头。

“缝好了吗？”他点点头，摇摇头。忽然变哑巴了。“下楼吃饭吧。”他动也不动。

池瑛端详他。他脸红得实在不寻常。

“不是生病发烧了吧？”她伸手摸摸他额头，温度很正常，脸颊和耳朵根倒是热呼呼的。

“你哪儿不舒服？说话呀，李寻欢。”他不自在地扭扭身体，万分尴尬地慢慢抬起一手，食指指一指裤腰。“缝……缝在一……一起了。”“什么缝在一起了？我能看吗？”他犹豫了好半晌，拉给她看。

他把长裤和内裤缝在一起了。

“不要紧啦，先穿著，吃完饭，把线拆了，我重新帮你缝。”“可……可是……”如此他的衬衫便塞不进裤腰了。

“你没有别的衣服吗？不用塞进去的？”他摇摇头。

“唉，好吧。”她在他身前蹲下来。

两人都没看见池爸爸轻手轻脚从阁楼门口走开。

池妈妈瞅着进厨房来的老伴。“笑得满面含春，干什么？今天一败涂地，还瞎开心。”“嘘。”池爸爸说，指指上面。

池妈妈抬一下头。

“她在帮他缝扣子嘛。这也要偷窥，越来越老顽童了你。”“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。”池爸爸说。

“你听到他说话没有？”“口齿清晰，口才流利。”池爸爸拿起一截小黄瓜丢进嘴里。“我们家的人说话要是他有他一半清楚流畅，我就不必戴助听器了。”“我嫁给你的时候，你就戴助听器了。”池爸爸的助听器，指的是他听音乐时戴的立体声耳筒。

“你决定嫁给我了吗？算了吧，反正都同居这么多年了。”池妈妈拍开他伸过来拿第二块黄瓜的手。“你的孙子又在用你的刮胡刀刻肥皂了。”“他长胡子了？怪不得瑛说他变了样子了。”池爸爸惊奇地走出去。“怎么拿肥皂刮胡子？奇才，奇才，谁教他的？”池瑛和池爸爸擦身而过。

“爸说谁是奇才？”“他自己啰。有谁比他更奇？”池妈妈埋怨的口气充满浓情爱意。“寻欢呢？”“在穿裤子，马上下来。”池妈妈瞥她一眼。“说话当心用词。”“什么用词？”池瑛圆睁双眼。“咦，你忽然浪漫起来了。我不过叫他把裤子脱下来，好帮他……”她没好气地住口，然后指责的说：“你偷窥。”“胡说八道，我有透视眼吗？我在这，一步也没走开，不信问你爸。”

“对啊，就像阁楼无缘无故自己打扮门面，家具都自动跑进去。”“好看吗？好看吗？”“像个未完成的茶艺馆。妈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嘛！”“啧，弄一点情调，有那么回事就好了，难道还真要开茶艺馆？那是给他睡觉的地方。”“我是说你犯规啦。你在上面变法术时，他在哪？”“在客厅和你爸喝茶。我很小声耶。一时技痒嘛，何况你哥哥、嫂嫂的房间不能给他住呀，万一他们忽然回来了……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哥的脾气。”池瑛想说：他们要回来，早该

回来八百次了。但这是个不言可喻的事实，说出来，徒惹妈妈伤感。

“他要在这住多久？”“你去问他。”“他来这干嘛？”“问他呀。”“他从哪来的？”“他来了。”池瑛连忙拿碗筷摆上餐桌，刚摆完，寻欢就出现在厨房门口。

“对……对不……不……起。”“来得一分不早、一秒不晚。”池妈妈笑容可鞠，将葱油鸡放上桌子。“希望我做的菜合你的口味。”“葱油鸡！”寻欢眼睛发亮。

这会儿他不结巴了。池瑛念头才起，池妈妈由背后推她一下。

“那爷孙俩又在浴室玩开了。”“哦，真是的。”池瑛踱出厨房，经过寻欢时，一股幽雅的淡淡香气荡漾进她的呼吸。她顿觉浑身为一团异样的热流笼罩，它像清澈的山泉，缓缓抚过她全身，舒适得令她感到些许晕眩。

她不禁讶然转头看他。

他也看着她。

不，他是定定地凝视她。

他的眼瞳中水波摇曳，送出一波波催眠似的电光，那光柔和无比，却灼得她瞬间口干舌燥，晕陶陶的，仿佛喝醉了般。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池爸爸的笑声蓦地传来。

池瑛眨眨眼睛，醒了。咦，刚刚是怎么回事？“这个老顽童，我要教训他。”池妈妈嘀咕着直奔出去。

剩下寻欢和池瑛相对望着。

“你擦香水？”“香……香水？”他愣愣地摇头。

“古龙水？”“古……古龙……龙，我知……知道。写小……小……李飞……飞……飞刀的。古龙……龙……水，不……知……知道。”池瑛凑近他，深吸一口气，接下来，她只觉眼前一团五颜六彩，仿佛她掉进一个花团锦簇的神仙天堂，浓郁的香味熏得她不支倒地。

她最后所看见的是一具男人的裸体，站立在一大蓬盛开的紫色花丛中，他俯身叫唤着她的名字，而她认得他。

她最后的想法是，天啊，寻欢当真一丝不挂了。

池瑛寻找着吵醒她的声音。

是她的胃。她饿得发昏。

怎么搞的？她从来也没有睡觉睡到半夜起来吃东西的习惯。

她翻个身，打算不理睬，可是她的胃发出更大的抗议和哀鸣。

无奈，她趿上拖鞋，被了睡袍，晃出房间。

正要下楼，头顶忽然有些响动，使她停住脚步。

李寻欢在干嘛？三更半夜，练功啊？她转往阁楼而去。门下有灯光渗出，门后传来砰砰声，像武侠片中掌风呼呼。

哎哟，莫非这李寻欢当真非等闲凡人？嗟，她妈妈含糊不清的说些什么很远很远很远的亲戚时，她就该想到他也是他们一族的。

瞧他一副傻头傻脑的模样，真能装。水仙遇到他，只怕要立刻开花，而且一年四季的开。

要不要敲门呢？不不不，敲了，岂不正好给他机会继续装？如果她可以隔着门板……“什……么……”她惊吓地跳起来，转过身。

寻欢不解地望着她。“什……么……东西？”“什么什么东西？”她惊

魂未定地一手抚着胸口。

“你……在……在门上找……找……什么东……东……西？”“啊？我……呢，我好象听到里面……你去哪了？”“唔，喝……喝了太……：太……太多汤……”“拉肚子？”她的肚子咕噜咕噜地响起来。

他微笑。“你肚……肚子饿……饿？”“喂，不晓得怎么搞的。”她不好意思地把手按在腹部。

“还……还有……鸡和……牛……牛肉。我……陪……陪……你。”“哦，没关系，你去睡吧。”他摇摇头。“睡不……着。我认……认……床。”“好吧。”池瑛烧菜时。他坐在餐桌旁，捧着一杯水，看她看得目不转睛。

她忽然想了起来。

他的目光。他身上的香气。她……“我昏倒了。”她喃喃。“所以我这么饿，我没吃晚饭嘛。”“你贫……贫血吗？”他关心地问。“我？贫血？不会吧。我很健康的，长这么大不曾生过病，连头痛都不曾有过。”“你有……有……点……点苍白。”“是吗？”她摸摸自己的脸。“我天天照镜子，怎么不觉得？”他站起来，把她烧好的菜拿到桌上。

“你是做什么的？”“医……医生。”池瑛笑起来。“不会吧。真的？你是医生？”他也笑，丝毫不介意她带着些许嘲讽的口吻。

“是……是儿……儿……科。”“是儿科医生？”他点点头。

“在哪？”“长……岛。”“长岛？”池瑛筷子举在半空。“你从美国回来的？”他点点头。

“你到台东来做什么？”“义……义诊。”池瑛不由得肃然起敬。“老远从美国来台湾参加义诊，精神可佩。”寻欢涨红了脸，低头喝水。

“你知不知道你家和我家是哪里的远亲？”“不……不知道。我妈妈说……是很……很……”“很远很远很远的亲戚。”“对。”“唔，从美国长岛来到这，是不近。”他咧咧嘴。

“你会在这待多久？”他不语。

池瑛从饭碗上抬起头，询问地看着他。

“不……不一……定。”他回答。“你……你呢？”“我住在这里。”她笑道。

他脸又红了。“你……做……做什么？”“我爸或我妈没告诉你？”“说……问……问你。”她叹一口气。“和他们说话，你不习惯吧？你爸妈一定不像他们这么……异于常人。”“不会。差……差不……多。”“我不相信。不会吧？”他笑。“你的口……口头……禅很可……爱。”池瑛做个鬼脸。“谢谢。对了。我在教书，教小学。所以和你的工作对象有点异曲同工。”寻欢的眼睛、嘴角皆含笑。“我喜……喜欢小……小孩。”“我也喜欢，我喜欢别人的小孩。”“祖……祖安是……是……你哥……哥的小……小孩？”“对。”她站起来收碗碟。

“他……他们不……不在？”“喂，出远门了。”“你……对……对祖安很……很好。”她自洗碗槽而回头看他一眼。“他告诉你的？”他摇摇头。“你昏……倒，他哭……哭了，不吃……饭。”“祖安也没吃？”“吃……吃了。池……妈妈说你……累了，来……来不……及上……上……上床。”“所以躺在厨房地板上？”池瑛失笑，继而想起来——“是你把我搬上楼的吧？”她不说“抱”，说“搬”，引他咧嘴而笑。他点一下头。

“我觉得升在空中，好似腾云驾雾，以为作梦哩。原来如此，谢谢你。”

“不……不客……气。你很……轻。”“才怪。”把洗好的餐具放在架子上，她转向他。

“多亏有你在这，不然我爸妈搬不动我，我可真的要睡在厨房地板上了。”其实她没有倒在地上，他接住了她。

妙的是，池爸爸在那当口进来，看了他们一眼，视若不见地走向餐桌，口里喃喃：“三分之二了。”按着喊：“葱油鸡！罗宋牛肉！今天是什么日子？”池妈妈随后而至，也没头没尾的咕浓：“这样就昏了？太丢人啦。那是白切鸡，爸！”

爸。”祖安最后进来，瞪着他和他臂弯里的池瑛约半分钟。

“你把我姑姑打昏了！”然后男孩开始哭。

池妈妈哄骗他……池爸爸则拿筷子指着寻欢。“哎，哎，把她放下，过来吃饭。”他把池瑛抱上楼才下来，池爸爸已经吃完，离开了餐桌。

“你的家……家人很……有……有趣。”池瑛微笑。“可不是吗？住上一阵子，你要不就习惯他们，要不，当心发疯。”他也微笑。“我喜欢他……他们。”他掩嘴打个呵欠。

池瑛本想聊聊他的家人，不过他反正不会马上走，还有时间。

“回去睡吧，谢谢你陪我。”“不客……气。你……呢？”“我也去睡呀。明天还要早起。”他们一起上楼，停在上阁楼的梯口。

“晚……安，池瑛。”“晚安，李寻欢。还是我应该称呼你李先生？”他笑。“寻欢。”“好，寻欢。要是那张床还是让你睡不着，起来做五十个掌上压，保证你累得一躺在床上马上打呼。”他挤挤眼。“我……试试。”两人各自回房。

池瑛躺在床上，看着天花板，等了很久，上面没有任何动静。

她微笑着闭上眼睛，进入梦乡。

第二天早上她下楼时，心想寻欢必定还没起床。

屋内静悄悄的，池爸爸就不在院子打拳，也没在客厅看报纸。

通常池瑛起来第一件事是叫祖安起床，但今早他竟然比她早起。

厨房里没人，一份早餐留在餐桌上。

怎么回事呀？今天大家都干嘛去了？她推开后门，惊讶地张大眼睛。

“妈，你在洗衣服！”池妈妈瞪她。“大惊小怪，不洗衣服，你以为我在干嘛？玩水啊？”“可……可是……现在是早上没错吧？”“是半夜。你起晚啦，还不快把早餐吃了到学校去。”“我晚了吗？现在几点？祖安呢？”“寻欢送他上学了。”“爸呢？”“现在是咨询时间。你一个一个问题问，查户口啊？走开，走开，我正在忙呢。”池瑛一头雾水的回到厨房，看看墙上的挂钟。这个挂钟是为祖安挂上的，其它人都不需要藉钟表看时间。

今天她好象是屋里唯一失了常态的人。

不到七点呢，祖安已经上学去了。

他平常最讨厌参加早会，不赖到最后一分钟，无论如何不肯走。

因为早餐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，池爸爸总要细细嚼。慢慢咽，吃一个、二个小时，等池瑛和祖安都要出门时，他便晃进他的视听室。

想来是寻欢在这里的关系。爸妈要表现得和一般家庭一样。

这倒好。

池瑛吃完早餐，将妈妈为她准备的饭盒放进手提袋，走到厨房外面。

“妈，我走了。”洗好的衣服已晾了起来，池妈妈则不见人影。

池瑛耸耸肩，骑上脚踏车，心情愉快地上班去。到了中午，她才想到早上忘了把饭盒拿去焗热。不晓得她妈妈中午做些什么大菜招待寻欢？他在哪里义诊？她一个上午都在想他。

不是故意想他，只是，不知何故，他动不动就跳进她脑子里。

她还是不解，何以她会忽然昏倒？似乎是和寻欢身上的香味有关。那香气好奇特。

和他的名字一样不寻常。

在武侠小说作家笔下，什么千奇百怪的人名都不奇怪，用在真实的人身上，便异常起来。

寻欢的爸妈若干脆直接给他命名为“飞刀”，才更好玩哩。

池瑛兀自发笑。

唉，她只好吃冷饭盒了。

不过如果有寻欢作陪，冷饭盒也可以吃得津津有味吧。o“池老师，有人找你。”她的一个学生在教师职员休息室外面大声报告，一群跟着一起的学生在后面叽叽咕咕地笑。

池瑛抬起头，见到门外那个修长的人惊喜地起身。

“寻欢。”他笑吟吟走进来，转身对那群小家伙说：“谢……谢。”他们嘻嘻哈哈簇拥在门口。

池瑛挥挥手。“好了，好了，统统回教室去。”休息室里，另外两位女老师都停止了吃饭，眼睛发直地盯着寻欢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她正想着他呢。池瑛很高兴。

他举高手上的三层饭盒。

“我带了饭盒啦。”他掀开盒盖，热气将菜香散播了整个室内。

池瑛回头瞥视目瞪口呆的两位女同事。她不想接过饭盒就叫寻欢回去，更不想叫他和她在这里坐下，让那两个女老师对他淌口水。

“来。”她挽着他的胳膊，带他到礼堂，那边没有人。

“我……是不是不……应……应该来？”他注视她关上礼堂门。“我刚……刚才……没……开……开……开口。”她没想到他竟多心了。

“我不希望她们看你看到眼球抽筋。”她做个斗鸡眼。

他释然而笑。

“你吃了没？”他摇头。

“我们一起吃，我中午吃得少。”他指指饭盒，竖起两只手指。

“两人份哪？”有个有双雷射眼，又有预知能力的妈妈，常常是池瑛很大的困扰。有生以来第一次她很高兴她妈妈具有未卜先知的能力。

他们边吃边聊。

“你的学……学生很可……可……爱。”“顽皮得很。”他的眼神总是那么温柔似水，波动着池瑛的心湖。

“你早上起得好早，怎么不多睡一会儿？”“我习……习惯早……早……起。你……很……好看。”她不觉羞涩起来。“不过是简单的衬衫和褶裙。”“简单……好看。”他凝视她的脸庞。“你……好看。”“你没看见我的同事看你的样子吗？眼珠子差点要掉出来了。”他笑。“没……没有男……男人来……来找过……过你？”“这是个小地方，我看放学以前，消息就会传遍了。”

“对……对不……起。”她噗哧一笑，“噢，我没说我会在意呀。这样也好，

你其实帮了我不小的忙呢。”他询问地挑起眉。

“我们教务长的太太一直想替我作媒。她那么热心，我已经拒绝得开始词穷了。”“她……把你……作给……谁？”“教务长的弟弟，她小叔。”“他长……长得不……不好……看？”“不会呀，他也是老师，教高年级。他约了我几次，我没答应，他就找他大嫂做说客。”“你为……为……为什么不……不喜欢他？”“我没有不喜欢他。我不想交男朋友，尤其是同校的同事，我觉得会很尴尬。你的女朋友在做什么？”“没有。”“没工作？”“没有……女朋……朋友。”她抑不住地欣喜，然后发觉她的反应太明显了。而且，干她何事嘛，真是的。

“我不相信。”他做个苦脸。“没有女……女人……喜……喜欢……我。”“我更不相信了。”“是……是……是……真……真……真……真……”他急起来，双手齐舞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相信你。”池瑛笑着握住他的手。

蓦地，一道电流穿过她，强烈得教她松了手。

“什么……什么东西？”他茫然看她：“什……什么？”“你的手有电。”他举起双手看来看去。“不……不会吧。”池瑛疑惑地慢慢伸手，碰碰他的右手，再碰碰他的左手。

“奇怪，刚刚明明电了我一下，我手心还麻麻的呢。”他用双手握住她的手，轻揉她掌心“现……现在呢？”“现在……”她的双目与他的衔接，两道柔柔的光投入她眼瞳，进入她全身。化成奇异的暖流，她似乎会融化在其中。

“寻欢，你对我有奇怪的影响。”她喃喃。

“是吗？”他靠得好近，他的嘴唇好近。他吹在她脸上的气息好醉人。

“哦。”她闭上眼睛。

“瑛。”他轻叹。俯向她。

礼堂侧门被砰地推开，他们吃一惊，向后弹开。

是工友，他没有看见他们，拎着打扫用具，从讲台下面开始扫地。

池瑛涨红了脸。“我们走吧。”他们像两个做错事的小孩，溜出前门，“对……对……”她在大笑，他因此而停止道歉，微笑的注视她的欢颜。

“你知道吗？我长这么大，时时刻刻在提醒自己要循规蹈矩。为人师表，今天却差点给逮到……唔，不过这不算违反校规，对吧？”“我想，校……校规申没……没有规……规定不……不可以吻……吻老……老师。”“而且你不是老师。”寻欢情不自禁地用手指抹她颊上飞起的红霞。

“你……你刚才要吻我？”他比个“差一点点”的手势。

池瑛不知该如何反应，她心跳如飞，仿佛他此刻会在太阳底下完成那个吻。

最后，她板起脸，用老师的口吻说：“下次不可以。你回去吧。”语毕，她转身便跑。

跑了一段路，她回身挥挥手。

“谢谢你给我送饭菜来，寻欢。”池瑛一直跑到教室外的走廊，躲在柱子后面，注视他越过操场，步向大门，一面频频转头寻找她的影子。

她直望到他消失在大门外，背靠着柱子，只觉脸热耳热，血脉奔腾。

她恋爱了，而她认识他还不到二十四个小时。

她甚至连他是谁都还不大了解。

“我告诉过你啦，他是很...”

“多远？多远的亲戚？”池瑛一回到家，就盯着池妈妈追问不休。

“我从来也没听说过我们有什么亲戚在美国。”

“啧啧，何止美国？全世界都有。地图上找得到、找不到的每个角落都有。”

“我们有这么多亲戚，为什么八百年、八千年也没人来看我们？也没见你或爸和谁有联络、有来往。”

“你有八百岁还是八千岁？你这么老，妈让你来做好了。”这句话提醒了池瑛另一件事。

“妈，你到底几岁？”还有她爸爸。这个问题，她由小到大问了不下千百遍，不曾得到过答案。

他们家，除了她和祖安，没人过过生日。池爸爸、池妈妈的生日，是在他们心情对的时候。有时一年可以过上十次。

“身份证上写了，你不会算？”“那不算数。”“去问你外婆。”“外婆对我来说只是个名词。她为什么也从不来看我们？”“你今天问题很多耶。”“我小时候就问得很多，没人回答我而已。”“求知欲发得这么晚。”池妈妈咕浓。

“妈，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。老是用这一招应付我。”池瑛扯开嗓门抗议。

池爸爸跑出来，赶到电视机前面。

“什么事？什么事？又打起来啦？咦，电视没开。”他看看池瑛。“你怎么还没去学校？”她叹一口气。“爸，我已经回来啦。”池妈妈这时忽然回答了她的问題。

“你外婆和你爸爸不和，发誓和我们老死不相往来。”池爸爸掉头走开。

“你放学啦？该我了。今天星期几？星期四，下棋，下棋。”“爸，今天星期五。”“我知道星期五。”池爸爸折回来，打开电视，把音量开得震耳欲聋。

厨房里面传来开门、关门的砰砰声。

“火车头回来了。”池妈妈说，奔向厨房，一面大喊：“不要灌一肚子水，有果汁。”祖安回来了，那表示寻欢也回来了。他叫祖安拿去给她的纸条，她还捏在手心里呢。

如果有人变成斗鸡眼，或掉出眼珠，你可能会因我被怪罪，所以我选择不要露面。先带祖安回家了。一会儿见。他写道。

对她的称呼是“瑛”，署名是“欢”，下面画了一把飞刀，那飞刀却是唇形。

象征一个吻吧？今天之前，池瑛不曾察觉她如此害怕跌入爱河“若是寻常一般人，绝对不可能接受她的家人具有特异功能的事实。万一她妈妈在某个当口又来一个“一时技痒”，不把人吓得魂飞魄散才怪。

还有她爸爸，任何正常人都会以为他精神异常，或得了老人痴呆症。

因此池瑛从不单独接受异性的邀约，除非是两人以上的场合。

就这方面而言，她其实很庆幸他们家从未有过天外访客。

假如他们的神仙聚会当中，她一不小心和其中一人进出爱的火花，那可是后患无穷。

池瑛深爱父母，他们的异能，尽管曾在她不懂事时困扰她，但她终究是这个家族的一份子，何况她也有过觉得好玩的时候。

当她不必动手，能够随心所欲“拿”到她要的东西，或使东西移动，飞来飞去时。

越年长，她越阻止自己发挥神力。

池韦婚姻的悲剧，也令她父母收敛许多。

她哥哥的初恋情人是他们的同类，后来演变成两人以“神”力相向，不欢而散。

于是池韦转而和普通女子相交。恋爱期间，他极力表现平凡，婚后一年当中亦相安无事，全家配合他，做着守本分的人。

祖安出生时，他兴奋得忘了形，露了一手，把老婆吓得当场昏倒，第二天就回了娘家，自此一去无踪。第三天，他也走了。

池瑛于是对自己说过，她宁可变成千年女妖，也不要恋爱、结婚、生子。

但她似乎对寻欢动了“凡”心。

“你在生……生……气吗？”她抬头看他。

讨厌，长得这么好看做什么？一下子就把她迷得失了魂。

“没有。”她拍拍旁边的空位，他挨着她坐下。“你们去哪了？”“打……打……”他做个挥棒的姿势。

“你会打棒球？”“小……小学参……参加过比……比……比赛。”他应该不是“神仙族”，否则他的口吃早有人帮他治好了。

他温柔的眼神在她脸上转。“你有……有……心事？”“不是只有人才烦恼的。”她叹气。

她在说什么呀！

“我是个很……很好的听……听……众。”“我相信你是。”她微微一笑。

“你家的人都这么好脾气，还是你特别温柔？”他笑着摇摇头。“我是……家……家中脾……脾气最……最坏……坏的。”“我无法想象。你若不是谦虚，你家的人就是一天到晚轻声细语。”“他们每……每……每一个都是……高……高八度音。说……说话像……吵……吵架。”“我没有心情不好，你不要逗我了。谈谈你的家人，你家人口多不多？”“我家有八……八个房……房间，全……部住……住满了。”“这么多啊？你排行第几？”他比五根手指。

“两……两个哥……哥，两个姊……姊，一个妹……妹，一个弟弟。”池瑛张口结舌。“哗，真热闹。”“哥……哥姊……姊……结婚了，不……不住一……一起。爷……爷……外……婆住……一起。”“真的？”他笑。“对。他……他们合……合不……来。见……面就……就闪。”“怎么个闪法？”“假……假装没……没看……见。”“那何必住在一起？多难过。”“爷……爷要看……看着他……他儿……子……”“外婆则要看着女儿，免得她被欺负。他们如此敌对，你爸妈怎么办？”“办……办不了。他们……吵。他们……吵。我们……躲。”“他们？你爷爷和外婆吵架，你爸妈也叫着吵？”他摇头。

“爷……爷、妈……妈和外……婆、爸……爸吵。”“天啊。”“可……不是吗？”池瑛伸直腿，看着鞋尖。“我也有外婆，可是我没见过她。听说外公

和她分开了。

爷爷、女麻女麻，不知道他们在哪，我爸从来不提。”寻欢注视她微垂的侧面。他先为她的活泼明朗吸引，她的毫不造作则令他情难自禁，而此刻她的郁愁揪疼了他的心。

“这……这里，”他转移话题。“好安……安静。”她笑。“你相不相信你是我们家第一个客人？”“我很荣……幸。”“我很惊讶我爸妈居然会答应让你来住在我家，说真的，我非常好奇我爸妈和你爸妈是几时、在哪认识的。”“大……大概是……是我爸……妈搬……搬去美国之……前吧。”“你也不知道吗？”他摇摇头。“这……这个很重……要吗？”“没有啦，我只是好奇而已。”“瑛。”她的心脏倏地跳上来堵住喉咙。这个小李飞刀，用温柔的音调叫她的名字，用如此充满柔情的目光凝视她，他简直要害死她嘛。

“说啊。”“我……我很……高兴我……来……来了。”唉。她以为他要说什么甜死人的情话呢。

“我也很高兴你来了。”她由石椅站起来。“我去厨房看我妈要不要帮忙。”她必须克制她对他的好感，抗拒他的吸引力。和其它人只是没有结果，和寻欢，则除了没有结果，恐怕还有她无法承受的痛苦。

“瑛。”他拉住她的手。

又发生了。

她全身震动，不可思议的电流又自他手上传遍了她。

下一刻，她发现她置身在他双臂环起来的臂弯中，身体几乎贴着他的，在她眼睛前方是他的嘴唇。

它看起来就像伊甸园的苹果，引诱夏娃犯罪。

哎，管它呢，先吃了再说。

夏娃当初也是如此吧？

池爸爸不耐烦地坐在餐桌旁，筷子在手上转来转去。祖安一进来，他欢呼一声。

“开动！”“动个屁。”池妈妈手一指，池爸爸举筷欲夹菜的手停在空中。

“人呢？”她问祖安。

“去把你女麻女麻的眼镜拿来。”池爸爸说。

“哎呀，”祖安坐上他的座位。“女麻说的人是他们，不是我。”“人呢？”池妈妈又问。

祖安举起筷子。“女麻，再变一次。变我的。”池妈妈赶忙来个不经意的眨眼。池爸爸的手恢复活动，不过他仍举着，在几盘菜上方移来移去。

“唔，先吃哪一个好呢？”“假仙。”祖安嘟哝。

“年轻人，注意你的礼貌。”池爸爸夹了一筷子虾仁送进嘴里。“今人的核桃太软。

炒得不够脆。”祖安直翻眼珠。

“人——呢？”池妈妈对他叉腰瞪眼。“不是叫你去叫他们吃饭吗？”

“他们在吃啊，吃Kiss。”祖安噘着嘴，发出一串啧啧声。

“多士？”池爸爸在餐桌上找。“有多士我怎么没看到？”“哎——哟。爷，是Kiss，姑和小李飞刀在院子里打Kiss。嘛，可不可以先吃啊？等他们啧啧完。我都饿歪了。”“吃吃吃，先吃先吃。”池妈妈眉开眼笑。“爸爸，行了，行了。”“行什么行？我还没吃饱呢。”池爸爸伏首大嚼。

池妈妈到他旁边，亲昵地搂着他的肩。“明天为你做道拿手大菜，你想吃什么？”“梅菜扣肉。”这会儿他一点也不弱听了。“吃过饭，我们是不是要商量一下如何办这件大事，老伴？”“未分胜负。”“哎，又不是星期四，我是问你……”池妈妈顿住。池爸爸话中有话哩。

“老伴，你是说……”“吃饱了。”池爸爸放下碗筷，宣布道：“柴可夫斯基时间。”池妈妈气结他瞪着他走出去的背影。夫妻几十年，她反而越来越看不透他在想些什么了。

“女麻，我可不可以……”“不可以。”祖安的嘴嘟得高高的。“我还没有说完，就说不可以。”“先做功课，再看电视。”“那我等瑛姑的时候要干嘛？”池妈妈转向他。“你做你的功课，等她做什么？”“今天的数学作业很难做，等她教我。”“先做简单的嘛。”“数学如果简单，就不是数学了。”祖安眼珠子狡黠地骨碌一转。“我去叫姑和小李飞刀 Kiss 快一点，这样她就可以……”“哎哎哎。”池妈妈揪住他。“Kiss 又不是赛跑。好啦，好啦，去看电视，半个钟头哦，超过一分钟，罚你一个星期不能看电视。”

“知道啦。女麻女麻万岁！”祖安欢天喜地跑向客厅。

“万岁？我我都不知道我几岁呢。我看他数学挺好的。”

夜里不知什么时刻，池瑛又醒了。

她的胃很安静。

晚上她吃得很饱，尽管她多半时候不晓得自己吞进肚子里的是什么，对面寻欢的脉脉含情眼神令她分心。

要不是池妈妈一个劲的为他夹菜，他礼貌地赞不绝口及必须做出热诚的样子，听池妈妈详细说明她这一道、那一道菜的做法。他们或许会推开桌上所有的菜，跳上桌子，让热情尽情奔放。

要不是池妈妈在厨房打破了盘子，惊动他们，他们说说不定会吻到地老天荒。

池瑛想着犹觉得脸热心跳。她从不知自己是个热情洋溢的女人。

她像干柴，寻欢是烈火，一点即燃。

哎呀，如此形容，象话吗？她不禁咯笑出声。

笑了一声，便卡在喉间。

吵醒她的声音又来了。呼呼呼，啪啪啪。

还是在上面，阁楼。

难道又是寻欢起来上厕所？浴室在她卧室隔壁，她没有听见他下来。

池瑛披衣走出房间，赤着脚，慑上阁楼前，先看过浴室。没人。

她耳朵贴着阁楼门，未听到任何响动。

犹豫半晌，她伸手转动门把，一转就开了。

室内一片漆黑，但她可以毫无困难的看到寻欢在床上，睡得酣熟。

他趴着睡，一臂弯在头上，一臂垂在床边，被单覆着腰部以下，以上，露出他结实宽阔的背。他的嘴微张。

她微笑。他睡得像个孩子。

啪！啪！

池瑛差点跳起来。

是窗上的竹帘被风吹动。

她对自己摇摇头。疑神疑仙。

轻轻走过房间，她轻轻关上窗子，转身，驻足。静静凝视寻欢半晌，轻轻走出去。

她悄悄关上门后，床上的寻欢睁开眼睛，无声地吐一口气。

“她说她儿子压根儿没有离开家，还叫他跟我说话。那个寻欢说话一点也不结巴。”池妈妈打电话去美国长岛李家，想和寻欢的父母商讨儿女婚事，打铁要趁热。

“姚仙女听到是我，那口气，别提有多得意。她竟然以为我要求和，想得美。”当池妈妈的宿敌一口否认她让儿子来池家暂时作客，池妈妈惊呆了。

“那边一个寻欢，这边一个寻欢。爸爸，你想这是怎么个一回事？”“她恨我耶。姚仙女到现在仍然恨我入骨。肯定是李天凡这么多年对我依旧念念不忘。

好感动哦。”池妈妈吸吸鼻子。

池爸爸将报纸翻到下一张。

“我明白了，寻欢来这是天凡的意思，他叫他来看我，而姚仙女不知道，她那么多个儿子，随便叫一个假称是寻欢和我说话。阴险哦，本性就是难移。”池爸爸把脸埋进报纸。

“不对，这个寻欢是假的。姚仙女嫉妒我法力比她强，众所周知，而且，她怎么可能儿子不见了，不问他的去处？她当然不会不知道儿子到我们这来了，这点功力她还有吧？”池爸爸咳一声。

他们老两口都不知他们自己儿子的去向。

池妈妈不理他的暗示。

“总之，姚仙女不可能让个完全没有法力的儿子到我面前来现丑。”“我看他长得挺帅。”“可是他又和年轻时候的李天凡长得几乎是一个模样。”“也许没那么帅。”老东西，再装聋嘛。

池妈妈抚媚地笑着，偎靠着老伴。“吃醋啦，爸爸？”“终于可以吃饭了吗？”池爸爸才抬起屁股，又被他妈妈拉坐回沙发。

“我懂了。是天凡故意把儿子遣来。要我教他一些功夫，顺便矫正他口吃的毛病。

可怜的孩子。姚仙女这女人恁地厉害，把儿子迫害成这样。”池爸爸拍她膝盖一下，站起来。

“说我没事自说自话，老来退化。”他咕哝着走开。“半斤八两。”“爸爸……”池妈妈要站起来，发现她无法动弹。

她瞪着被池爸爸拍过的膝盖半晌。

“老天，”她喜出望外地喊：“你还是很行的嘛。爸爸，爸爸，老伴哎，过来嘛！”

做事不要做一半呀。”池爸爸晃回来，停在客厅门边。

池妈妈百媚千娇地对他眨眼睛。“中午以前都不会有人回来。”“今天星期六。”池爸爸说，慢慢地踱过来。

“你今天记性不错。”“星期六早上除草。”池妈妈干瞪着眼，看他走出前门，气得咬牙。

隔了一会儿，弯着腰在庭院花圃除草的池爸爸听到屋内传来池妈妈清脆的笑声。

他缓缓划开嘴角，阳光在他依然皓白健康的皮齿上闪耀。

又过一会儿，寻欢走进大门。

“池……爸爸，要帮……帮忙吗？”池爸爸抬头眯眼看他。

他是和李天凡非常酷肖。李天凡三十年前是池爸爸的情敌。

“小子，你下棋吗？”“下。”“功力如何？”寻欢咧咧嘴。

“哼，骄，已败。下一局。”寻欢尾随池爸爸进屋。

“你们做什么？”池妈妈问，还坐在原处。

“下棋。”池爸爸说，过去拍一下她的膝盖。

“左边啦！星期六下什么棋？”“今天星期四。”他指指寻欢。“有人回来了。”“噢，弄错了。”池妈妈咕哝。

等她再抬头，两个男人已不见了，她还是动弹不得。

池瑛中午回来时，看到两个稀奇景象。

她妈妈跷着二郎腿，坐在客厅看报纸。她爸爸在和寻欢下棋。

听说他们在下棋，池瑛特地偷偷旁观了好一会儿。见池爸爸规规矩矩用手拿棋。才放了心。

“妈，你今天这么悠闲？”“闲个屁，被你爸的一掌神功镇在这，动不了。”池瑛大笑。

“笑什么？你以为我随便说说？老东西装聋扮哑，把我们都唬住了。”“他把你镇在这。有什么好处？一会儿下完棋，没饭吃，爸一饿就呱呱叫。”“所以啰，我也不急，只是报纸都看烂了，把寻人、租屋、求职栏，一字不漏看了个两眼昏花。”池瑛骇然。“你真的不能动了？”池妈妈咬牙。“你看我怎么收拾他。”“只有爸能解吧？我去叫他。”“不要叫，教他等一下没饭可吃。”“他饿了胃痛，你别舍不得。”池瑛好笑。“爸为，什么不让你动？”“他不让我动我就不动吗？”然后池妈妈露出个少女似的笑容。“老东西吃醋。”“吃醋？哎呀，有人追你啊？”“哎，吃陈年老醋。怎么，有人追我这么稀奇吗？我去超级市场时，常常有男人对我眉目传情，想勾搭我哩。”“是是是，”池瑛笑不可遏。“老妈风韵犹存。”“嘻嘻，存得刚刚好啦。哈，我知道了。”池妈妈啪地拍一下腿。“老东西不是不解风情，他晓得寻欢快要回来了，做事做到一半给打扰，太杀风景，不如不做。”“做什么事？”“房事。”“妈！”“你要问的呀。嗟，这个老家伙，如此深藏不露，不过当年我就是被他的含蓄儒雅气息所吸引，才移情别恋，嫁给了他。”“移情别恋？爸不是你的……”“我的膀光要爆炸了。”池妈妈跳起来，奔向洗手间。

她哪里是非要等池爸爸来解咒嘛，分明撒娇。

池瑛羡慕地叹息。

会不会她也能有此幸运，像她的父母，婚姻美满，恩爱逾恒？她走进厨房，准备帮忙做午饭。

一双贴在后门玻璃的大眼睛吓了她一跳。

“胡莉菁！”是祖安的同学，“进来呀，你找祖安是吗？”小女孩害羞地点点头。

“他还没回来耶。我去接他时，老师留他帮忙画墙报，要等一下才回家哦。”“我知道。他叫我把他的书包拿回来。”她拿下背着的书包递给池瑛。

“谢谢你。”臭小子，竟然让女孩帮他送书包回家。他不是顶讨厌这个女孩的吗？“胡莉菁，你吃过饭没初？”她摇摇头。“我现在要回家吃，等一下来找祖安做功课。他要教我数学。瑛姑姑。”

再见。”原以来如此。

池瑛啼笑皆非。

那小子自己数学作业都做得一个头三个大，还要教人家，吹牛。

或许他仗着有她在。她倒在意多教一个，至少祖安不但开始交朋友，还肯约到家里来。

还是个他百般排斥的女孩哩。

池妈妈进入厨房，挽起衣袖。

“门窗统统关上。”她命令。

池瑛大惊失色。“妈，不行啦，祖安马上就回来了。”“哎，我只需要五分钟啦。非要让老东西知道我的宝刀未老不可。”“不要这样嘛……”“站在边边好好看你妈表演绝招。”“我才不要看。”池瑛见无法阻止，关了门窗，走到通往后院阳台的门，探头望。

哎呀，人呢？她这一惊非同小可。这个时候让寻欢进厨房，看到池妈妈变出一顿午餐，还得了？但当她找到他们时，她的惊讶更是无以名状。

两个男人在视听室里。

池爸爸不准他本人以外的任何人踏入的视听室，他让寻欢进去了。

不仅如此，池爸爸在向寻欢解说那些复杂的按钮和开关的操控法。

静静在门外看了一会儿，池瑛移步走开。她的视线模糊，但她嘴边挂着既欣喜且激动的笑容。

以前唯一可以进去视听室碰爸爸的宝贝音响而不会挨骂的，是她哥哥。

池妈妈打开厨房门出来得意地拍拍手，“叫男人们吃饭。”火车头祖安这时砰砰冲进后门。

“饿死了，饿死了，饿死了。”“洗……”池瑛正待喊，他伸出双手给她看。

“洗过了。”“上面还有颜料哪。”“啧，那是洗不掉的嘛。”他率先上桌，狼吞虎咽起来。“慢慢吃，当心噎到。”池妈妈说。

“胡莉菁把你的书包送回来了。”池瑛告诉他。

“嘎？怎么可以叫女孩帮你背书包？池祖安，你好丢人。”池妈妈喊。

池瑛丢给妈妈一个“不要当着外人教训他”的眼色。

“寻欢不是外人。”池妈妈说。继续训斥孙子。“而且用教人功做交换，你自己的数学没人教还不会做呢。

把你爷爷的脸都丢光了。”池爸爸摸摸脸。“瞎说，我的脸明明在，哪里有丢？”祖安埋在饭碗里咕咕笑。

有人咯咯敲敲后门。

“胡莉菁，”池瑛起来开门。“进来，进来。你回过家吃饭啦？这么快。”小女孩羞答答瞄祖安一眼，一语不发。

“池祖安，你同学来了，招呼人家呀。”池妈妈说。

祖安大声呻吟。

“他肚子痛。”池爸爸说。

“池爷爷好，池女麻女麻好，瑛姑姑好。”胡莉菁恭恭敬敬鞠三个躬。

“哟，不必这么多礼，胡莉菁。”池瑛道：“这位是李叔叔。”“应该叫姑丈。”池妈妈纠正。

“妈！”池瑛喊着，瞥向寻欢。他的笑眼对着她，笑得那么自在。她赶忙别开涨红的脸。

“你就是祖安说的小李飞刀啊？”胡莉菁小声地问寻欢。

寻欢微笑。“对。我是小……李……飞……飞刀。”“哇你讲话真的分开讲耶。祖安说那是你练一种很特别的内功的关系。”“喔，拜托哦！”祖安的脸变成个火球。“这么多嘴。”他小声的咕哝。

寻欢仍然笑咪咪。“对。祖安说……说得……对。”“再吃一点吧，胡莉菁？”池瑛询问小女孩。“还是你要去客厅等祖安？”胡莉菁看祖安，仿佛征求他的同意。

“看我干嘛啦？吃饱了没有嘛？”他粗声粗气地问。

小女孩羞怯地摇一下头。

“去洗手再来吃啦，这是我们家的规定。”池妈妈和池瑛面面相觑。

“池家男人雄风再现。”池爸爸喃喃。

“啊？”池妈妈手叉腰，正待反驳他，他慢条斯理拉开椅子。

出去之前，他慢吞吞丢下一句，“妈妈，还是慢工出细货的好。”池妈妈瞥一眼池爸爸一个人就吃掉了大半的梅菜扣肉，那是她昨晚就腌好，今天一早就先蒸上的，是唯一一道不是她变出来的菜。

她呵呵笑。“承蒙夸奖，池爸爸。”池瑛和寻欢相视会心一笑。

她明白池妈妈的意思及池爸爸的暗示，并不稀奇。她却没去想寻欢为什么也知道。

4

结果祖安是要寻欢教他和胡莉菁做功课。

池爸爸在等他们结束后，要寻欢陪他听音乐。

寻欢提到一道“杂菜鸡”，池妈妈没做过，清理了厨房，就兴匆匆出去买做“杂菜鸡”的配料，晚上要寻欢做给她看。

他才来两天，已成了池家的中心人物。

池瑛有点忧心。

义诊结束，他走了以后，这个家因他的出现产生的变化，该怎么办？她边烦恼着，边应着门铃，“来了，来了。”开了门，她怔在门内。

“池瑛，我们来了。”她张口结舌，来不及说话，她的三个同事七嘴八舌进了客厅。

“对不起，晚了一点，我们来看看去，不晓得买什么水果好。”她有邀她们吗？“哎，我不……”一个同事把一篮水果塞给她。

“这些如果不够，待会儿再去买。”“够了，够了。可是……”“你男朋友呢？还不叫他出来。”“对嘛，藏什么藏，我们都见过了，不用再藏啦。”“我没见过，听说他帅得一塌糊涂。池瑛，你可真是真人不露相啊。”

“真的，难怪我们教务长的弟弟追你，你正眼都不瞧他。”“那个啊，和池瑛那个比，斜眼都不必看他一眼，还正眼哩。”她们三个笑得花枝乱颤。

原来是为寻欢而来。

池瑛叹一口气。她们既来之，则安之吧。

她请她们坐，给她们一人倒一杯茶。

“他不是我的男朋友。他是我爸妈朋友的儿子，来我家作客。”她那三个依然单身的女同事，个个喜形于色。

“是你男朋友就承认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又不会抢，对不对，哦？”“池瑛不会骗人的，男朋友就男朋友，有什么好骗的？是不是，池瑛？”“他真的不是你男朋友？”池瑛对着三双热切地同时望住她的眼睛，不知所措。

她是对寻欢有着特殊的感受，但她也有太多顾忌和顾虑。

“不是。我们只是很普通的朋友。”她抑郁地说。

“他是我的男朋友。”她的三个同事张着嘴巴，但没有人发出声音。

这句话出自另一个女人。

这个人身穿鲜橙色飞行装，头戴黄色安全护盔，身后拖着降落伞，狼狽但声势夺人地出现在走道。

池瑛的三个同事都看呆了，然而不会及上池瑛的惊愕的万分之一。

“方亭！”

池瑛和方亭是高中同学。

池瑛和别人在一起时，始终竭力表现得不使人怀疑她和他们有异常之处。

方亭恰恰相反，她极尽捣蛋之能事，老是变些小戏法作弄老师和同学，对欺负同学的人。

她尤其不会放过。

但是方亭很聪明机伶。因此从来没有被逮到。

只被池瑛看穿她具有异能，也因此她们成为好朋友。方亭是池瑛由小到大、唯一邀请来家里的朋友。

中六时，方亭因故必须转学。自此，池瑛再没有见过她，也没有她的消息。

想不到她今天竟平空而降。

方亭使了些小诡计，令池瑛的三个同事坐立不安自行告退，然后她们快乐地叙旧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池瑛开心地拉着她的手。“多年不见，你顽皮本性不改。”“你别不识好人心了。那三个女人脸皮那么厚，登门摆明了要抢绣球，你居然就拱手相让。你才一点都没变呢，有人打你左脸，你把右脸也送上去。”

“哪有这么夸张？”“你忘记啦？你也真奇怪。欺负你的，老是我们女性一族；男孩呢，看到你就成了一滩水。”“你也还在扮演我的保护神。”“谁教我们是同族同类呢！”

两人紧握着对方的手，开怀而笑。

“唉。其实象我们这一类族，最寂寞了。”方亭叹道。

“怎么忽然多愁善感起来了？”“这是‘实事求是’。你想想，和人在一起，我们不想给人当成妖邪，就得卖力和人一样，可是我们又非人。我们不能和人深交，否则迟早露原形。同类之间，交着交着，难免要暗暗较劲，互争高下。”池瑛无语。

方亭苦笑。“‘人’一定想不到，我们就算法力无漫、神通广大，也和他们一样，会勾心斗角，争风吃醋，无所不来。”“动物有凶猛、温驯的分别，人有善、恶，我们……”“非人非物，说神道仙，又具人性，成了不伦不类。”

“哪来这么多牢骚？”池瑛柔和地拍拍她。

“这叫‘仙骚’。”方亭搵搵她浓密的睫毛。

她们又一阵好笑。

“对了，那个绣球呢？叫来看看，他到底有多么人见人爱。”“哎，”池瑛打她一下。“不要乱叫。”“嘿，我还没见到他哩，你就为他打人。重色轻友。”“方亭，你别胡说。”“哈哈，脸红成这样，足见他在你心里的分量。打动了我们冰美人的芳心，这可不是个寻常的绣球哦。”“讨厌。他叫李寻欢啦。”“李寻欢？名字挺别致。好象听过耶。”“你知道古龙吧？”“好象也听过，不是很熟。干嘛？李寻欢和古龙是什么关系？”池瑛莞尔。“古龙是作家。”“我管古龙是做什么的？告诉我关于这个李寻欢的事。等一下，古龙和李寻欢，哪一个好看？”“我没见过古龙。”“近朱者赤，物以类聚。李寻欢如此得女人欢心，他的朋友应该不会太差。好，你叫李寻欢把姓古的介绍给我，算答谢我帮你赶走情敌。”池瑛啼笑皆非。“什么情敌？！寻欢真的只是暂时住在这，过些日子他就要回美国去了。”“你还不承认呀？你再坚持他不是你男朋友，我就不客气啰。到时可别怪我横刀夺爱。”“请便。”寻欢若对她有情、有真心，应当不至于轻易就教人抢了去。不是吗？“这么大方，一点也不挣扎一下，好没趣。”方亭嘟哝。

池瑛只是笑。

“你怎么这身装扮？你从哪来？”池爸爸这时晃进客厅。

“不是有人按门铃吗？”他问的对象是方亭。

“按铃的人来过走了，爸。”池瑛回答。“爸，你还记得方亭吗？我的中学同学。”“你的新衣服啊？蛮好看，我以前有一件。”池爸爸转身走了。

“池爸爸老当益壮。”方亭说。“还是那么英俊，两眼炯炯有神。

池爸爸忽然又冒出来。

“在这吃饭，方亭。”这回他的眼睛对着她。“有空常来玩。”说完，他又走了。

“我爸有你爸一半幽默就好了。”方亭对池瑛说。

这一次池爸爸没折回来，只送声音过来。

“多住几天，方亭。”她们掩着嘴笑。

“真的，方亭，好不容易再见到你，多住几天，好不好？”池瑛央求。

“那怎么行？我打算住上个多月的。”方亭眨眨眼。

“你爱住一整年都可以。”池瑛好高兴。

“你的衣服得借我，我说来就来了，就这一身，连牙刷都没带。”“我们身材差不多，你喜欢我哪一件衣服，尽管拿去穿。我带你去我房间。”“不必啦，我知道在哪。不过你可以帮我做一件事。”方亭上楼后，池瑛到厨房查看她说她降落时撞到的后门。

她不是撞到，她把门撞倒了。

池瑛看不懂她如何撞的。整扇门从门框上掉了下来，躺在门外的侧院。

她把门扶起来，正愁不知如何把它装回去，池妈妈回来了。

“干什么？把门拆下来了！我没这么胖吧？开一点点就可以过去啦。”“方亭来了，她……”池妈妈跨过门槛，同时抬一脚晃晃足尖，那扇门便自池瑛双手飞离，自动回到门框上。

池瑛翻个白眼，开门走进去。

“哎呀，鸡忘了拿了。”在她有任何动作之前，池瑛大叫一声，“妈！”并举起双手阻止她。

“紧张什么？难道我会让一只鸡从超级市场一路飞回来吗？其实那也不会怎样，人们顶多以为看见了飞碟。”“妈。”池瑛喊，这是声警告。

“好嘛，好嘛，存心要累死你老娘。”“我去拿。”池瑛马上说。“方亭在楼上，我留她住一阵子。”“知道啦。”如果池瑛会读心术，她便会听到她妈妈的无声自言自语——我不知道才怪，是我叫她来的。

做完功课，两个小孩子去客厅看电视，寻欢之前听到脚步声上楼到池瑛房间，便上去找她。

他爱上了她。他没想到这么快，但它的确发生了。

他最初来此即是为了她，既先怀了目的，自然有备而来。

就某方面而言，他欺骗了她。

不，不算欺骗，他没有说实话罢了。

他并没有料到他和池瑛会一见钟情。

经过多次经验，寻欢不再相信一见钟情这回事。它点起的是刹那的火花，随即晕花一现。

感情还是细水长流的好，否则岂不是像快餐、即溶咖啡？感情也应坦诚无欺。

以往有人愚弄了他，事后大言不惭，自称只要未婚，未许下承诺，便仍有选择的权利。

他欺瞒池瑛，或者可以辩为自卫，害怕再受伤害，然而他无法不心中有愧。

她和其它女人是不一样的。

寻欢决定向她坦承。

但，如何开口？正犹豫间，她的房门开了，眼前人却不是池瑛。

“是你！”亭瞪大眼睛。

“是你！”寻欢亦万分意外。

方亭眼里闪着恨意，嘴角扬着冷笑。“这可不是冤家路窄吗？”“什么？方亭，我是……”“你以为你飞过大西洋，就神不知鬼不觉了，是吧？”

“我……”“狭路相逢，路窄，只容得下一个人，你说怎么办？”“你弄错了，我不是……”“你不是为了找我，不用费唇舌，我还有这点自知之明。毕竟，对你来说，我是隔夜饭了，对吧？”“方亭，你误会了，你误会了，我……”

“我误会？哦，我用错形容词了，不是隔夜饭，是免洗餐具，用过就丢。”寻欢放弃企图说明。“你发泄完了没有？”“这叫发泄啊？啧啧，李少白，你太小看我了。我这不过是开胃菜。在这碰到我，算你倒霉。人哪，不会好运一生一世的。你呀，”她一根指头戳戳他前胸。“你的运气走到我这，宣告终止。”他静静望住她。“你想怎样？”“我想怎样？你又错了，李少白。我不想的，我要是懂得用大脑想，便不会栽在你手上。”“我不是李少白。”“哦，对了，我听说了。你在这叫李寻欢。大丈夫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你连这点气魄都没有，枉为男人哪。”“你听我说行不行？”“我还听说李寻欢结巴得厉害。你显然不是李寻欢了？”他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

方亭哼哼冷笑。“不是李少白，也不是李寻欢，可你又不换张脸，教人一认就认出来，不大聪明吧？”“你……”“不过呢，你也没想到这么巧，我会认识池瑛。世界真细小，是吧？”“你打算破坏我和池瑛？”“直截了当告诉她，你是一头披了羊皮的狼？那会伤她的心，而伤人的心是你的看家

本领，我那敢越俎代庖？”“我不是你以为的那个人，方亭。”“我有说你是人吗？”“你何不明说，你要我怎么样？”“安安静静地离开，趁池瑛还没有掉入你的陷阱太深。”“办不到。我爱她。”“这三个字，我也听过。你说得还是那么流利。”“我不是李少白，方亭。我爱池瑛，你不能教我就这样离开。”她打量、端详他。“你要我相信，你改头换面，重新做人了？”“我不需要你相信我什么。你要报仇也好，报复也好，你弄错对象了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不是李少白。”“进来，脱光你的衣服，我就同意你不是李少白。”他僵硬地站着不动。

方亭冷笑。“我谅你也不敢。”“没有必要。我问心无愧。”叹了一口气，寻欢缓和语气的说：“方亭，我很抱歉你受了伤害。但你因此在这搅和，是不公平的。我爱池瑛，你若从中作梗，那么伤害她的便是你。”方亭沉默半晌。“你若玩弄她……”“你可以留在这观察，或者也有助你明白，我的的确确不是李少白。”她思考着。

隔了一会儿，她扬起头，“好，我暂时不揭穿你。但愿你真是浪子回头。”寻欢苦笑。

“不过，这次得照我的规则玩。”他掀一下眉。“什么意思？”“我给你机会证明你已洗心革面，但是照我的方式玩这个游戏。”“我对池瑛不是游戏。”他生气地说。

“这个，由我决定。奉劝你一句，以前你法力比我高强，那是我被你的虚情假意蒙蔽了，今非昔比，你不要低估我的功力，免得自讨苦吃，自取其辱。”寻欢觉得哭笑不得。“我应该任你宰割？”“我要宰你，不会等到今天。何况我只是一把水果刀，你若有半点尾巴露出来，池妈妈一根手指就可以将你轰个粉碎。”“那你在这操什么心？”“我心疼你呀，你给轰得粉身碎骨，我要哀恸死了。”她挽着他的胳膊。“来，今天是老友重逢的大日子，我们去给池瑛一个惊喜。”他推开她的手。“适当时候，该跟池瑛说的话，我会说。”“噢，紧张什么？我不会告诉她我们是老情人的，放心吧。我方亭说话算话，你安份守己，真心对待池瑛的话，我一定衷心祝福你们，你我过去的情仇，一笔勾销。”他注视她。“你是个性情中人，方亭，李少白和你分手，是他的损失。”她也看着他。“我从前说你演技一流，我现在要修正一下，你的演技简直是炉火纯青。

说你自己，可以说得像说个和你毫不相干的人。”寻欢无奈地摇摇头。

“还有，说我性情中人，对我是侮辱。我是女中豪杰，记住了。”

“真想不到，原来你和方亭是邻居。”寻欢对池瑛笑笑。

现在冒出个方亭，他反而没法告诉池瑛实情，只得继续装下去。

正如方亭说的——“你才来几天，我和池瑛从中学就是好朋友，你想她会相信谁？”幸而方亭信守承诺，没有胡言乱语。

仍然，好几次，她害寻欢暗暗捏了一把冷汗。

例如，她用强调的口吻告诉池瑛，“我和寻欢有一阵子一天到晚‘玩’在一起，玩得不分你我。”或，“他呀，全身没有一根骨头我不熟悉。”或，冷不防问他，“寻欢，你记得我屁股上那个胎记吧？”然后告诉池瑛，“他第一次看见时以为那是只蜘蛛，跳了有八丈高，吓得脸都白了。”他当时真想掐死她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池瑛碰碰他。

“想……好不容……易，单……单独和……你在一……一起了。”他牵起她的手。

万籁俱寂，其它人都睡了，他到院子里思索如何应付刁蛮、有意和他过不去的方亭，却惊喜地看到池瑛也在，一个人。

“我以……以为你会和……和方……方亭聊……通……通……宵。”“我也以为她会拉着我，把没见过这些年她遇到的稀奇古怪事告诉我，可是她不晓得到哪去了。”寻欢忍不住喜形于色。“她……走了？”“不会，方亭是这样的，来去若一阵风，想到什么就做什么，但是她从不食言，她说要待一阵子，不会不说一声就走掉。”“可惜。”他喃喃。

“什么？”“唔，没……没有。瑛，我和方……方亭……其实没……那么……熟。她玩在一……一起的，是我……我弟……弟。她记……记错了。”池瑛嫣然一笑。“方亭有很多朋友，她很容易和人打成一片。”她完全没有受方亭的疯言疯语影响，寻欢放了心。

“你不是来义诊的吗？在哪？怎么不见你开始？”“星期……一开……开始。在山……山上。”“为原居民义诊啊？”他点点头。

“太好了。可惜我要上课，不能和你一起去。哎，你可以叫方亭陪你，她反正没事。

她会原居民方言哦。

就是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。”寻欢忙不迭地摇头又摆手。“不……不……不，我们有……有个翻……翻……译。”池瑛微微一笑。“你好象不喜欢方亭。”“怎……怎么会。”“她在的时候，你一句话都不说。”“有她……在，话已……已经够……够多了。”他比个她多么聒噪的手势。

池瑛又笑。“那倒也是。方亭中学时风头就很劲，只要她在场，很难不注意到她。”“不……不要谈……方亭了。明……明天你有……空吗？”“我答应祖安带他去钓鱼。”“我可以……去吗？”“当然可以了。”池瑛满面欢欣。“你到钓鱼有兴趣？”“没钓……钓过，你教……教我，好吗？”“你应该叫方亭教你，我还是她的徒弟呢。”“我要你……教。方亭也……也要去？”她哈哈笑。“你怎么很怕她似的。她比较爽朗、直率而已。你们本来就认识，你应该了解她的个性嘛。”“我说……说过，我和她其……其实不……不熟。我只见……见过她……一次。”池瑛困惑了。“那你和你弟弟一定长得很像。”“嗯，非……非常……非常……像。”“性情也像吗？”他摇头。“他比……比较……外向。有时他……他会假……假装他……是我。”池瑛张大眼睛。“他可以装成是你？你们有这么像啊？难道是双胞胎？”“这个……”“有机会，我倒想见见你这个弟弟。听起来，他很顽皮啰。”寻欢做个无奈的表情。

她咯笑。“他怎么没和方亭成一对呢？照你的形容，他们蛮以的。”“差一点……点。不……不说他……他们吧。瑛，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她迎上他些许焦急的目光。“你想说什么？”“和……你一起，我很……自在。”“我也一样。”“我……以前有……有过一……一些女朋……朋友。”“一些？”“嗯。”“现在呢？”“只有一……一个。”他专注、柔情款款地望着她，明白地告诉她，这一个就是她。

她的心狂跳。“寻欢，你还不了解我。”他温柔地用双掌握住她的手。“慢……慢来，我们……还有地……久……天……长的……时间。”“可是，义诊结束，你便要回你长岛的家。我不可能走。我不能离开我爸妈，也不能离开祖安。”“以……以后再……说。现……现在我只……希望你可……可以

接受我。”她还不算接受他吗？她都和他在学校礼堂差点演出亲密镜头，爸妈就在屋内，她却浑忘一切地和他在院子里热吻。

仿佛自她的红靛看出她的无言娇羞，他微笑，将她拥入怀。

“瑛……”“寻欢，我不能只顾眼前，不考虑以后。”他抬起她的下颌，望进她的双眸。“你以为我……对你是……一段……短暂恋……情，时……时间到……了，一走……了之，把你抛……抛在脑后？”“你终究是要回家的，寻欢。台东不比长岛，这儿是个小地方，你没法长久待在这。

我没法和一个过客谈谈情，而后若无其事，当作什么也没发生。”

“它……已经……发生了，瑛。”他轻柔低语。“不要……否认你对我的……感情，不要碎我……的。”她笑。“寻欢，你不觉得太快了吗？才几天呢。”“两情……相悦，两心……相属，片刻也……是永恒。”池瑛半晌没作声。

他遂急道：“我不是说我……要的只是……片……片刻。”她叹息。“寻欢……”“瑛。。。。？”“我有些事……你还不知道。我一时也还无法跟你说。”“每个人都……有些……秘密。”她的秘密可是不同“凡”响的。

“瑛，我爱的……是你。你若是……妖魔，我也……爱你。”她噗哧一笑。

“我没那么面目狰狞吧？”他柔柔一笑。“如果你……有一天发……发现我……不是你……所想……想象的，你会不再……爱我吗？”“你？寻欢，你不是我想象出来的。我看得见你，感觉得到你。”她手掌贴着他的胸膛。

“对我，你再真实不过了。”他拥紧她，下巴靠着她头顶。

“答……答应我，无论……如何，你要相……相信我对……你的真心。

环抱着他的腰，池瑛轻叹。

就算这是段短暂恋情又如何？至少她爱过，被爱过，当她有一天年老时，回首一生有段甜蜜往日可回味，不至于一片空白。

5

池瑛破晓时醒来，方亭在她床边地板上的睡袋里。

她轻轻下床，一走出房间，便被寻欢搂住，给她个轻吻。

然后他去叫祖安，她叫醒方亭，带着池妈妈为他们准备好的野餐篮出发钓鱼去。

有寻欢和祖安在，池瑛不准方亭偷懒，以飞行代替步行。

方亭才不理睬寻欢，为了祖安，她忍耐着和大家一起走路。

“多此一举嘛。瞒他能瞒多久？他不可能没有法力，受了你们一家人的阻碍，他还没有发现罢了。”方亭唠唠叨叨地。

“希望他发现的那天，他年长得足以知道如何适当的运用。”池瑛注视着走在前面的寻欢和祖安。她侄子一忽儿蹦蹦跳跳，指手画脚的不知对寻欢说些什么，一忽儿拉住寻欢的手，仰着头听他说话。

池瑛既高兴又心酸。

祖安嘴里叫她姑姑，对他而言，她等于像他妈妈。但他仍需要一个父亲。

寻欢弥补了他这方面的缺憾。暂时。

能维持多久？池瑛甩甩头，不去想它。今天出来玩，祖安难得这么快乐，应该开开心心的。

“你昨晚几时回来的？”她问方亭。“跑到哪去了？我洗个澡出来，你就不见了。”“去找一个臭男人。没找到。”“什么臭男人？”“一个欠我一屁股债的烂男人。”池瑛笑她。“烂了，自然找不到啦。”“哼。”方亭朝寻欢的背影努努嘴。“你爱上那个臭男人啦？”池瑛瞥他一眼，看着好友。“几时起，男人在你口中变了味了？”“自从我发现游戏不是我的专利，有人比我技高一筹。”“是谁伤了你的心？”“伤心？我会伤心吗？为了臭男人？他没那么大的本事。”“我看你也没让他好过。”池瑛了解她不服输的脾气。

“那个人，不值得我浪费法力。”“你没教训他？”池瑛颇意外。“方亭，士别三日，刮目相看哩。你总算比较成熟了。”“我们是好朋友，所以找免费送你一个忠告。池瑛，当心满嘴甜言蜜语、山盟海誓的男人。他可以对你说的哄得你死心塌地的话，也可以一字不改对别的女人再说一遍。”看来方亭受的伤害很深。

“你一定很爱那个人。你不会轻易为花言巧语所惑的嘛。”“哼，阴沟里翻船。”“方亭，我的意思是，纵使那个人舌聚莲花，你不为所动，他也无可奈何，这方面，你经验老到的。所以你既付出了感情，受骗或被玩弄，亦应该算你心甘情愿。他对感情不专一，若是他，你想他、恨他，甚至因为他恨上天下所有男人，则是自寻烦恼。”方亭瞪她。“他在众香国中玩得乐不思蜀，有什么苦？”“表面上看起来他是不亦乐乎，可是当他玩弄的对象识破他的其面目，一一离他而去，人人唾弃他，末了，他就算涂了满嘴蜂蜜，人家看他也是毒蛇一条。再说，你也玩过，玩乐的表面之后有多寂寞，你不会不清楚吧？”方亭讶然。“我只当你老老实实、傻头傻脑，给人欺了，还要鞠躬谢人家，想不到你才是不露声色的高人哪。”“有人欺你，是要谢谢呀，感谢那人教了你一课。”池瑛笑道。“恶人往往才是我们的良师呢。”方亭抱拳弓腰。“是是是，受教受教。”“嘿，我可不是恶人，我是好人。”“我最恶，我是你的至圣导师。”她们的笑声引得前面两个男人回头来。

“人逢喜事精神爽。”“什么……人？什么……喜事？”“你是不是要和我瑛姑结婚？”“嗯，”寻欢不确定应如何回答。“我不……知道。”“哎，你们结婚，我就好象有妈妈，也有爸爸了。”祖安向往地说。

“你不是有……爸爸……妈妈吗？”“啧，每个人都有嘛，不然我是天上掉下来的吗？只是，”祖安低下头，踢着石子。

“我没看过他们。他们大概也不记得我了。”寻欢神色一凛。池瑛不是说她兄嫂出远门？“你……爸妈呢？”他小心地问。

祖安耸耸肩。“不知道。云游四海吧，我猜的。爷爷根本听不见，你跟他他说：‘早’，他问你：‘找什么东西！’问女麻女麻，她说：‘问姑姑。’问姑姑，她说：‘问爷爷。’我就不问了。”寻欢握紧在他掌中的小手。“你爸爸叫……什么……名字？”“池韦。妈妈叫徐一梦。”“我帮你找……找他们。”他承诺。

男孩仰起兴奋的脸。“不能说谎哦。我不是小孩，你可不准哄我。”寻欢给他充满信诺的一笑，伸出右手。祖安认真地和他握握手。

“相……信我，祖安。”“我相信你。”继续往前走了一会儿，祖安又问：“那，你是不是要和我瑛姑结婚？”这次，寻欢对他眨眨眼。

“找到你……爸妈……再说。”祖安满意了。

“我喜欢你，李叔叔，我想瑛姑也很喜欢你。”希望她喜欢到愿意嫁给他——当她知道他对她有所隐瞒之后。

“我也……希望。”他喃喃。

“哎呀，她一定喜欢的啦，不然她不会和你吉士吉士。”“吉士吉士？”祖安把手指放在嘴边，做出啧啧声。“Kiss，Kiss。吉士是我爷爷说的。他也喜欢你。他很喜欢吉士，女麻女麻不给他。”寻欢朗声大笑。

“这个人，老少都被他迷得团团转。”方亭咕哝。

池瑛瞥她。“你连他一起仇视啊？”“他不是男人吗？你敢说他没有对你甜言蜜语？”“他……”“你看看我，身经百战，攻无不克，最后还是惨遭滑铁卢。你一次变爱都没谈过，天真、单纯，他要把你玩在掌心，太轻而易举了。”“我相信寻欢不是这种人。怎么搞的？昨天你兴匆匆等不及的要见他，见到了，发现是邻居，反而一个劲儿的要我相信他是一头色狼。”“正因为我和他相识，我对他的为人和底细一清二楚。”“他说和你没那么熟。你是不是把他弟弟当成他了？”“他……”“快点嘛，瑛姑，方姑姑，你们走得好慢哦。”祖安大喊着催她们。

“来了，来了。”池瑛加快脚步。

而方亭那句“他只有哥哥，哪来的弟弟”，就此被打断。

到了溪边，祖安识途老马似的拿着钓竿，自个到他的老据点，熟练的装上饵，神闲气定的等鱼儿上钩。

寻欢远远看着他。“你常带……带他来……来钓……鱼？”“差不多假日都会来。”池瑛说，“最初时我们是全家出动，后来只剩下我和祖安。”“他是……个好……好孩子。”“你要站在这，欣赏这个好孩子，还是拿起钓竿，和他一较长短？”他转向她，挑挑眉。“我应……应该输……还……还是……赢？”“我想他需要的是个势均力敌的对手。”池瑛递一根钓竿给他。

“我真……真的没……钓……钓过鱼。”“很简单。你只要装饵，甩鱼线，然后等。”“等……什么？”“看有没有鱼上当啊。”他怀疑地看看清澈的溪流。“这……里真……真的有……有鱼吗？”“等一下就知道啰。”“这里当……当然有……有鱼啦，”方亭现在才走到，在他们后面，恶意地学寻欢结巴的语调，“把钓……钓竿钓……钓住池……池瑛，”她喘一口气，“就是一条现成的大鱼啦，还是美人鱼哪！”寻欢抿嘴不语。

“方亭，你来教他。”池瑛说。

“我才没那么衰呢。”“方亭！”池瑛的声音中略带警告的意味。

“不听善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”方亭嘀咕。“这样吧，我在旁边做技术指导，你呢，做他的现场指导。”她找了块表面平滑的大石，躺下来，闭上眼睛。

“李寻欢，你安分点啊，要是借故吃豆腐，我保证教你噎死。”池瑛知道方亭怕她吃亏，可是她不喜欢方亭如此令寻欢难堪。

她向方亭说：“你在这尽情做日光浴，我们转移阵地，不打扰你。”她拉着寻欢走到溪的另一头。

“对不起，”她向他道歉。“方亭心情不好，她不是针对你。”他微笑。

“不……不要紧。”四下环顾，他皱皱眉。“我们会……不会……离祖安太……太远了？”“这里的溪流很安全，不用担心。”他对祖安的关心令她很感动。

“祖安对这一带很熟悉，他晓得他不可以走到危险的地方。”寻欢很快就学会将钓线甩出适当长度，沉稳地握着钓竿。

“哇，马上就有点职业钓者的架式了。”池瑛夸他。

他咧嘴一笑。“名师……出……高徒。瑛，谢……谢……你。”“哎，是你聪明，学得快。”“我是谢……你没……没有理……理会方……亭。她不……要你和……我在……一起。”池瑛叹一口气。“她以前只是淘气，不曾这么尖锐刻薄。不过她是好意。她……”她停口不语。

寻欢接下去，“她……怕你受……骗。我不会…伤害你，瑛。”但有朝一日他一去不返，她还是心碎的。

池瑛笑笑。“你平常做什么消遣？”他定定望住她。“你不相……相信……我。”她垂下眼睑。“我们不要谈这个吧。”他急切地双手握住她的手。“瑛……”“你的钓竿！”被他忘情地松落的钓竿，正随水流而下。

那根是池瑛的钓竿。

寻欢立刻涉水追去。

“哎，算了，寻欢，只是一根竿子而已，不要捡了。”池瑛在岸边喊，着急地招手叫他回来。

他几乎要抓到它了，但他才弯身，水流又将钓竿冲向下游。

“寻欢，不要了，去了就算了！”但他不死心地继续追，身上衣服湿了一大半，当他穿著运动鞋的脚在覆满青苔的石上滑一跤，整个人跌进水里时，池瑛惊惶不已。

早已闻声而来的方亭，自寻欢跳下水，就纳闷地旁观着。

他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？他可以很轻松的令钓竿乖乖回来的。

难道，他真的不是她所认识的李少白？她认错了？世上有如此相像的两个人吗？正当她纳闷不解，而寻欢脸朝下跌进水里的当口，他的身体突然凌空飞了起来。

这才对嘛。方亭抱起双臂。她怎么可能认错他呢？“哇，好！”祖安呆呆张大了嘴和眼睛。

没有人看到他几时跑过来的。

哦，糟糕。池瑛暗暗呻吟。

不过刚才那个关头，她无暇考虑太多，脑子只里有一件事：寻欢要淹死了。

寻欢的身体飞到岸上，然后他站不住，软软倒下来。他的双眼紧闭。

池瑛悄悄松一口气。还好。祖安那方，比较好解释。

方亭可又呆住了。

“怎么？不是他自己……”池瑛跪坐下来，为寻欢做人工呼吸。

“厉害！真的很厉害啊！”祖安兴奋地跳来跳去。“好，姑，你好威猛哦。”寻欢张开嘴，喷了几口水，然后呛咳起来。

“你看着他一下。”池瑛对方亭说。

她把祖安远远拉开。

“好，姑……”“不要再好啦。你看见的事，不可以告诉李叔叔，知道吗？”

“啊？为什么？”“不准说就对了。跟任何人都不许提起。”“啧啧，他飞起来他自己知道啊。”“他不知道，他昏过去了，我刚刚才把他救醒，你看见的。”

“我也看见他飞呀。”“我没说你没看见，我是叫你保守秘密。你能保守秘密吗？”池瑛伸出小指。

他不大愿意地瞅着她。“你告诉我不可说谎。”“我不是要你说谎，是叫你不要说，这不一样。”“不说会很难过。我会憋死，会憋得肚子痛，会头

痛，会……”“你保守秘密，我把这个功夫教你。”祖安眼睛一亮。“什么时候？现在？”“李叔叔走了以后。”他把脸沉下来。“我不要他走。他走去哪？”“他不住在这，他迟早要回家的。”“他现在住在这，我们家也是家。”池瑛一怔，没想到这孩子对寻欢的感情已如此深。

她自己何尝不是？她却不能大声的说：“我不要他走。”“我们家毕竟不是他自己的家。”池瑛柔声安抚，让你住别人家一辈子，不回家看你的父母家人，你肯吗？”“我的父母八辈子也没来看我。”池瑛语塞。稍后又哄诱道：“李叔叔不走，我不能教你功夫，这是秘密，不能让外人知道的。”“那算啦，你不要教我好了。我保守秘密，用李叔叔不走做交换。”她来得及想出如何回答他之前，他转身跑回去寻欢身边了。

她看着祖安急切关心的脸，看着寻欢做个手势保证他没事，看着男孩投向寻欢，看着寻欢搂抱着他，拍着他的背，看着看着，她泪眼模糊了。

忽然，她的下半身被泼湿了。

方亭拿着茶壶站在她面前。“你疯啦？干嘛泼我一身水？”“我告诉那个白痴蛋，我们两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从水里拖上岸，不泼湿你，一会儿你怎么向他解释你下了水，裤子、鞋子都干干的？”“哦。”池瑛呼一口气。“他相信吗？”“他爱信不信，我可不是为了他的信心而活。你怎么不问问我？我真不敢相信，身怀绝技，骗了我这么久。

原来我一直在班门弄斧。”“嘘。”“这么远，他听不见啦。”方亭用力抓牢她的手。“难怪我们一见就投缘，我把别人唬得呆掉时，你完全无动于衷，结果是你根本知道怎么回事。”池瑛微笑。

“我崇拜了你多久啊，心想，怎么有这么冷静的小孩呀。”“小孩！我都中五了。”“我觉得你不嘛。哦，好棒哦，池瑛。”方亭抱住她。“以后我们可得好好切磋切磋。”“不不不，”池瑛连忙摇手。“我肯定没有你强，刚才我一时情急，才……你千万别说出来。”“他张开眼睛时，第一句话就问：‘池瑛呢？我怎么？’我就知道他不知道你用法术救了他，举一反三，他也不知道你有法力。笑话我都不知道，他怎么可能知道！”“你一定不可以告诉他。”“放心，你的秘密在我这，安全得很。”方亭仍有一事不解。

李寻欢可以自救，他却差点淹死。

李少白自信得很，自视法力无边，一有机会，巴不得招摇过市。

李寻欢则内敛、稳重。而且他显然没有法力。

李寻欢若不是李少白，那，他是谁？

众人皆睡后，方亭溜上阁楼。

她一副门外，门立即由内打开。

嘿，他等着她呢。

“你到底是……”“谁”字还来不及出口，一张火热的嘴唇盖住了她的质问。

这张嘴，这饥渴的吻法，她太熟悉了。两人的唇与舌纠缠了一阵子，分开，方亭喘一口气，刷地给他一巴掌。

“什么……”他说。

“混蛋，我就知道是你！”骂完，她拉下他的头，用更火热、更饥渴的吻惩罚他。

他们一路吻上了床，两人的衣服掉了一地，门无声自动关上。

方亭不知又到哪去了。

楼上的阁楼又传来震动的声音。

池瑛想，也许寻欢睡不着，采用了她的建议，在做掌上压。

他做了好久，终于静止时，隔不了一会儿，又开始了。

池瑛真想上去约他到院子里聊聊，或出去散散步。

最好不要，养成习惯，以后他走了，她失眠时，怎么办？她叹了一口气，翻个身。

不知道义诊时间有多久？她不希望他走，但是他既然一定会走，不如早些离开，她也好早些结束这种折磨。

池瑛在翻来覆去的辗转中，听着楼上的动静，好不容易才阖上终于疲倦不堪的眼睛。

仿佛只睡了片刻，她就醒了。

和昨天一样，方亭在睡袋里，睡梦酣然，好象她夜里不曾消失过。

池瑛摇摇头。

口头上恨得咬牙切齿，内心里，方亭还是爱着那个男人的，尽管他用情不专，伤害了她。

昨晚就寝前，她对方亭说：“你不必睡地板，用睡袋，我的床足够容得下我们两个的。”方亭说：“我怕睡得迷迷糊糊，把你当男人，对你上下其手，你不明就里，以为我是变态，岂不糟糕？”池瑛绯红了脸，引她好一阵大笑。

早晨时，寻欢进来，一脸睡眠不足的样子。

他几乎整夜都在做掌上压哪。

池瑛同情地看他一眼，但她自己也不过才睡了不到三个小时。

“义诊多久？”她问他。

“一……一个星期……星期。”“哦。”她怅怅然。

若有所失地，她安慰自己，一个星期很快就会过去了。

整天里，她神魂不定的老想着：一个星期，一个星期……她那三个星期六不请自来地到她家的女同事，都尽量避着她，一不小心和她正面对，露个尴尬的笑容，立刻走开。

她们大可不必如此不自在。不自在的其实是池瑛。

方亭那天捉弄她们，弄到她们几乎是落荒而逃，使得池瑛心里很过意不去。

她把她们送的水果篮带到学校，说是借花献佛，请她们分享，她们脸色才好些。

中午有学生传报有人找她。

池瑛以为又是寻欢，却是方亭。“我要走了，来跟你说一声。”“走？为什么？不是说好住些日子的吗？”池瑛奇怪地看着方亭。

她这个凡事不在乎、豪放不羁的朋友，突然一副吞吞吐吐、欲言又止的模样。

“对。我……嗯……临时有……有事。”“你学寻欢学上瘾啦？”她们同时笑了。

“那个……臭男人。”“你今天说臭男人的口气没那么臭了耶。”方亭笑得大不自然。“总之，我改天再来看你。”“到底怎么了嘛？我知道你要走是拦不住你的，可是，你看你。”方亭心虚地看看自己。“我怎样？”“我哪知道？”

你变得不像你了。”池瑛打量她。“你不是临时有事，你可以告诉我嘛。我招待不周？”“嗟，我还用得着你招待吗？我在你家出在我家自由快活。”“那是为什么？祖安说话得罪你了？他是个孩子，有口无心，你别和他生气吧。”“我将来要是生个男孩，就要个像祖安这样的儿子。”“不是祖安，是谁？”池瑛一顿，恍然大悟，“你和寻欢吵架了？”“嘿，我今天起来到现在还没和他打照面呢。”“他上山义诊去了，我本来想你正好可以帮他，不过他说他们有个翻译，你反正不知怎地看他不顺眼，我就没提。”“池瑛，你最讨人喜欢，也最讨人厌的，就是心地太好，人为人着想。”池瑛摇摇头。“你今天真的不对劲。你不说清楚，不准你走。”“我要是说清楚，你恐怕要和我一刀两断了。哦，该死，我这张嘴。”方亭沮丧地打自己一下。

“你把我弄胡涂了，方亭。”“胡涂是种福气，池瑛。不论如何，我们永远是好朋友。”“方亭……”方亭已立地消失。

露出不知几时站在那的，是那三个女老师其中一个。她当然看见了方亭眨眼不见，惊骇、错愕地，眼睛、嘴巴都张得大大的。

“哦，要命。”池瑛喃喃。

“她……她……她……”女老师指着方亭原来站着的地方，结结巴巴说不出话。

“谁？”池瑛装作不知，四下环视。

“就是……”女老师用力吞咽一下，“她……她……你……你那个……朋友。”“我哪个朋友？”“那个……就是……在你家……那个……”“对呀，我朋友是在我家。”池瑛转身走向办公室，女老师跑来拉住她。

“我看见她……就在这，刚才……我看见她……”“她在这？你一定眼花看错了，洪老师。刚才这里只有我一个人。”“你和她……说话，我听见……”“我在自言自语。”“不……不……我看见……”方亭，你给我回来，你怎么可以在学校走廊演出这一招！池瑛默喊。

“呀，洪老师。”方亭由走廊另一头，洪老师的背后出现，“你能不能帮我叫……哎，池瑛，我正要找你呢。”洪老师转身瞪着若无其事的方亭，仿佛看见了鬼似的。

方亭对她嫣然一笑。“谢谢你，洪老师，我已经找到池瑛了。”“不……不……不……气。”洪老师给施了咒似的，眼睛发直，脸色苍白，僵硬地走了几步，然后逃命般奔往办公室。

“看样子李寻欢的结巴，严重的污染到学校里来了。”方亭咯咯笑。

池瑛瞪她。“你快把人吓死了，还笑。下次请你选择时间、地点演出你的神力行不行？”“是，池老师。”方亭向地敬个礼，做个鬼脸。

“拿你投法子。还有，话没说完，你怎么可以说走就走？”“噢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我想过了，你是对的，我是应该说清楚才离开。”池瑛等着。

“池瑛，”方亭看着她。“我爱李寻欢。”池瑛先是一怔，仿佛没听清楚，继而身子一震。

“我不是在你家遇到他才爱上他，你知道，我原来就认识他。所以，不算横刀夺爱。”“本来就不是。”池瑛很轻地说，怕她颤抖的声音泄漏她的心痛。

“我想我应该告诉你。”“谢谢你。”“他很喜欢你，就像我喜欢你。我原先误会他了，他对我和他对其他女人不一样，他向我解释过了。”池瑛脑子里在听到方亭说出她爱李寻欢时，轰然一声，现在只有一片空白。

她胸口发痛，感到呼吸困难。

“是，我很为你高兴。”她低语，觉得喉咙干涩。

“但是他花名昭彰是事实。我现在告诉你，以防我走了以后，他对你献殷勤，玩性不改，你上他的恶当。”池瑛苦笑。“那么你应当留下来看住他才对。”“不，你帮我看住他，我信任你。他托我做一件事，我办好就回来。”池瑛注视方亭离开。这次她规规矩矩走出校门。

这次她没有留她。

所以她稍早表现得那么怪异。池瑛拖着沉重的脚步，走向办公室。

她应该高兴才对。她不必再为要不要接受寻欢的感情自我挣扎。

她也应该真心地为方亭高兴。当她那么说，她是真诚的。毕竟，如此表示方亭有所归属。

池瑛知道由于方亭的父母不和，她一直缺安全感。

或许这样是最好的，寻欢的成熟、沉稳，可以弥补方亭的不安定、毛躁。

而她，继续她原来平静无波的生活。

但内心里，她知道，她的心要过很久才会平静下来。

6

“你在躲……躲着我。”老是认为池瑛酱油和醋分不清楚的池妈妈，这天叫她去替她买一瓶酱油。

寻欢跟了出来，在街上拉住她。

她勉强笑笑。“哪有？我们天天见面，不是吗？”过去两个晚上，她夜夜反复难以成眠，眼睛底下浮起了阴影。

她没有再听见他做掌上压，可是他的一双眼睛也快跟熊猫一样了。

“你见我视……而不见。”池瑛看看来往行人。“我要替我妈买东西，她等着用，有什么话，晚上再说。”“吃……过饭，你就……躲起……起来了。”“我最近学校里比较忙，需要早点休息。”她支吾其词。

“瑛，我……做……做错了……什么？”“不要胡思乱想。”他叫她的柔和音调，切割着她。“放开手，寻欢，人家都在看了。”“我不……管。我有话……说。”她想摆脱他。他用眼神恳求她。

她想，他只要如此看着她，她似乎立刻失去自主能力。

“好吧。但你不要这么拽着我，好象我是逃妻似的。”她咕哝。

明白了自己用了怎样的形容，她不禁涨红了脸。

他却愉快地微笑，改牵着她的手，走到附近的小公园。

“义诊还顺利吗？”她问。

他们的确天天见面，她也就尽可能躲开和他独处的可能。

此刻，她觉得他们彷彿许久许久不见了。

他点点头。“刚……开始很多……人抱着好……好奇心，没病装……装病，要求打……针，拿药。”“嘎？”“多半是……老年人。好象是把义……义诊当……成发……发放……救济金。”“你怎么办？我和一些原居民接触

过，年轻一辈还好，年长者都很固执，不遂他们所求，他们会坚持到底的。”

“对，所以只……只好给……他们……打……打针。”池瑛张大眼睛。

他笑。“他们很……快发……发现……不好玩，打……打针会……痛，就只要……拿药。

“老天。”“这种……情形，打的……针，给……给的药，都是维……维……”“维他命？”“对。”池瑛也笑了。

“我班上有些原居民子弟，听他们说，你们这些医生非常受欢迎。”最受欢迎的，是寻欢。听学生的形容，池瑛马上知道那个最帅、最可亲的医生是谁。

寻欢笑笑，握着她的手，在亭中石椅坐下。

“我知道。我问……一些小孩，他们……认识你。你是……好老师。”他的目光在她脸上梭巡。“我……想念……你，瑛。”她低下头。不行，他的双眼似乎具有魔力，她不能和它们相对。

“我还……没有谢……你救……救了……我。”“那没什么。”“看……着我，瑛。”“不行。”她站起来，走到亭子另一边。

“没关……系，我……”“有关系。我和方亭是好朋友，多年的好朋友，我……不能。我们……不能。”“方亭？”寻欢站起来，走到她身后，将她转向他。“干她……何事？”“她告诉我了。不要这样，寻欢，我不认为你是个对感情不负责任的人，不要破坏我对你的印象。”他定是望住她。“我不……明白你……说什么。方亭……告诉你……什么？”“她爱你，寻欢。你也许真的只见过她一次，但她自那时起就爱上你了。”寻欢愕然片刻，露出笑容。

“没……这回事，瑛。她说的……是另……”“方亭常常胡说八道、瞎胡闹，这件事，她却不会拿来开玩笑。她看起来漫不经心，不大认真，其实她的感情非常脆弱，非常执着。”“我不想谈……她，我……”“寻欢，去了解她，你会发现她很可爱。”他简直哭笑不得。“我承认她……有她可……爱的……地方，但……”“但你们觉得她太外向？为了你，她会安定下来。你既然告诉她你对她和对别人不同，就不要再三心二意。

好好爱她，她值得的。”“我不……”“我衷心祝福你们，寻欢，你们都是我很重视的朋友。我希望……”“你能不能不要打断我，让我说句话？”他吼起来。

池瑛惊讶地看着他。

“我不爱方亭，我对她没有任何感情。我爱的是你。”“寻欢，你……”“我从来没有像吻你那样吻过她。我说什么呀？我根本没有吻过她。我碰都没有碰过她。

她压根儿搞不清楚她爱的是谁。”“等一下，寻欢，你不……”“我还没说完。我重视你，你在我心中的重要性无人可取代，我对你的感情绝不只是友谊而已。”“寻……”“你如果以为我只把你当朋友，我现在告诉你，你大错特错了。不只告诉你，我还要证明给你看。”他猝然拉她入怀，不大温柔地、强制地、占有地，他吻住她。

这一吻，有如天长地久，直到他不得不放开她，他们仿佛还听得到彼此血液奔流的声音。

“朋友会像这样吻你吗？你会这样去吻一个朋友吗？”他嘎声笑问。

“寻欢……”“你也爱我，瑛，所以，你别管方亭了，行不行？她的忙你帮不上的。如果……”她按住他的唇，“寻欢，你不结巴了。”他呆住。

老天，可不是吗？他滔滔不绝了老半天。

都是给她逼的。

“真的，寻欢，你一点也不结巴了。”换个角度看，他不必再装下去了，无异是个解脱。

他松一大口气。

“真不敢相信。”他对她温柔地一笑。“你说得对，我不结巴了。”“哦，寻欢。”她抱住他。“太好了。”寻欢拥紧她。“是啊，太好了。”他喃喃。

但是方亭还是夹在中间，否则此时此刻，正是他向池瑛坦白一切的最好时刻。

他得先解决方亭的问题。

“我们回去吧。”她抬头四望。“哎呀，天都黑了。”“起码我们把话说明白了，而且治好了我的口吃。”他搂着她走向公园出口。

“方亭怎么办？”我就知道。他暗暗叹息。

“你不相信我？”“她说她爱你，她说……”“我有说我爱她吗？她跟你说我爱她吗？”“她是没这么说，可是……”“你不要操心方亭了，好不好？下次见到她，我和她谈。对了，她还会回来吗？”“不知道，方亭的行踪不定。她要来也不会先通知的。”“飘忽不定，怎能怪别人对她不专一？”他在喉咙里咕哝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“啊？没什么。”他干咳几声。“忽然不结巴了，不大习惯。”他们笑着回家。

“酱油呢？”池妈妈问，瞄着他们两个。

池瑛张着嘴。她完全忘记了。

“我就知道吧。非要争着去买，又搞不清楚。弄不清楚，买瓶醋也好嘛，空着手回来，真是。”池妈妈叨叨念念地走进厨房，确定四下无人，从橱柜里拿出一大瓶酱油。

“靠人不如靠己。”她得意地自语。用“哥哥爸爸真伟大”的旋律大声唱道：“若问何人最伟大，就是池妈妈……”池爸爸晃进来，打开冰箱。

“贝多芬怎么死的？”他拿起一个苹果，对着它问。

“盲肠炎？”池妈妈猜道。

“给你的歌声吓死的。”池爸爸咬一口苹果，放回去，走了。

池妈妈瞪着他的背影，没好气地喊：“贝多芬是聋子。当我不知道，哼。我可是‘学当马车’。”“是‘学堂五轮’。”池爸爸的声音从空中传过来纠正她。

祖安正好跑进后门，做他每天回来做的第一件事：开冰箱。“拜托，女麻，是‘学富五车’啦。”祖安也来纠正池妈妈。

“我的马车比五辆车还要大，装了十个轮子。”池妈妈辩完，抬高嗓门对着空中喊道：“比你的五轮多一倍。”“五轮真弓。”祖安说，拿起池爸爸咬过一口的苹果，皱眉。

“什么功？”池妈妈大喜，看着他。“你会什么功？”“啧，五轮页弓，一个日本女歌星啦，爷都听她的歌。”祖安耸耸肩，吃起苹果。

“日本女歌星！”池妈妈醋劲大发，大步走出去。“老东西，几时和日本女歌星有一腿？竟来嫌我的歌声难听。”池瑛和寻欢在走道，把这一场牛头不对马嘴听了个一清二楚。两人相视一眼，不禁大笑。

池妈妈在起居室里，对正在整理过期杂志的池爸爸耳语。

“配合得好，老伴，小俩口和好了。”她在他脸上啧啧亲了两下，高兴地回厨房。

池爸爸摸摸脸。“叫老伴，又说小俩口，颠三倒四。”然后他吹起口哨。

“爸爸吹口哨。”池瑛惊讶的喃喃自语。“我从来没听他吹过口哨。”口哨马上停止。

寻欢微笑。“他害羞了。”“不会吧？”池瑛说。“我爸爸？害羞？”“莫背后道人长短。”池爸爸喊。

“我们很小声的。”池瑛喊回去。“那就大声点。”池爸爸说。

“戴上耳筒就听见啦。”池妈妈在厨房喊。

“大家都弱听了，叫来叫去。”祖安说。

大人们都笑起来，除了池爸爸，他又吹起口哨。

吹的是“甜蜜的家庭。”眼泪不知不觉浮上池瑛眼眶。

寻欢悄悄递给她一方手帕，伸手搂她入他臂弯。

时间若可以静止，池瑛希望它停在这一刻。

晚餐时，祖安又对着青菜皱眉头。他最讨厌吃青菜，说它们嚼起来像草，牛才吃草，他不是牛，理所当然不必吃草。

哄一般小孩所说的：“吃青菜才会聪明”，或“吃青菜才会长得又高又壮”，对他完全不起作用。

“骗人，”他说：“你以为我才三岁啊？”说这话时，他的样子真不像是三岁。

“别皱眉头，”今晚，池妈妈说他，“像个小老头。”“这个，”他指指池妈妈夹到他碗里的青菜，“吃下去，我就会变成老老头。”“胡说。”池瑛斥他。

“就会。吃下去，我的眉头就一直皱，一直皱，一直皱，皱成老老头。”

“好，我陪你做老老头。”寻欢吃一大口青菜。“不过我年纪比你大，我会是老老老头，你得吃得比我多才追得上我。”祖安才不想变成老头，可是他不接受寻欢的挑战，他便输了，那可是很丢脸的。

于是，不到一会儿工夫，一盘青菜见了底。寻欢没有故意让他，他“争”得很卖力，祖安输得心服口服。

“明天，看我明天打败你。”“朋友，我一定奉陪。”寻欢偷偷向池瑛眨眨眼。

“唉，男人。”池妈妈说。

听到自己从小家伙、小东西，升格为男人，祖安好不得意。

“算我一份，”池爸爸忽然清清楚楚接他们的话，“不相信有人老得过我。”“耶！”祖安跳起来欢呼。

“今天不算，我只吃了一口。”池爸爸埋怨。

“爸爸，你今儿个怎么了？”池妈妈笑吟吟取笑他。“睡醒啦？”“嗟，我口齿伶俐得很，不像有人，给结巴巴。”他丢给寻欢一眼，“你今儿个怎么啦？”“我……”“今天星期几？请报时。”“李叔叔，你教我科学常识好不好？”“好。”三个男孩都走了。

“去去，你也去。”池妈妈赶池瑛。

“去哪？”“买酱油。”“饭都吃完了，买什么酱油？而且你明明有酱油嘛！”池瑛摇头。“妈，你别管这件事好不好？”“你嫁不嫁没关系，把自己泡在浑水里，还拉人家下水，那才糟糕。”池瑛失笑。“妈，你说什么呀？什

么浑水？什么嫁不嫁？谁向我求婚了？”“谁要向一个冥顽不灵的硬石头求婚？”“谁是硬石头？”“难道是我？我出去不说，人家也看不出我做了祖母，是我洁身自爱，不然不晓得多少人……笑什么笑？没个正经。”池瑛咬住嘴唇。

“我刚才说到哪？”“说你是硬石头。”“乱讲，我说的是你。”“有其母才有其女嘛。”“硬石头这部分，你是有其父必有其女。总之，你虽然天生结构和别人不同……”“结构？”池瑛忍不住又笑。“我哪里结构不同啦？”池妈妈白她一眼。“反正你明白我的意思。你没什么好自卑的。说到这个，我就有气。”

你为什么自卑呢？我真是不明白。”“我没有自卑呀。妈，你今天怎么语无伦次的？”“你不交朋友，也不做些女孩子爱做的事。读书时除了上学便待在家，现在还是一样。”

不是自卑感作祟，是什么？”“我觉得我和大多数人格格不入，不表示我自觉不如人。至于女孩子爱做的事，你指哪些？”“就一件，你就从来不做。”“什么嘛！”“恋爱。”池瑛半晌不语。

“妈，你从不叨念我这些事的，我以为你了解。”“我会读心术，可不会穿心。同类你不交，非同类你认为不合适，你要怎样的人才肯嫁？”“嫁？”“我的女儿何等不凡，自然是要嫁，绝不可不嫁。”池瑛噗哧一笑。“我等着够资格令我肯嫁的人出现啊。”她起身拥抱池妈妈一下。

“妈，你真可爱。我爱你。”“爱我有个屁用？你嫁给我吗？”池妈妈嘀咕。

“我还是去买酱油好了。”她走出厨房才恍然，池妈妈的所谓买酱油，是要她去和寻欢在一起。

他和祖安在书房。自从他来以后，祖安再也不缠着姑姑陪他做功课了，他现在心目中的最佳导师是小李飞刀。

祖安的班导师今天还夸赞池瑛督导有方，她说祖安近来功课做得好极了，不但规定的作业做完，还会举一反三，在作业簿后面提出问题反问老师。

寻欢该不会指导外加捉刀吧？她蹑足到书房外，推开一点门缝，正好听到寻欢问祖安，“你认为呢？”祖安偏着头思考。“不知道。”“再想想看。”祖安拿笔搔搔头，用力地想。

“好象……不合理。”“好象？”“不合理。”对祖安自行修正的坚定语气，寻欢给予奖励的一笑。

“那你要如何找出它的合理之处？”“问老师。”“好极了，祖安。”“啧，麻烦死了。你可以告诉我嘛，我知道你一定知道的。”祖安的口吻充满崇仰，对他而言，寻欢显然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。

“我是可以告诉你。”寻欢温和地说，“不过我告诉过你，祖安，有问题应当先请教你的老师，这是对老师的尊重。老师实在无法为你解惑时，你再另外请教他人，这是你求知的精神。”“老师不知道，我知道时，不可以自夸，要谦虚。这是为人子弟的礼貌。”“对极了。”“啧，你教我的嘛。”“来，下一题。”池瑛悄悄退开。

她一喜一忧。喜的是，有寻欢的教导，无疑的，祖安将会成为一个知书达礼的好孩子。

忧的是，他最多只能教祖安到这个星期。

那，只剩三天了。

寻欢自书房出来时，已不见池瑛的身影。

她又躲到她房间里去了。

他考虑片刻，决定将找她的渴望压抑下去。

这个星期结束前，该处理、解决的事，必须完成。他的时间不多了。

池瑛刚躺上床，一个人平空在她床边冒出来，吓得她坐直起来。

“谁……方亭！”她意外又高兴。“你这么快就回来了。”方亭仍是一身飞行装束，摘下帽子，一头发曲长发如飞瀑飘下，她的美狂野而热力四射。

寻欢怎会对方亭无动于衷，看上她这个连塔里的花都称不上，充其量不过是塔角一枝草的女人？她妈妈说她自卑，或许是有几分道理。

用手指爬梳头发，方亭瞅着池瑛。“这话没有弦外之音吧？”“什么？你想到哪去了？”池瑛有些生气，但想到黄昏时和寻欢在公园亭子里吻得难舍难分，又对朋友有些歉疚不安。

“好吧，算我多心。”方亭展颜。“对不起啦。”池瑛苦笑。

“不要生气嘛。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我不相信的是他。不管我爱不爱承认，他是有他的魅力的，只要略一施展，很少有女人抗拒得了，何况他亲口告诉我他喜欢你，他觉得你与众不同。”至少关于寻欢的魅力令人难以抗拒，方亭说得一点没错。

“你不是说，他喜欢我是像你喜欢我一样？”池瑛努力表现得若无其事，却心如刀割。

“他一张嘴甜如蜜，为求达到目的，什么话说不出来？所以我有空就尽快赶来看看。

他若看准你单纯好骗，我肯定不饶他。”寻欢想脚踏两条船？池瑛不相信。

但她不能对方亭说寻欢爱的是她，方亭会伤心死了。

“他现在在干嘛？”“刚陪祖安做完功课，我听到他上去阁楼了。”“他没有骚扰你吧？”池瑛摇摇头。

方亭很高兴。“算他识相，这次也许真的改头换面了。浪子回头金不换，是吧？”池瑛点点头，难过得不想说话。

“你知道，池瑛，我差点以为你已经爱上他了呢。你看到他时，整个眼神和表情都亮了起来。”“你看错了。”池瑛淡淡地说。“我只是觉得他人蛮不错的。他不像你形容的那种花花公子。”“在你这种小乖女面前，他露出本性，不把你吓跑才怪。那他只好去住酒店，哪里能在这白吃白喝白住？”“不要这么说，寻欢在这帮了我们不少忙。”“听你叫他寻欢，实在很奇怪。”脱口而出后，方亭立刻记起少白要她暂时别说出他的其名，以免池家人对他“另眼相看。”她嘲讽他：“你也知道你的恶名留下的恶果啦？”他一吻她，她马上百气全消。

“我是说，”方亭连忙修正，“我以为你们都叫他小李飞刀。”池瑛笑笑。

“你上去看他吧，不要在这瞎扯谈，坐立不安的。”“那我就不客气啦。”阁楼没开灯，也没人，方亭奇怪地张望时，暗里一双手蓦地把她抱起来，丢在床上，接着就迫不及待脱她的衣服。

她咯咯笑。“讨厌，吓人一跳，想我吗？”“去那么久！”他埋怨。

“哼，试试你的定力。”“我安分得很。哎，你这个什么东西？想想办法好不好？”“你功力退步啦？”“这可是你自找的。”他手一场，她的连身飞

行装连同内衣裤一并散开，变成碎片。

方亭一上阁楼，池瑛即离开房间，下楼走到庭院。

她无法忍受坐在房里，知道他们就在楼上，知道他们一定会……会吗？寻欢会不顾及她就在楼下？但，她看不见，不是吗？我从来没有像吻你那样吻过她。

池瑛双手抱着头，吞下痛苦的呻吟。

是她自己说的，即使男人不专一，女人既付出了感情，受骗或被玩弄，亦是心甘情愿。

不，她不怨也不怪寻欢。怨怪别人，仿佛自己不必负责任。但她并没有被迫喜欢他，他亦不曾勾引她。

寻欢是令人无法抗拒的，但她若是男人，只怕也不能抗拒方亭。

只是，她不要夹在中间，否则当她开始自怨，岂不更悲惨？

早上池瑛不想和寻欢及方亭照面，她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，因此她一早就出门，留了张字条，请她妈妈转告，麻烦寻欢上山前代送祖安上学。

其实她这是多此一举，过去几天，都是寻欢带祖安去学校。

“池老师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”当天，不晓得多少老师和学生问她这句话。

池瑛照镜子，看到一张戴着黑眼圈的苍白的脸，果然一副病相。

平时顶多和她碰到面，淡淡打个招呼的老师们，都来嘘寒问暖，殷殷关切，还有老师叫她请假回去休息，愿意代她的课。

班上的学生今天格外听话守规矩，甚至有好些个学生，下课时间抢着轮流给她倒热开水、倒茶。

池瑛感动得盈泪欲泣。

看来长久以来都是她自觉与“人”不同，尽量和其它人保持距离，担心一个不留神，人们会发现她非寻常人，用异样眼光看待她，无形中，造成了和同事间的疏离感。

久而久之，她忘了她才是制造距离的人，而当他们以为她需要帮助，一个个都将温暖的友谊，双手捧来给她。

教务长的弟弟尤其殷切，只差没有把医生请来教室为她诊病。

“我真的没事，”池瑛再三向他保证，“只是没睡好而已。”“池瑛，我知道我配不上你，也知道感情是不能勉强的，但我们可以做朋友的，是吧？”

“我们当然是朋友，赵老师。我们是朋友和好同事。”赵家平外貌平平实实，有些女老师打趣他“信用可靠”。他给人的感觉的确如此，可靠、可信赖。

“不要说配不配。如果你一定要这么说，应该是我配不上你。”“那么，是我们没有缘分。”是的，她和寻欢大概也是没有缘分吧。

“既然你没有不舒服，不知道你今天放学以后有没有空？”池瑛如果再拒绝，便是不知第几百次拒绝他了。

而他已表明放弃追求，只要求做朋友，她再回绝，就其是拒人于千里了。

可是，她要是这次答应他，下次呢？仿佛看出她的为难，赵家平补充说道：“今天是校长的生日，校长夫人在家宴请所有的老师，给校长庆祝。”

“啊，我不知道今天是校长生日。”“其实是老师们想请校长吃饭。这学期结束，校长要退休了。”距学期结束，剩下不到两个星期。这件事，池瑛居然

没有听闻，她感到十分惭愧。

“大家想借着给校长庆祝，顺便为他送别。校长夫人不要大家破费，主张在家里吃，她做些家常菜，大家聚聚。”“我太不关心学校的事了。”她难为情地低语。

“你是个关心学生、爱护学生的好老师，人人皆知的。老师的职责不就是如此？其余不过是闲琐事，但若偶尔参加类似的聚会，老师间互相教学交流，交换心得，也是蛮好的。”池瑛点点头。“我应该准备一份礼物吧？”

“心意到就好，校长夫人声明不受礼。我们放学以后好几个人会一起先去校长家帮忙，你要不要一道？”他特别提出“好几个人”，倒让他瑛觉得自己太小心眼了。

“好，我和你们一起去。”到了校长家，她却看到一个她没想到会看见的人。

寻欢正在厨房掌厨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“你……你在这做什么？”她吃惊地问他。

“你的校长夫人，是我的中学老师。”他微笑告诉她。

“听起来像台词。”池瑛喃喃，不相信有这么巧的事。

校长夫人走进来，解了她的疑惑。

“是真的，寻欢是我班上的高材生。”寻欢挤挤眼睛。“身材最高的学生。”夫人呵呵笑。“还是这么谦虚。既然你们认识，那最好了，池老师，请你在这帮我监督他吧，他不肯让我进来，我怕他把我的家传瓷盘打破光光。”池瑛本来是进厨房帮忙拿茶水出去的，校长夫人拿走了托盘，她顿时不知要做什么，只会怔怔看着寻欢。

“噢，发什么呆？把这些菜洗一洗，夫人吩咐你帮忙，不是叫你和我眉目传情哩。

虽然我不是很介意，不过等一下有二十几个人等着吃呢。”“夫人叫我监督你。”“哎，那是叫你帮忙的客气说法嘛，你以为我的谦虚如何学来的？”她只好挽起袖子帮忙洗菜。

直到后来校长夫人探头进来，问还有多久可以开饭，没有人到厨房来“打扰”他们。

7

聚会散后，寻欢牵着池瑛的脚踏车，两人由校长的宅邸步行回家。

一路无语，而后，寻欢轻轻打破沉默。

“圆月。”池瑛举头望望浑圆的明月。

“圆月怎样？”“我以为你打算永远不和我说话了。”她不作声。

整晚她都没有说太多话。在厨房里时，她也不大吭声。

“我知道昨晚方亭回来过。”她瞥他一眼。“她又走了？”他点点头。“至少我早上出来和下午回去时，都没看见她。”她是不是在他房里过夜？池瑛不敢问。

她在院子里待到过了午夜才回房间，并没有看到方亭。

“她又对你说了什么？”“什么意思？”“你今天又不理我了。”池瑛别转开脸。“我要怎样才算理你？”“瑛，有些事，不是你所看到的表面那么复杂。”“这句话太深奥了，我不懂。”“你仍然认为我和方亭关系不寻常，是吗？”“我不知道。你和她有‘关系’吗？”忽然觉得她的口气太尖锐了，池瑛做个深呼吸。

“对不起，不干我的事。”“如果你和别的男人在一起，而且不是泛泛之交，我绝不会说不干我的事。”池瑛站住，瞪他，“方亭敢作敢当，敢爱敢恨。她和你若只是泛泛之交，她不会明知你对她无意，无聊的纠缠你，又提醒我小心防范。”“防范我？”“她怕我受骗。”“她对你的忠诚、真挚，令我感动，可惜她自己是非黑白真假不分。”“什么意思？”寻欢叹一口气。“她以为的我，不是我。”“不要打哑谜。”“我说得很明白。本来我不想告诉你，我想你不会相信——而看来我料得不错。

可是方亭食言，在我们中间作怪，我若任她胡搞下去，就会失去你。”
“你并没有得到我。”寻欢的脸微微变色。

“你不想告诉我的是什么事？”“你全心全意相信方亭，她说的任何话你都一字不漏吞进去，我说的，有用吗？”“方亭没有骗过我。她也许好玩，有时有些夸张，但她没说过谎。”“我骗了你，对你说过谎？”“我不知道。或者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方亭担心我被你骗，既然你似乎比我了解她，知道她一些我不知道的另一面。”“我不比你了解方亭。我告诉过你我只见过她一次，而且是远远看见她，只看了一眼，连句话都没说。”“那么你一定观察入微，就那么远远的一眼，你就可以断定她是个是非黑白其假不分的人。”寻欢咬咬牙，又无奈地摇摇头。“假如方亭是男人，你这么护着她，我想我会揍她一顿。”“看不出来，你竟有暴力倾向。这是表示你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，是吗？”“谢谢你没有说是黑暗面。”“心照不宣就好了。”也不晓得为什么，池瑛自己忍不住笑出了声。

寻欢也笑了。“瑛，我们能不能撇开方亭？就你和我，不是单纯得多吗？”“我就是人单纯了，单纯到大概近于愚蠢，所以方亭老要扮演我的骑士。”“可惜她没有生为男儿身。”池瑛瞅着他。“你真要和她动手，她未必会输。”他苦笑。“我已经输给她了，不是吗？你对她深信不疑，对我则半点信任也没有。”“这无关信任，寻欢。”静默半晌，她说：“你和方亭，你们都有种光芒四射的特质，在一起，你们会是很出色的一对。”“于是你慷慨地把我让给她？你得教教我如何宽大我的心胸，池老师，因为若有人和我争你，我做不到拱手相让，安静的走开。”“很简单。”她举步走开，他一伸手就攫住她。

“真要命，瑛，你根本不明白，方亭要的不是我呀！”她扭头瞪他。“你家很有钱？她要的是你能给她的名利、地位和权势等等？寻欢我们谈的是我的好朋友，你忘了，我对她知之甚详。”“你看连续剧太多了。我没说她要的是那些东西。她要的不是我，是另外一个人，她错把我当成他了。”“你才看了太多情节错综复杂的文艺小说了。接下来你要告诉我，这另外一个人正巧是你的孪生兄弟，你们的长相、身材、性情，不分轩轻，以致没有人分辨得出谁是谁。”他干涩地一笑。“不幸，我是有这么一个‘孪生’弟弟。”“哈！”池瑛甩开他，大步往前走。

寻欢扔开脚踏车，追上去，抓住她双肩，将她转向他。

“我的‘孪生’弟弟叫李少白……”“你叫李寻欢，他为什么不干脆叫李

太白？或索性就叫李白？我敢说，你家还有个李商隐、李后主、李清照呢。”
“信不信由你，统统都有。是有李自成、李鸿章、姚仙女。”池瑛张大眼。“姚仙女？”“我妈妈。”她张口结舌。

“少白和我除了外貌、身材，确是像得难以分辨，性情却是南辕北辙。”
“方亭……”“爱的是少白。他们好过一阵子。他们分手，我并不意外。少白身边的女伴都不持久，方亭算是最久的一个了。”池瑛半信半疑。“她和少白那么要好的话，怎么可能把另一个人当成他？我就绝不会弄错，不管你们外表多么相像。”寻欢愉快地温柔微笑。“方亭不是你，瑛。”她领悟了自己的语病，不禁双颊赧红。“那只是个……比喻。方亭不会这么糊涂。”“或许她聪明一世，偏偏就糊涂这么一时。”池瑛想了想，还是不相信。

一个人怎么可能错将另一人当成自己所爱的人？“除非你们接吻的方式也一模一样。”她不自觉地脱口而出。

寻欢笑笑。“我不知道。我没吻过我弟弟。”池瑛脸更红了。“这件事太荒谬了。”“我同意。”“若你说的是真的，你没告诉方亭，同她表明身分吗？”
“你那个知之甚详的好朋友，你想她会给我说明的机会吗？”方亭霸道起来，确实颇唯我独尊。

“等我好不容易找到个空隙发言，她一口咬定我假装，认定我打算玩弄你，我对她多说何益？”“你可以把你弟弟找来，当面对质，不就澄清了吗？”
“我联络过他，他答应会来。不过他正在瑞士参加滑雪比赛，也许是赛事绊住了他。”池瑛不说话。她仍然不相信方亭分不清两个男人，哪一个是她的情人。

“我知道除非少白出面，否则这件事很难凭我单方一面之词，说服你来相信我。瑛，我只要你，别在可以证明我无辜之前，先判我有罪。”“谁判你有罪了？”“好吧，是判我三振出局。现在是三好球，还是匹坏球，还不知道呢。”“谁是投手？谁是裁判？”“都是你。我是捕手。”“为什么？”
“唉，好坏球我都要想办法接呀。”池瑛无法不笑。“你要这么比方的话，投手应该是方亭。”“哎，我现在听到她的名字就头痛。不过你说得对，她是投手。你会做个公正的裁判吧？”“我既是裁判，公正与否，由我决定。”“我相信你。”他又来了，那种柔得要把她融化的目光。

池瑛转移视线。

“我的脚踏车呢？”他走回去，扶起倒在路边的脚踏车，两人再次朝回家的路并肩行去，但这时气氛融和多了。

他一手牵脚踏车，一手牵握着她的手，她没有反对，轻轻地回握他。

“如此月光，有你在身畔，我愿意和你携手走一辈子。”他低语。

“一辈子是很长的。”她轻声说。

“不，不够长。”他握紧她。“我要两辈子，三辈子，生生世世，与你为伴。”“多无聊，若守着同一个人。”他低首凝视她。“这算是求婚，你明白吧？”她一震，抽出她的手。“不，我不结婚。”“你赞成同居？我以为你是比较传统的。不过……”“你不明白。”她快步走向家门口。

然后突然想起来，“哎呀，我以为你会去接祖安放学的。”“我接啦，我送他回家，才去校长家的。”“哦。”池瑛放了心。

“但是，你有没有想过？他是个大男孩了也许他喜欢偶尔和同学起上学和放学回家。”“我们每天来回的目的地相同，所以总是一起出门，一起回家。”池瑛正要开门的手停住。“他说了不想有个大人在他身边吗？”“他不

必说。有个大人在一起，同学想找他也不敢过来，何况你又是学校的老师。

他需要朋友，需要玩伴。”“他常常回到家放下书包，便跑出去和他的朋友打棒球呀！”“他一个人打棒球，瑛。他是投手、捕手、外野手和裁判。”池瑛胸口一紧。“我……都不知道。他回来时总是一身泥土，满头大汗，玩得好开心的样子。”“他一个人扮演那么多角色，不满头大汗才怪。幸好他这年纪活力充沛，要是我，早就不支了。”她仰首看他。“你来以后，都是你陪他玩。”“嘿，我年轻过的，还曾是棒球选手呢，多少年没有机会卖弄了。”“谢谢你，寻欢。”“自己人，不必言谢。”他为什么这么好？池瑛推开大门，心想，好得不像真的。

进了前院，发现客厅内亮着一盏灯，池瑛吃一惊。

她父母都习惯早睡，现在已经将近十一点了。

她加紧脚步，寻欢放好脚踏车，疾步跟上她。

客厅里一个男人背向他们踱着方步，听到声音，转过身。他一脸的胡胡，又黑又瘦，以致池瑛隔了半晌才认出他。

池韦。

她哥哥回来了。

“哥。”池瑛不可置信的喃喃低语。“池韦。”池韦走过来。

却不是走向她，他笔直走到寻欢面前，伸出手，和寻欢用力一握。

“谢谢你，寻欢。”“不客气，池韦。我很高兴你作了正确的决定。”寻欢说。

而后池韦才来拥抱他目瞪口呆的妹妹。

“谢谢你，瑛瑛。辛苦你了。我……对不起你，对不起爸妈。”池瑛左右环顾。“爸妈呢？他们不知道你回来？”“我等他们都睡了才进来。”池韦低低说，“我鼓足的勇气，只够我回到家门口，我还不晓得如何面对他们。”寻欢一手搭上他的肩，拍拍他。“我想他们会接受你，就像他们自自然然接受我这个陌生人。”“那是不同的。你没有把一个未足月的孩子丢给他们，十年不闻不问。”“你上去看他没？”池瑛问他。

池韦点点头，神情黯然又怅然。“像他妈妈。”十年不见，池瑛这时觉得池韦似乎老了不止十年。他看上去十分憔悴。

教爸妈见了，不知要有多心疼。

“时间晚了，”寻欢说，又拍拍池韦，“好好睡一觉，一切明早再说。”池韦感激地点一下头，目光询问地投向池瑛。

“你的房间，妈还是天天打扫。”池韦无语，然后上楼去了。

池瑛隔了半晌，想起来——“啊，阁楼的箱子都堆在那房里。”“我已经挪开了。”寻欢静静告诉她。

她瞅着他，满腹疑云。“你早知道池韦今天要回来？”“我不知道。早上出去以前，池妈妈叫我帮忙把那些箱箱笼笼移到墙边。我想它们本来在阁楼，我其实不需要那么大的空间，于是将它们搬回原处。”“你怎么会认识我哥哥？”他梆秘地一笑。

“难道你们是中学同学？”“那时候就知道有你，不会等到现在才追你，说不定我们已经儿女成婚了。

池瑛红着脸白他一眼。“嗟，你中学时，我才几岁？”“我可以等，瑛。”他语意深长。“对你，我有无限的耐心。”池瑛怕再说下去，她又要迷醉在他的魅力和情意中，便径自上楼。

她总感到不大对劲。池韦和寻欢，怎地像老朋友似的？若他们是旧相识，寻欢便知道池韦以及家人皆拥有天生异能。

那她还有什么好顾忌的？除了不想成为方亭和寻欢之间的第三者。

然而寻欢全盘否认。

关于他有个孪生弟弟，究竟是真是假？他说得头头是道，不像在编故事。

池瑛埋在枕头中呻吟。

这真是好事多磨。烦死人了。

一方面兴奋离家十年的哥哥回来了，一方面担心爸妈，同时担心池韦不敢面对他愧对的父母，像十年前一样，逃避现实，再度不告而别，池瑛这一夜睡得极不安稳。

旭日初升时分，她即下床，睁着睡眠不足的眼睛，先去哥哥的卧室。

室内无人，床褥整整齐齐，不像有人睡过的样子。

气死人，他当真故技重施？早知道，昨晚见面先骂他一顿。

池瑛草草梳洗，赶快下楼，仍抱着一丝希望。

或许他今早要面对爸妈，人紧张，比她还早起，在某处思考一会儿如何向二老解释他的一去十年无音讯。

她没找到池韦，却看到池妈妈盘腿坐在前院草地上。

“妈。”池瑛站在她面前，微微弯身，“你这是干嘛？”什么时候打起坐来了？池妈妈睁开一只眼睛。“冥想。”“冥想？”“啧，这也不懂？去查字典。”池妈妈的眼睛又闭上。

池瑛打量她，看不出她有何异样。

“妈，你今天好早。”池妈妈睁开另一只眼睛。“早早早，今天大家都很早。”“大家？”“怎么搞的？你今早成了鸚鵡啦？”“大家，是哪些人？”池瑛小心地问。

“寻欢上山了，有急诊。天没亮，一个黑黑壮壮的小胖子来找他。”池妈妈伸伸腿，池瑛退后两步，看她站起来。

“还有谁？”“啧，家里就几个人嘛，一个一个的问。”池妈妈埋怨，嫌她啰唆。

“那……那个……”池瑛吞吞吐吐，就是不敢贸然提及哥哥。

“祖安和寻欢上山了。”“那怎么可以！”池瑛喊。“今天要期末考哪。”

“哎，寻欢自有分寸啦，到了上学时间，他会送祖安去学校。”池妈妈走进厨房，池瑛尾随。

“爸爸……”“看房子。”“看房子？”池瑛困惑地皱皱眉。“一大清早看什么房子！”“房子就是房子嘛。喏，我们住的，这就叫房子。当个老师，房子都不知道。”说到知道不知道，池瑛蓦地想起来——“妈，你早知道哥哥要回来！”她可不是在发问。

昨晚寻欢不是说了吗？池妈妈叫他帮忙移走阁楼的箱子。

池妈妈眉一扬。“我的眼睛像两颗水晶球。你爸爸就是因此爱我爱得不可自拔。”十分得意地，她眨眨眼睛。

真是的，她妈妈的预卜能力，她怎么忘了嘛，白紧张了一夜。

但，搬箱子何必找寻欢帮忙？这种事对池妈妈，不过是弹指的功夫。

池瑛一下子升起好些疑惑。

“妈，你既然预知了哥要回来，怎地吭都不吭一声？”“我不确定嘛。”

池妈妈开始把面粉和她已用搅拌机打成泥的玉米浆拌在一起。

“以前也有几次感应到讯息，结果什么也没有。这次讯息稍微强一点点，我想还是不要太快欢喜的好。”而她现在显然要做玉米饼，那是池韦最爱吃的。这应该表示他还在家。

“爸……知道了吗？”“哎，刚刚才告诉你，他们去看房子了嘛。”“他们？爸和哥哥！”池妈妈丢给她一个“你有毛病啊”的眼光。

“你没说他们，你只说爸去看房子，”池瑛指出。

“是你一个一个问的。”池瑛转转眼珠。

池家的人都很有耐性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

“妈，你知道寻欢和哥原来就认识吗？”“你这丫头，如此健忘。我们两家是亲戚，认识有啥稀奇？”“我就不晓得我们有这门亲戚。”“你那时太小，不记得了，不是不晓得。你看你，长得这么大，光长年纪，不长记性。”小时候就不记得的事，长着长着就会记起来了吗？她妈妈这话说得好没道理。

池瑛只得再度撇下这个她询问了若干次，皆问不出所以然的问题。

“祖安知道了吗？”这件事很重要。

出生不久即不见了父母，他也许没法接受父亲突然出现的冲击。

“哎呀，瑛瑛，你今天早上怎么回事，净尽问些没头没脑的话！祖安怎么不知道？他叫寻欢叔叔不是吗？”“妈……”叫了一声，池瑛顿然恍悟。

寻欢把祖安一早带走，是要私下单独告诉男孩他父亲回来的消息，好让他有个心理准备吧？他竟如此心细如丝。教她如何不爱这样一个处处为他人设想的人？“光叫妈，怎地没下文了？”池妈妈摇动平底锅里的油，嘀嘀咕咕，“嘴里叫着妈，心里想着男人，哎，女大不中留哦。”池瑛颊边一阵红。“妈，你说话越来越像爸爸，上句不对下句。”“嘿，这叫夫妻同心，你学着点，受用无穷的。”“我学它干嘛？我又不嫁。”“不嫁老想着人家！光用想的，就能造人了吗？”“妈！你扯到哪去了？”池瑛跑出厨房，站在前院，面向大门，希望她父亲和哥哥回来时，她能第一个看见他们。

希望他们父子化解掉十年的结。

看房子做什么？难道池韦回来是回来，但不要住在家里，要搬出去？忽然，池瑛仿佛听到人说话的声音。她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去打开大门，但没见到半个人影。

她听了听声音来处，转身，举手遮眉，抬头望，不禁大吃一惊。

并肩坐在屋顶上的，不正是她爸爸和她哥哥吗？低低说着话的，是池韦。

池瑛看不清他们的表情。为什么坐到屋顶上去说话呢？她回到厨房。

“妈，爸和哥在屋顶上。”“不然他们应该在哪？”池妈妈的口气，仿佛她大惊小怪。

“你不是说他们去看房子？”“我有说‘去’吗？真是的。听话也不听周全。该听的都不听，不该听的却牢牢记着。这是‘人’的毛病，知不知道？所以‘人’有争不完的是非，黑黑白白乱搅一气。”池瑛张开嘴，又闭上。

思考片刻，她说：“妈，你今早非常哲学。”池妈妈咧咧嘴。“哲学是我的专长。”“仙也有黑白不分的仙，妈，不是每个仙都有一双水晶球眼睛，将一切看得分分明明。”“人也好，仙也好，要紧的是，知道自己是什么。与生俱来的本能，只要是善，不必为了迁就，弄得人不人，仙不仙。”“妈，没有这么简单容易的。”“再简单不过了。告诉你，一个心思纯正，心念善良，不

欺人，不害人的人，就是个仙。

一个借着法力作恶，欺压善良的仙，和那种嘴里念佛，却为了私欲无所不用其极的人，没什么两样。”“妈，你这番训词，怎么对着我发作？我没藉法力伤害过谁。”“可是拥有法力，对你，是个耻辱。你努力使自己像个人，然而你不完全是他们的一份子。这和一个人不好好做人，有何不同？”池瑛哑口无言。

“碰上这种人，我真想叫他或她向大众大声公布：‘喂，大家听着，我不是人’。”“唉，妈，没有‘绝对’这回事。”“对呀，所以有‘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’这句话嘛。和‘人’在一起，你说‘人’话，做‘人’事坏事不算哦。当你和同族在一起，你是你嘛。”池瑛再度无话可说。

“像祖安吧，压抑了他这么多年，他少了多少乐趣？”“那时我、你及爸一起商量，同意的了。”“那时他小，我和爸爸同意你说的，他需要以正常的方式交朋友，以正常的方式成长，不至于仗着有法力投机取巧。”池妈妈将煎好的玉米饼一张张凌空掷出，让它们一一落在离炉子有段距离盘子里，池瑛看看，没有像平时那般喊叫反对。

“但是，他十岁了，他有半个朋友吗？你像老母鸡似的看着、护着他。”池瑛抿着嘴。

“我知道你疼他、爱护他。”池妈妈柔和地拍拍她。“可是这么下去，这没有自我生存的能力的。”“你不曾今天才想到这个问题。哥哥回来了，你才提出来。”池瑛顿住，张着嘴。

“池韦要带他走？是吗？他不会像我们这样小心翼翼不让祖安知道他该知道的事，是吗？”“重点在你最后一句的最后几个字，从‘不让’开始。”池瑛皱皱眉。“妈，拜托，就这一次，说话不要留个玄机让我猜好不好？”“猜测是最要不得的，你不肯运用你的天赋能力，怪别人出谜语给你猜。”“你没把你的读心术传给我。”池瑛抗议。

“我给了你一颗心。女儿，有时听话不能光用耳朵，是要用心去听的。所谓读心术，不过如此。‘人’也可以有读心术，不过他们经常眼睛蒙尘，双耳藏污纳垢，干净、纯洁的声音和东西，听不到、看不清，怪空气不好。空气不好，也是‘人’造成的。”池瑛不禁笑出来。“池妈妈，你今早特多高论。我长这么大，难得听你说这么多话。”“所以你耳朵里尘垢厚得生茧，我一次给你来个大扫除。”厨房门边，传来一个些许犹豫的声音。

“妈……早。”是池韦。

“早早早。”池妈妈眉开眼笑。“屋顶修补好了吗？”“嘎？”池韦一脸迷惑。

池瑛失笑。“你离开太久啦，妈的仙言仙语都听不懂了。”“对他来说，是‘鲜言鲜语’。”池妈妈挤挤眼睛。“久没听，新鲜得很，爸爸呢？”问着，她已走了出去。

她妈妈知道她哥哥有话要私下对她说。池瑛才想着，便听池韦问道——“能不能跟你说几句话？”

池瑛早上差点迟到。池韦的几句话，结果是一箩筐的问题。

他最疑惑和担心的是，他发现池爸爸似乎听不懂他说的话，总是答非所问，一个早上，父子简直是在各说各话。

池爸爸这种现象，始自儿子和媳妇相继离家以后。池瑛不想如此告诉哥哥，以免增加他的愧疚和罪恶感。

“这些年，爸改变了他的表达方式。”她如此回答，“你慢慢会习惯和了解他的方式的。

而且他年岁大了，有些弱听。”池韦问得最多的是祖安。

他昨晚后来睡不着，寻欢正好敲门看他是否安适，两个男人在阁楼聊了一夜，所以其实寻欢已回答了他不少问题。

池瑛也有问题想问他，可惜时间不够，她得赶去学校。

到了学校，她先去祖安上课的课室，看到他已坐在他的座位上，她才稍稍放了心。

稍稍，因为她担心池韦回来的消息会影响祖安的情绪，进而影响他今天的考试。

因此第一节考完，池瑛破例抛开以往的顾虑，去祖安的课室找他，把他叫到走廊外面。

“考得如何，祖安？”他睁大眼睛奇怪地看着她。“很好啊。你以前都不会来问的。”“哎，以前是以前嘛。你……呃……”池瑛不知道接下来的问题从何问起，如何问才适当。

虽然祖安看起来毫无异状。

“还有什么事啊，姑？快点啦，我还要看书耶。”“唔，没有，没事。你没事吗？”“有啊，要准备下一堂的考试嘛。”池瑛只好赶快让他回课室。

等到中午，她再去找他，发现一群人包围着他，看到她，他向她挥挥手，又和他的同学们说了一会儿话，才跑出课室。

“啧啧，不用担心啦，我考得很好，太容易了，一块蛋糕。”不等池瑛开口，他得意地说。

“还要考两天呢，就要奖赏啦？”池瑛拍他一下，见他自信满满，她很高兴。

“啧啧，是英文啦。APieceOfCake，一块蛋糕，就是很容易，小意思。飞刀叔叔教我的。”“李叔叔就李叔叔，不要乱叫。”“哎呀，他都不Care，随和一点嘛。你就是太紧张，小心神经衰弱哦。”池瑛啼笑皆非。“这也是李叔叔教的？”“这是在下小生敝人我的小小高见，请笑纳。”他嘻嘻笑。

惹得池瑛也笑了。祖安活泼了许多。不用说，又是寻欢的功劳。

“李叔叔早上带你上山？”他立刻眼睛闪亮。“对呀，好厉害哦，看他把一个肚子大得像座山的女子，”他夸大地比着，然后弹一下手指，“就这样，一下子医好了。一块蛋糕。厉害得很。”“是生孩子？”“啧啧，不是啦，胀气。有够夸张咗，肚子里装那么多气，不知道是不是用打气筒吹的，比气球还大哦。如果是装了小孩，大概有十个。”“后来呢？”她问的是，之后寻欢带他去何处，对他说了什么。

“后来，更夸张。她放了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大的屁，有够夸张的臭，所有的人都逃出了屋子。哈哈哈，好好笑哦。”“然后李叔叔带你来学校？”“没有啦。”他摇摇头。“他帮我温习一下今天要考的科目，臭屁大肚子女子的先生又跑来喊救命，因为她一直放一直放，放得他们受不了，要飞刀叔叔快想

想办法。他去想办法，我和臭屁大肚子女子的儿子一起来学校。好棒，姑。我以后可不可以每天和他一起来上学？”池瑛吓了一跳。“你要每天走上山，再和他一起上学？”“不是啦，我和他约在石头溪，从那边一起走来学校。可不可以？飞刀叔叔说要问你。”他恳求、央求地摇着她的手。

“可以，当然可以。”“哇，好，好！谢谢姑。”池瑛微笑。“李叔叔有没有跟你说什么？”“说什么？”“唔，除了温习功课，他有没有和你聊别的？”“有啊，聊了。他告诉我一些事。”祖安的表情变了，眼光闪烁起来。

池瑛屏住呼吸。“什么事？他告诉你哪些事？”“啧，男人的事，你不要问啦。”“什么男人的事？为什么我不能问？”“哎呀，你是姑姑，我不可以骗你呀，可是我不能告诉你嘛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要信守约定和承诺。你别为难我吧。”池瑛顿时给他说得无以为继。

他的一个同学趴在窗台上叫他，“池祖安，好了没有？快点啦！”“好了，好了，马上。”他大声应和，而后些许腼腆地告诉池瑛，“他们要问我数学啦。

你问完了没有？我可以进去了吧？”池瑛忽觉五味杂陈。

“没事了，祖安，你进课室吧。”她注视他奔回教室，迅速被同学们簇拥围住，他脸上的笑容和光荣，是她从未见到过的。

他本来多么畏惧、憎恶数学，现在居然可以教他的同学了，俨然成了专家模样。

最难得的是，祖安没有骄傲，反而有些难为情般。

寻欢教导有方。

祖安的爸爸回来了，然而就许多方面，生活上，教育上，甚至娱乐，寻欢几乎取代了池韦应尽的为人父的责任。

不晓得此一现象，细心的寻欢可有想到？行往办公室途中，池瑛思忖着之间，耳边忽然响起一个声音——“他是我爸爸，他为什么没来和我说话？”是祖安在问。

池瑛吓了一跳，转头，并未见到祖安。

“他很想，可是他不知道要说什么。”这是寻欢的声音。

但是他也不在她左右或附近。

池瑛呆愕地站在操场中央。那两个声音的谈话继续——“他不要我，他们都一样。他和我妈妈。”祖安郁郁不乐道。

“不是这样的，祖安。”“就是这样。我很小很小的时候他们就不要我了。你看，我都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，我没有见过他。”“你爸爸说你长得很像你妈妈。”“那她一定很丑。所以他走了，不要她，也不要我。”这句童言稚语，令池瑛不觉微笑，同时感到一阵酸楚。

她仿佛也听到寻欢低沉柔和的笑声。

“我没见过你妈妈，祖安，不过，你会娶一个很丑的女人吗？”“我才不要哩，女孩最麻烦。我女麻和我姑不算。”池瑛的笑容加深。

“你知道吗，祖安？我小时候说过一模一样的话，但是现在我很想娶你姑姑。”池瑛的脸一下子着火般地烧起来。

“啧，那不一样嘛，我姑姑漂亮，端庄美丽，温柔贤慧，才华洋溢，人见人爱。”寻欢浑厚的笑声似乎充满了整个操场。

“说得好，祖安。”“嘻嘻，我在书上看到的啦。故事书里形容可爱的好女孩都是这样写的。”“所以，将来你若遇到这么好的女孩，你也会想娶她

的。”“不会。我看只有我姑姑最好，我女麻女麻也很好啦，可是她们都太老了。”寻欢的笑声令池瑛浑身为之震动，好象他就在她旁边。

“而你认为你爸爸会娶个很丑的女人，生个很丑的儿子，再把你们都扔在一边，自己走掉？”“唔……他大概不会这么笨吧？我不笨嘛，对不对？”“对。”“那他为什么走了那么久？”“我相信，只要你给他一个机会，他会非常乐意向你解释。”“你是说，我要先和他说话？”“他有可能不敢和你说话。”“因为他不知道要说什么。”“是的。他很担心，也很害怕，他离开了太久，他想，你或许不肯理他，不原谅他。

他为了这些年没有在你身边，感到非常难过和内疚。”“哦。我做错事的时候，爷、女麻和姑姑都原谅我，不会不理我。”“所以，你也可以原谅你爸爸。”“我没有觉得他做错了事啊。他只是……走开了嘛。我妈呢？她有没有回来？”“没有。关于你妈妈的事，或他们为何离开……走开，你都可以问你爸爸。”“我问你不可以吗？”“我不是你父亲，祖安。”“他……我爸爸，他会像你一样，教我功课，和我玩球吗？”“祖安，他是你爸爸耶，有他才有你。他会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事。”“像……你这样……那样……的那个？”“哦，你爸爸做得比我更好？”“太好了！”池瑛等着，却没有下文了。

隔了半晌，她才领悟，她“听”到了一段她不在现场的对话。

但是祖安指的“这样、那样”，是什么？不论她如何集中注意力，用“心”去“听”，就是听不到。

又过了半晌，她明白了。当祖安说“这样、那样”时，他一定做了些手势，身体语所以她“听”不到。

然而仅仅是听到他们的谈话内容，而且是在若干小时之后，当她一个人在另一个地方时，这已经够教她吃惊了。

而且，讨厌，她不能去问寻欢“这样、那样”是怎样。他若反问她，她如何知道他们说的话，她可答不上来。

原来这就是祖安所谓“男人的事”。

其实池瑛十分感激寻欢做的这件“男人的事”，换了她，她不可能处理得比他好。

快放学时，祖安也破了例。应该说，是违反了她的交代。

那是当池瑛教低年级时，祖安一入学，便正好分到她班上。为了避免别人猜疑她有私心，她要祖安除非有特别事故，不要单独到办公室找她，或以为老师是姑姑，他就和其它同学不一样。

他和其它会到办公室找她的学生一样，在门口立正，大喊：“报告，池老师。”池瑛好笑地招手叫他进来。

“李叔叔今天不来接你？”他摇摇头，又露出要求和山上的同学一起上学的央求神情。

“我想和他们一起走，他们要打棒球。他们问我要不要去。”“你想去，也答应了？”“还没啦，我先来问你。好不好？”“不要玩得太晚哦，不然吃饭不等你。”“太好了！谢谢姑……不，谢谢老师。老师再见。不，回家见。

他高兴地跳着跑出去。

池瑛嘴边浮着微笑，眼角濡湿。

不，应该谢谢寻欢。

若是以前，一个星期前，池瑛知道，她会不放心，然后她的不放心便会剥夺了祖安的快乐。

她收拾了东西，准备离开时，想起来她答应祖安跟同学去玩，来接他的寻欢即会扑空。

她连忙赶到校门口，他果然在，不过他在和教务长及校长谈话。

池瑛等教务长、校长走了，才走向寻欢。

“你好象变成风云人物了。”“我想不需要高帽子，我已经够高了。”他比比自己高挑修长的身材。

池瑛笑笑。“祖安和同学一起走了，他们去打棒球。我忘了你要来接他，出来晚了，对不起，让你久等。”“忽然这么客气，我头顶多了个光圈还是皇冠什么的？”两者他都戴之无愧。

她只是又笑一笑，往前走。

“其实我等的是你。”他接过她的脚踏车，轻轻说。

她瞥他一眼。

“感觉上，好久没看到你了。”她亦有同感，而他们昨夜还一起参加校长家的聚会，近午夜才回家。

他陪了池韦整夜，一早就给叫去急诊，又义诊了一天，看上去却仍然魅力无边。

“还有两天，义诊就结束了。”她说，竭力不露出依依之情。

“怎么？已经在赶人啦？”“唉，你是我们家的贵客加熟客哪。”“如此而已，瑛？经过这一个星期，我仍然只是个客人？”她不语。

“或者我该庆幸你没有说‘过客’。”她心里还其是这么想，没说出来罢了。“你还是对我有所怀疑和不信任，是吧？”“不要谈这个好吗？”“好。你想谈什么？可惜我没法把心剖开给你看。不过如此若能得到你的信任，消除你的疑念，我愿意这么做。”池瑛叹一口气。“关键不在这，寻欢。”“是什么？告诉我。”池瑛欲言又止。

她说不出口。

不，不要说吧，反正两天以后他就要回美国了，一别之后，相隔千里，她是人是仙，或半人半仙，有什么差别？“我们太不相同了。”结果她说。

“嗯，我看得出来。你是女人，我是男人。要是我们相同，而我如此爱你，我们其中之一问题大了。”她噗哧一笑。“你不明白我的意思。我不是指性别。”“不管你指的是什么，瑛，世上没有两个嗜好、兴趣、性情完全相同的人。有的话，这两个人绝不能结合，生活在一起，否则非离婚不可。”“什么意思？”“试想想，两个人一动念，想的是同样的事，说的是同样的话，做的老是相同的事情，有何趣味可言？枯燥死了。”“这么说，你不赞成‘个性不合而分开’啰？”“那要看说这句话的人指的是哪一种不合。你看，有人‘因了解而分开’，有人‘因误解而分开’。世上没有绝对的事。”“我早上才说过这句话。”她喃喃地说。

“喏，我们找到一个共同点了。继续合作，我相信我们会在彼此身上发掘出更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。”“那么，久而久之，岂不是终要因为太多相同、相似处，无聊枯燥至极，因太了解而分开？”“别拿我的石头砸我们的脚嘛。”

“李医生，你的主语使用不当。”“池老师，现在不是上中文课的时候。”“我不过引用你的分析做结论。”“我的分析适用于一般‘人’，你、我则不在此范围内。”他注视着她，遗憾的是她没有听出他的强调。

“寻欢，我要在此谢谢你。”“谢我什么？把我们和一般‘人’分门别类？”她坚决不和他谈他口中的“我们”。

“谢谢你为了我哥哥，为了祖安，所做的一切。甚至你来我家以后，我爸爸也开朗了许多。”“为你哥哥和祖安？祖安告诉你了？”池瑛想偷偷撒个小谎，套他的“这样、那样”，可是她做不到。

“没有。他不肯透露‘男人的事’。”“啊，你向他打听我有没有在背后说你坏话？”“我是他姑姑……”“我是他叔叔。”“哼，不必谦虚啦。你是他的偶像。”他大笑。“你呢？”“我这把年纪，膜拜偶像，太老啦。”“我对你没有任何意义，没有任何影响吗？”她静默片刻。“寻欢，不断回到走不下去的起点，是没用的。”“你挥了棒，却不起跑，不到垒上去，如何能得分？”

“我挥了什么棒？”“你吻了我，让我吻了你。那是好开始，但因为你的偏执，最后被你自已判到界外去了。”“你说过我是裁判，”她红着脸争辩，“几时我又成了击球手了？”“就我们，总要一起兼几个补位。”“你忘了投手方亭了。”“你说得对极了，我早忘了她了。有什么理由我必须记着她？”她端详他，他坦然回视。

“你若不是真的清白无辜，就是演技绝佳。”他苦笑。“你忘了加上冷酷无情。”她凝视他。“不，”她温柔地低语，“你不是冷酷无情的人。”寻欢轻轻吐一口气。“总算你开始肯定我了。”“教我苦恼的是，我找不到否定你的理由。”她脱口而出。

他双眸熠熠生辉。“如果我们不是在大街上，我现在就要吻……”“别说。”她伸手堵他的嘴。

他就势握住她的手，轻吻她的指尖和手心。

“暂时权且以此忍饥吧。”他咕哝。

她任由他握着她的手。

“胡说八道。”她嗔斥他。“是你太教人情难自禁。”“你再胡说……”她要抽回手。

他握紧她，拉着她的手贴在胸口。“我对你说的话，无不字字出自肺腑。”“你这人……”池瑛既甜蜜，然不得不勉力压抑情感。“将来谁嫁给你，最好二十四小时看着你，以免你满口花言巧语，到处招蜂引蝶。”“咦，我正是有相同想法。”“你倒有自知之明。”“我想的是，日后娶了你，得想个法子二十四小时守着你，以免男人见了你不知你名花有了主，猛淌口水，酿成水灾。”池瑛好气又好笑。“又在那胡扯。我怎么没看见男人对我流口水？”“你当局者迷嘛。既然你我此共识，心念一致——看，又一个共同点——我们就来想个方法，把彼此日夜栓在一起。”“越扯越离谱了你。”“这可是你先提出来的绝妙主意，我不过欣然附议。”“我看你是感染了我爸爸的乌龙接句方式。别人说东说西，你自管天南地北。”“将要成为一家人，理当濡沫……濡沫……老师，请赐教。”“不必了，我们不会成为一家人，不必濡沫了。”她仍给他逗得笑不可抑。

寻欢沮丧、挫折形于色。“你真的如此狠心，完全不留半分余地？”“寻欢，我是为了你好。”“你不肯嫁给我，却要替我作主决定什么对我最好？”

“我……”“你真的为我好，就应该嫁给我，为我生半打像祖安这样的儿子，半打像你的女儿。”“像有什么好？”“像你，固执又有理说不清，男人拗不过，头痛之余，只好退避，十分安全，不容易受骗上当，我们做父母的可少操许多心。”池瑛失笑。“八字没一撇，你想得可面面俱到。”“要合八字还不简单，我恰巧略懂皮毛。”他拉她站住，一手支起她的下颌，煞有介事端看她的五官。

“你是宜家宜室宜夫宜子之相，我看过我自己的了，我是宜家宜室宜妻宜子，我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双。”“这合的是哪门子八字？这该叫‘合相’。哎，我跟你瞎扯什么呀。”有那么片刻，池瑛当真给他唬住了，以为他五花八门无一不精呢。

“等等我嘛，瑛，不要走那么快。”“我推着脚踏车呀。”“你人高腿长，你的一步是我的两步呢。”“那费得了你多少力？”她故意再走快些。

走了没几步，脚踏车吱地煞车停在她前面，挡住她的去路，寻欢骑在上面。

“上来。”她看着脚踏车前杆，看看他，很是心动。

“不要。”他挑挑眉。“怎么这么没胆？”她也朝他挑眉。“你说，你不是激将。”他笑。“我说，我不是激将。请上座，池老师。”她再不坐，就显得小家子气了。

她侧坐上前杆。正如她想要又有些怕怕的，她整个人都被围在他怀里。她可以听见他的心跳，可以感觉他吹在她头顶的气息。

这感觉飘飘然，好……“好棒，是不是？”他在她耳畔低语。

她轻轻笑着，不答。

“坐稳哦。”尾音才落，他足下加速踩踏，脚踏车几乎像要在风中飞起来。他们像飞扬了起来。

他转进一条小路，左侧是绿油油的稻田，右侧的菜田开着一大片金黄色花，在他们头顶是碧蓝的天，地平线山那漫染着紫色斜阳。他们飞飘在其间。那像是天堂。

天堂亦不及在他怀中的感觉这般美好。

他越骑越快，她的长发飞起来，她的心飞了起来。

她在笑，他也是。

他们的笑声在风中、田野中、虹影般的夕照中，彷彿天地宇宙均充满了他们快乐的笑声。

快到家时，他减速了，缓缓踩着踏板，不愿意结束这一刻。

池瑛也一样。

“我从来没有被人载过。”她轻叹。

若能留住美好时光，多好。

“从今起，我是你的专属司机，你永远也不能开除的司机。”“世上没有永远这回事。”“瑛，你不像悲观消极的人。”“我不是。”“那么，你就是偏爱拿冰水往我头上浇。不过，还好，我不怕冷。”“我很怕热。”“我不热，我属温性。”“放弃吧，寻欢。”“除非……哦，糟糕，他们怎么来了？”他们到家了。他对着大门呻吟，喃喃。

池瑛也望看大门。

家里有人，两个陌生客。

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知道。

家里怎么会有访客？她太惊讶了，以致也没去想为什么还没进门，寻欢便“看见”屋内有外人。

“他们是谁？”她问。

他深吸一口气。“进去再说。”寻欢把脚踏车推去院落，池瑛先进屋。

她第一眼看到的是个英俊高大，潇洒不凡，穿了一件长袍马挂的男人。

她看不他的年纪，只觉得他有点面熟。

正当她发怔的当口，那男人展开双臂朝她迈着轻快的步履而来。

“池瑛，你一定就是瑛瑛了。”他给池瑛一个令她几乎喘不过气的拥抱，然后放开，上上下下打量她。

“亲亲，你看看她，简直是月儿的再版。”他唤的“亲亲”，是客厅内另一位陌生客，一个打扮得雍容华贵的美妇人。

她同样打量池瑛一遍，笑得十分妩媚，声音甜得像蜜。

“皇上，你漏了几个字，是像极了，不过是像‘年轻时’的池慕容月。”她念池瑛的妈妈的名字的口气，像嚼一块已经没有甜味的口香糖。

皇上？池瑛眨眨眼。

她爸妈呢？他们是谁？寻欢走进来。

“爸、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”爸、妈？池瑛看看寻欢，看看他们。

他们是他的父母？难怪她觉得那风度翩翩的男人有些面熟，寻欢和他是有几分相似。

但，皇上？

9

一向从厨房后门回家的祖安，今天由前门跑进来，冲到池瑛面前。

他兴奋、开心地大叫：“爸爸去看我们打球，他自愿当裁判。我们赢了！我们赢了耶！”“亲亲”花容失色，纤纤玉手握住脖子。“天哪，皇上，他爱上的是有夫之妇，儿子都这么大了！”祖安这才看到屋内有别人，他立刻跳到池瑛后面，再闪到寻欢身旁。这时池韦进来，他又跑过去拉住他爸爸的手。

“噢，家里有客人。”池韦说。

他和孩子们玩球，玩得和他儿子一样，满头满脸的汗，一身泥土。

“皇上”和“亲亲”都盯着他。

“爸，妈，”寻欢介绍，“这是池韦、池瑛，祖安是池韦的儿子。”“和池英简直像孪生兄弟。”亲亲说，笑吟吟端详池韦。

她说池爸爸的名字，仿佛那是上等佳酿，教人饮后回味无穷。“这对孪生兄弟，出生的时间未免相差太远了。”皇上嘀咕。“过来，韦池，”亲亲拉池韦的手。“让我好好看看你。”“是池韦，李伯母。”池韦说。

“啧啧，叫仙姨。在美国，都是把姓和名倒过来念的。”池瑛想，仙姨？对了，寻欢说过，他妈妈叫姚仙女。

“仙……仙姨？”池韦怔怔说。

“瑶池的仙女。”姚仙女搵搵浓密的睫毛。“你爸爸当年若娶了我——只差一点点——瑶池的仙女便名副其实了。换言之，差一点点你就是我的儿子，呀，那你便可以韦里布将军了哩。”“你有一群哪咤太子，很不错啦。”皇上把老婆的手拉回来。

“说到太子，我们那些太子、公主、郡主，怎么一个都不见？”姚仙女问。

寻欢变了脸色。“他们都要来？”“他们应该比我们早到才对。”他父亲告诉他。

“哦，要命。”寻欢呻吟。

跟着他呻吟声，一名穿著类似欧洲皇室宫廷贵妇的女人，撑着一支白色丝绸洋伞，蓦地现身，自天花板款款降落。

只听得她喃喃抱怨，“正当高潮迭起的时候，下什么金牌嘛，讨厌。”“你只接一支，我收到两支，一支掉在我的‘玉女’嘴里。”另一个声音大声抗议。

寻欢早用双手掩住了脸。池韦、池瑛和祖安，皆目瞪口呆，瞪着平空冒出来约又一个不速之客。

这第二个，穿著合身、帅气的骑马装，双手各举一支金光闪闪的令牌，马靴咚地落地。

“哇，”祖安嘴张的大大的，“好！”“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”一名芭蕾舞伶不知从哪冒出来，喊着，旋转着转进客厅。

池韦及时在她眼看着要撞上玻璃窗前，伸出双手抓住她，使她停下来。

“喔，喔，谢谢，谢……”她喘着气抬头，又急促地连喘几声，对池韦猛眨眼。

“噢，妈妈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我满意。”池韦吓一跳，连忙松手。

姚仙女叹道：“真是我的女儿，母女果然连心哪。”她老公瞪她一眼。“这个，”他抓过他女儿，“已经做爸爸啦。”“没关系，”芭蕾舞伶仍痴痴望着池韦。“我不介意做继母。”接着一声婴儿的号咷，转移了所有人的注意力。

大家都没看到那位美丽的少妇几时、如何坐在沙发上的。只见她迅速解开衣襟，将一只乳头送进婴儿嘴里，婴儿立刻停止哭号，用力吸吮食粮。

“什么事呀，十万火急的？”少妇安抚了孩子，抬头不耐地大声问。

寻欢叹一口气，趋前拉拉他姊姊的衣服，遮盖住暴露的半边胸部。

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池瑛默默数着。寻欢一共六个兄弟姊妹，还有两个未到。

她最想见的是李少白。

不过，目前她最想知道的是，他为什么没告诉她他的家人全都不是“人”。呃，普通“人”。

寻欢接到了池瑛质询的目光，他只能苦笑。现在实在不是解释的时候。

“他们是……什么啊？”祖安扯扯他爸爸的衣袖，小声地问。他看得眼花缭乱。

“他们和我们一样。”池韦回答，把儿子的手握在掌中。

“哇，厉害！”祖安一一看过去，最后他拉紧爸爸的手，决定道：“我还是和你一样就好了。”因为那些对他来说奇装异服的人，正在互相质问、叫嚣，谁也不听谁的。

祖安在安宁、祥和的环境中长大，他身边及他所认识的大人，没有一个像这些人，他觉得他们不像正常人。

池韦目光闪亮，激动、欣喜地蹲下来搂搂儿子。

“对不起。”寻欢来到池瑛旁边，低声道歉。

她瞥瞥他。“待会儿再说。”他露齿而笑，状甚愉快。

“笑什么？”“你的口气像等一下要和老公好好算帐的老婆。我妈和我爸每好好算一次帐，就怀一次孕。”“也许因此你的兄弟姊妹脾气都如此暴躁？”“我只知道我的情况不同。”“如何不同？”“我是他们度第三次蜜月时产生的。据说那段时间我妈异于寻常地温柔、温驯。”池瑛看看正在一手叉着柳腰，一手指着丈夫呱呱的姚仙女，想象不出她温柔、温驯的样子。

不过，池瑛必须承认，姚仙女即使凶巴巴的，仍然凶得十分优雅，而优雅中又有火辣辣的狂野之美。

“你母亲为什么叫你父亲‘皇上’？”“猜猜他叫什么名字。”“李后主。”她在他告诉过她的名字中选出一个。

“他还有个别名，叫天凡。”“一个浪漫得无药可救的皇帝。”池瑛喃喃。这时，池妈妈来了。

“肃静！”她高喊，一手高举着代表李家传令的金色令牌。

李氏一家立即给点了哑穴般，站着或坐着，一动不动地张着嘴。

“她怎么会有我们家的令牌？”姚仙女先发出声音，指着池妈妈，问她丈夫。

“厨房里有个泡在酒桶里的男人，他要我来告诉你们，他到了。”池妈妈说。

一群人争先恐后涌向厨房。

池瑛以为“泡在酒桶”是池妈妈用来表示那人烂醉的说法。

结果不是。那男人真的在一个木制桶内，木桶在餐桌上，厨房里酒香四溢，一张和寻欢有几分酷似的俊脸露出木桶上缘。

“嗨，嗨，嗨，大家好。”他向大家打招呼。他很清醒。

池瑛正猜他是否即是李少白，便听到寻欢其中一个姊妹不以为然地喊——“李鸿章，你在那里做什么？”“就是嘛，还不出来！”李鸿章嘿嘿笑着。“我没穿衣服。”“真是的，穿上呀。”皇上说。

“亲爸爸，”李鸿章说：“如果没什么要紧事，不需要留太久，我想尽快回去。”“没什么要紧事！”姚仙女瞪大一双美目，“没什么要紧事，会把你们全召来吗？”她的儿女们，除了寻欢，统统转向她。

“什么事嘛？”他们一致不耐烦地问。

“也许我还来得及在化装舞会结束前赶回去。”宫廷贵妇说。

“我可不想错过下一场，”芭蕾舞伶说，然后向池韦送个秋波，“除非有人留我。”池韦假装没看见。

“我的比赛还没完哪。”劲装骑师说。

“双胞胎的另外一个等一下醒了要吃奶。”美少妇说：“我老公不在。”“少白还没到。”皇上举手威严地制止他们，“等他来了再说。”他们马上七嘴八舌嚷起来。

“等他？我都又生一堆小孩了。”“那个迟到大王，早知道要等他，我明年再来。”“迟到？他根本常常不到。要等，你们等，我还有个卫冕赛在等我呢。”“我的酒要变成醋了。”“他有说要来吗？他如果说了，他根本不会到。他如果没说，更用不着等他。”真的有个李少白。池瑛不禁后悔曾怀疑寻欢。

而且看起来，听起来，李少白还是个纪录不良的不守时、不守信的家伙。

“圣旨到！”一个响亮的声音在空中某处宣布。

“噢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”骑师咕哝。

但李少白并没有出现。

大家引颈张望、等待时——尤其已好奇到极点的池瑛——一支金黄色，像画轴般的卷轴，绑在一个迷你降落伞上，变魔术似的冒出来，缓缓下降。

寻欢接住了它。

他打开卷轴，在他旁边的池瑛好奇地伸着脖子看。

还真的和古代帝王用的圣旨丝布一样呢。

里面夹卷着一支令牌。

“这小子，竟来对我下旨。”皇上大为不满。“他说什么？”“令牌先到，他随后就到。”寻欢把“圣旨”和令牌一起递给父亲。“请大家稍安勿躁。”“押韵。他还押韵。”姚仙女欣喜若狂。“皇上，我早跟你说了，这孩子有李白的诗才。”“是哟，他出生时，边哭边吟‘春眠不觉晓’呢。”芭蕾舞伶讽刺地说。

“‘春眠不觉晓’和李白有什么关系？”骑师斥道，“‘把酒祝东风’才是李白的诗。有点常识好不好？”“诗就是诗，和常识有什么关系？”宫廷贵妇撇嘴嘲笑他们。“还有，你们都错了，‘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’才是李白的诗。他是个酒鬼，懂了吗？他就是喝醉了，抓着酒壶问老天：‘为什么没有明月？’老天告诉他：‘没有就是没有。’那天不是十五，哪来的月亮？他为了要看明月，天天等，天天喝，喝到醉死。”“那他死以前到底看到月亮没有？”美少妇问。

“我怎么知道？”宫廷贵妇白她一眼，“他又没有告诉我。”他们几个驳来驳去时，皇上频频呻吟。

“李白是看到水中月亮的倒影，醉眼蒙眬，以为那是真的月亮，突然近到伸手可及，他想捞月，因此淹死了。”一干自以为是者，头转来转去寻找这个口齿清晰、头头是道的学者。

“‘春眠不觉晓’是孟浩然的诗，‘明月几时有’是苏轼写的，而且还是宋词，不是诗，和欧阳修的‘把酒祝东风’一样，都是宋词。啧啧，宋词三百首里面有嘛。”祖安又说。

当他们发现说话的人是个小男孩，无不瞪圆了眼睛。

寻欢笑着为祖安鼓掌。

池韦向儿子竖起大拇指。池妈妈在一旁哈哈大笑。

皇上简直要气晕了。那长子李自成不懂诗便也罢了，三个女儿，李商隐、李靖、李清照，今天可是把史上伟大诗人们的诗誉糟塌得一乾二净啦。

“真的是好笑。”姚仙女评道，“一个小鬼，哪里晓得李白怎么死的？”“书上写的。”祖安反驳。“而且我不是小鬼，我叫池祖安。”芭蕾舞伶半蹲到他前面。“你几岁，小亲亲？”祖安被她娇滴滴的声音吓得躲到他爸爸后面。

“他是我爸爸，你问他。”他说。

“你……”芭蕾舞伶立刻回到她最初的心仪者。

“他是我丈夫。”一个冷冷的声音插进来。

池家从来不曾如此热闹、宾客云集过。

唔，闹是相当闹了。寻欢的家人的嘴似乎没有一刻能停息，对每件事，不管对错，或是否与他们相关，他们都各有各的意见。

寻欢显然是唯一的例外。

李小白始终没有出现。

不过祖安的妈妈的出现，使李氏一家的神奇式现身，变得相形失色。

她嫂子的突然回家，带给他家大小的惊喜和震撼，超过早她一天回来的池韦。

连整座屋子快要闹哄哄闹翻天都不见人的池爸爸，也从不知什么地方

出来了。

祖安接受妈妈的反应，没有对他爸爸那么自然快速，他似乎吓着了，呆了一下，跑了出去。

当池韦要去追儿子，寻欢扯扯他，用眼神暗示他应该把握机会，和妻子谈谈，寻欢则自己去找男孩安抚他。

那一刹那，整个厨房安静得仿佛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。

然后池韦一声不响牵着阔别十年的妻子的手，走了出去。

李氏一家立刻恢复你一言、我一语，争论的主题仍是要不要等李少白。

“少一个人表决不算数。”最后姚仙女说。

“表决什么？”她的儿女们问。

她指着池瑛。“寻欢要娶这个鱼池。”我没说要嫁他。池瑛想说。可是没有她开口发言的机会。

“亲亲，她叫池瑛。”皇上说。

“寻欢要结婚了？太好了。”李自成说。

“恭喜你。”美少妇亲切地握握池瑛的手。“要速战速决。”她，池瑛后来知道，是李商隐，寻欢的大姊。

“既然是喜事，我原谅你们把我从舞会中拉出来。”这是宫廷贵妇，寻欢的二姊，李靖。她在池瑛两颊印上两个鲜红层印，以示欢迎她加入李家。

酒桶里的，是李鸿章，寻欢的二哥。

他说：“你们喜宴上的喜酒由我包办。”“我太高兴了。我说什么好？”李清照，芭雷舞伶，你们两张包厢票，来看我表演。

欢哥从不肯去看我的演出。”“为什么？”池瑛问。

“太多名媛贵妇了，他怕被绑架。”接着这几个兄弟姊妹一齐问他们的母亲，“我们可以走了吧？”姚仙女大大不悦。“还少了少白。”“已经超过大半数啦，我们都同意。”李自成说。

“我看你根本不需要我们参与表决，”李商隐说，“你是叫我们来投你的指定票的。”“为什么，妈？”李清照说，“池瑛有个那么帅的哥哥，她哥哥有个那么聪明的儿子，她配欢哥，再合适不过了。”沉默老半天未发一语的池爸爸，忽然冒出一句话短评，“噢，这个说词有条有理。”皇上瞄了眼池爸爸，告诉他的孩子们，“你们母后陆下因为反对而反对。”“因为……什么？”他们问。

“她疑心我对月儿旧情难忘，把由妒生的醋，倒在池瑛身上。”“你仲听见没有？”姚仙女立时发作，同儿女们寻求支持，“又是甜蜜蜜的月儿，又是鱼池，还把我说成醋，我看李白是给他淹死的。无怪给少白取名少白。少了一个白，意思就是少了李白。”没有人听懂她的七拼八凑造句。

“谁是月儿？”酒桶里的李鸿章问。

“李白没捞着的那个。”姚仙女悻悻然地说。“你现在明白你为什么老喜欢泡在酒桶里了吧？”“不明白。”他老老实实回答。

“哎，反正今天是为寻欢的婚事集合的，”李自成说，“我赞成。我走了。”说着就消失了。

“我也赞成。我也走了。”“我一样。”“我也是。”“我……”刚轮到李鸿章，姚仙女大喊一声威震八方——“统统给我回来！”咚咚咚咚，都走了的四个，仿佛树上的果子给摇了下来，一个个跌坐在地上呻吟。

“还好我带着桶不方便，走得慢。”李鸿章庆幸地喃喃。

而池瑛一直还以为只有她的家人与众不同呢。

此刻，她坐在院子里，回想那一场乱哪，不禁摇头，简直不知该笑还是……笑。

真的是好笑。

他们吵吵闹闹之余，还有人记得要吃晚饭呢。

既然一时不容许离开，李鸿章变走了酒桶，西装笔挺地现出全身。

寻欢的哥哥们个个像他们的父亲，高大英俊。姊妹们尽皆美女，加上丝毫不见老、生了一群儿女依然苗条的姚仙女，李家可谓一门俊男，美女如云。

池妈妈今晚可是尽情地露了一手。她眨眼间变出了一桌山珍海味。

池爸爸照旧三两下吃完，去进行他的星期四饭后娱乐，其它一千人等，他全当他们不存在。

她哥哥、嫂嫂，寻欢和祖安，都没回来。

当李家兄弟姊妹忽然明白，原来他们的父母和池瑛的爸妈，年轻时有段四角之争，马上兴味盎然，话匣子一开越发不可收拾。

池瑛则逃了出来。

不知她哥哥和她嫂子谈得如何？希望他们能言归于好，倘若他们再度破裂，祖安今可不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未足月婴儿，他恐怕受不了这个打击。

他看到他妈妈为什么跑掉呢？池瑛设法集中心力，想试试能否“听”到寻欢安抚男孩的情形。他们出去太久了。

但有人出来打断了她。

“呼，气都喘不过来了。”池瑛怔怔看着坐在她旁边、着高雅名贵套装的女人。

她向池瑛笑了笑。“我是寻欢的二姊。”“哦。”池瑛恍然大悟，“你换了衣服，卸了妆，我差点认不出来了。”做宫廷装打扮的冶艳，和此际的高雅、娴丽，判若两人。

从她的明亮会意眼神，池瑛知道她读到了她所想的。

“其实，”李靖慢条斯理地告诉她，“寻欢要来看你之前，我就知道了。”池瑛怔住。“看我？”“亲爸爸跟他提起你。”“亲……跟他提起我？”她似乎只会重复李靖的话。

李靖点点头。“他告诉寻欢，要摆脱妈妈不死心的给他撮合来、介绍去的最好方法，是自己找个他知道他会钟爱不渝的人。”“而你父亲向寻欢推荐我？”“提议。”李靖举一只手，笑着修正。“有件事我妈没有疑心错。亲爸爸的确对池妈妈念念不忘。”池瑛张着嘴。

“他有一次告诉我，他始终对池妈妈心怀歉意和愧疚。”“我……不明白。”“亲爸爸和池妈妈原是一对恋人，几乎要论及婚嫁了，他又认识了我妈。她的野性和热情奔放令他迷失——那是他用的字眼，我想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着迷。他着了魔似的为了这个狂野、艳光四射的人女神，抛弃了那个温柔婉约甜美的小仙女。”池瑛笑了笑。“仙女不是你母亲的名字吗？”“我是引述亲爸爸的话。”李靖眨眨眼睛。

“这些和寻欢来这有关吗？”“告诉你一件事，你得保密哟。”李靖压低声音。

屋内声浪高得直冲云霄，池瑛不认为有人听得到她们说话。

她做个人格保证的手势。

“亲爸爸藏着一张你和池妈妈的相片。”池瑛十分意外。“我妈和他有联络？”“这个嘛，我就不大清楚了。总之，我不小心翻出那张相片，亲爸爸于是对我说了这个四角故事，他乘机缅怀一下往事。”“他也给寻欢看了相片吗？”“是啊，寻欢一见相片上的你，立刻钟情。别说他了，我看了也好喜欢，几乎马上爱上相片中那个睁着乌黑明亮大眼睛、笑得好甜好美的宝宝哩。”池瑛愕然。“宝宝？”“那张相片是你满月那天拍的，亲爸爸瞒着我妈来看你，当然了，他也很想见见池妈妈。”

回去以后，不用说，我妈大发雷霆，我们家的醋酸味隔了好久好久才散呢。”池瑛被她的形容和表情逗得咯咯笑。

“何必瞒呢？你父亲可以约你母亲一起来嘛。”“那又是他们彼此心照不宣的一些心结了。不过你别误会，他们还是很相爱的。咦，怎么说起他们上一代的事了？”“你在告诉我令尊要寻欢到这来。”“不，不完全是这样。寻欢在做一份关于台湾原居民的文化、历史，与美国印第安民族文化历史，有何异同的研究，他本来就要来台湾，只是不确定该自何地着手。那阵子我妈老想把他和某某人的女儿送作媒，把他搞得很烦，亲爸爸建议他到台东，同时因为你们在这。”寻欢在做的这个研究，有何用途？”“一方面是兴趣，我知道他搜集这方面的资料有一阵子了。另外，他希望这份研究内容对他班上的学生有所助益。”“学生？什么学生？”“硕士班的学生啊。寻欢是加州柏克莱大学硕士研究所的教授。他太年轻，不像是吧？看你的表情，他一定没告诉你。”对极了。他没有告诉她，而且对她说了谎。

“他口吃得那么厉害，而他是教授？”池瑛用不经意的口吻问。

“口吃？”李靖大笑。

“他不口吃。”池瑛静静说，暗暗气得咬牙。

“哦，你别怪他，池瑛。寻欢有时不得不如此，对他不认识或不熟悉的人。我问你，当你和人初见面，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什么？”“姓名，职业。”“对啦。寻欢若说出他是硕士研究所教授，接下来，一般人的反应会是如何？”“不相信，吓一跳。”“吃惊，怀疑，之后便有更多问题出笼，等人们知道他十九岁便拿到博士学位，就会想打听这个天才的祖宗八代，寻欢马上会被看做是个异人。”“异于寻常的人。”“他十三岁那年就学到教训，并想出这个口吃的办法。十个有九个半的人听他结结巴巴半天说不完一句话，很快就放弃跟他沟通，他因此得到他需要的安静和隐私，百试不爽。”怒气瞬间烟消云散。池瑛太了解这种不想被人另眼相看的感受了。

李靖看着她，微笑。“他这个方法，在这儿显然没有发挥功效。”“哦，有的，我们都被他唬了。”顿了顿，池瑛添上一句，“至少我深信不疑。”“而你依然爱他。”“我不……”“不要否认，池瑛。”李靖柔和地打断她，站起来。“对感情，寻欢非常谨慎，他这方面很脆弱，很易受伤，他不轻易付出和接受感情，不像少白。”池瑛想问些关于李少白的事，李靖已经进屋去了。

她尚未有时间消化和思考李靖对她透露的一些事情，李清照来了，坐在李靖刚才坐过的位子。

她也换了衣服，一身轻便帅气的衬衫和吊带裤取代了芭蕾纱裙，发髻放了下来，扎成一束可爱的长马尾。

“你不会以为我们真的弄不清楚那些诗不是李白作的吧？”她开口就问。

“我想你们那么做，就是要让你们的亲爸爸明白，李少白永远不可能成为另一个李白。”池瑛说。

李清照咯咯笑。“亲爸爸不是不明白，他就像天下大部分的父母，宁愿相信他们所相信的，因为那是他们对儿女的期望。期望破碎的话，太教人难过了嘛。”“那又何必戳被他的期望呢？”“因为他的期望已经演变成盲目的信念了。他和母后都因此而纵容少白，认为诗人浪漫多情是特质，既多情，情自然难以专一。但因为他是诗人，所以情不专是可以原谅的。”

问题是，李少白不是李白嘛，诗人？他连平仄都搞不清楚哪。”“我很想见见他。”“如果你指的是看看他的长相，你已经看过了。”“他和寻欢真的那么像？”“像照镜子一样。所以我们常常打趣说母后怀少白时，一定在肚子上画了张寻欢的脸。”池瑛颇纳闷。“他们不是孪生兄弟？”“这么说比较容易，不然如何向旁人解释他们为何长得一模一样？连身高都半公分不差，衣服、鞋子尺寸也相同。不，我们家兄弟姊妹都相差一岁，他们不是双胞胎。”池瑛呆愣得说不出话。

母后一年生一个哩，厉害吧！亲爸爸说如此她才没有时间到处展露风情。你家就你和池韦兄妹两个？”池瑛点点头。

“哦，太可惜了。”她沮丧的口气令池瑛莞尔。

“池妈妈不生了吗？”她继而又充满希望的问。

池瑛掩嘴轻咳一声。“唔，她就算现在马上再生一个男孩，对你，也嫌太小了吧？”“年龄不是问题。”李照清挤挤眼睛。

她们一同大笑。

“我很高兴欢哥要娶你来当我的嫂子。母后也许一副反对的样子，其实她不是针对你，她很喜欢你，我们都看得出来。”看来李清照也知道两边父母的四角故事。池瑛不过一念之顿，李照清也又走了。

不过没人让他瑛闲着。

李商隐人未坐下，先发了句惊人之语。

“那么，你们几时生孩子？”池瑛眨眨眼睛。“生孩子？我没……”她还没有机会考虑寻欢的求婚呢。

“你没怀孕？你到现在还没有怀孕？”池瑛啼笑皆非。寻欢不过才来一个礼拜，即使她和他热情如火到失去控制，怀孕？没那么快吧？“寻欢，这个愣小子，一定没照我的话做。”李商隐喃喃自语。

“你叫他……做什么？”池瑛脸已经红了。

“速战速决嘛。我老公就是如此使我无法脱身的。不过我一天也没后悔过。我们非常幸福美满。”李商隐左顾右看一下，附在她耳边低语，“我有个御夫秘诀。”“呃，我想我不需……”“哦，相信我，你需要。美好的性生活是把你的男人栓在你身边的妙方。”“不，我……”李商隐抓住她急急摆动的手，在她手心塞了一样东西，将她的手阖起来。

“我就猜到寻欢有可能不听我的忠告。有些男人就是这样，自大。但是有了这个，”她拍拍池瑛仍被她抓握着手。“保证他的自大没处放。记住，要使你的男人无时无刻不需要你，他到哪都只记得你的气味。”气味？池瑛纳闷时，李商隐也结束了她的“私诊”池瑛张开手，掌心中躺着一只精致的香水瓶。

她送她香水？用香水就可以消灭男人的自大，把他栓住？池瑛笑笑。她从来不用香水。

“啊，你在这。”池瑛把香水放进上衣口袋。

“祖安呢？”寻欢也在她旁边坐下。

“他很好，在吃东西。”“他……”“唔，你好香。什么味道？”他凑向她，嗅着她身上发散出来的香味。

“不知道。你姊姊送我的香水。祖安有没有……”“哪个姊姊？”他的脸埋进她的颈侧，贪婪地吸着那气味。“好香的香水，我喜欢。”池瑛推开他。怎么这香水这么浓，她连瓶盖都还没打开呢。

“大姊。”“大姊啊！难怪。她是做香水的。”他又靠过来，伸手搂她。

池瑛倏地站起来，他于是扑了个空，趴在椅子上，然后茫然坐起来，抬起头。

他眼里跳跃着灼热的欲望。

池瑛忽然明白李商隐的话了，以及这瓶香水的作用。

她越发地啼笑皆非，连忙自口袋中拿出那只小瓶子，扔出墙外。

“你把什么东西去了？”“没什么。”他眨眨眼，眼光澄明多了。

“现在你好些了吗？”“我？”他又眨一下眼睛，“我很好啊。不要离我那么远嘛。”他拍拍她原来坐的地方。

池瑛立在原地。“你们怎么出去那么久？”“有很久吗？我只和祖安说了几句话就回来啦。”他对她诱惑地笑着。“你想我了，是不是？过来嘛，瑛瑛。”“你爸妈和其它人知道你到了吗？他们等你等得很着急呢。”“哎，别管他们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他停顿，忽然听出她话中用字的差别。

池瑛微笑。“欢迎姗姗来迟，李少白，很高兴你终于露面了。”“嘎？”

“不过我想你今晚之前其实已经过来了。”池瑛转身朝屋里走去。“相差一年还是有差别的，李少白。”李少白怔了半晌，挫折地喊：“不可能嘛！地怎么看出来的？而且天这么黑！”墙外传来一串愉快的笑声，大门推开，寻欢缓缓踱进来，走到和他难分轩轻的弟弟面前。

“栽了吧？告诉过你，被路走多了，终要自暴其短的。”丢下这句话，寻欢也走向屋子。

“嘿，下一句应该是，迟早遇见鬼。”李少白对他的背影喊。

“对你未来的嫂子，说话用字当心点。”寻欢扭头朝他抬抬下巴。“你最好进来，该你上场了。”

10

池瑛进到屋内时，才发现只有皇上和姚仙女还在，其它人都走了。

他们在客厅，池爸爸、池妈妈则不知在何处。

池瑛马上抽腿要溜，仍慢了一步。

“池瑛。”皇上叫她，焉能假装没听见？她硬着头皮走进去。

姚仙女在沙发侧转身，把背对着她。

皇上满脸无奈。“池瑛，你帮我劝劝她。”他央求。

劝？劝什么？“一个第三者还不够吗？”姚仙女恨恨地说，声音瘖哑，分明哭过。

池瑛更难开口了。显而易见，姚仙女的醋罐子到了这，又打翻了。

为什么呢？池瑛不解。即使皇上对池妈妈旧情不忘，不至于傻到在这里流露出来吧。

“你胡说什么嘛！”皇上哄孩子似的拍拍妻子的肩。“不怕晚辈看笑话？”
“对，我的话都是胡说，我是个笑话。你去找她好了。”这个“她”指的是谁，不言可喻。

池瑛尴尬地边往客厅门倒退边说：“你们……嗯，聊聊。我去……”有人从后面握住她的双肩，使她停住。

“爸，妈，少白来了。”寻欢报告。

“少白。”姚仙女跳起来。

少白只好现身。“亲爸爸，母后。”皇上瞪着他。“不必亲，不必后了，你竟然对我下旨？”“你真以为你是皇帝啊！”他则被他妻子瞪。“你当我不知道吗？在你心里，早不知纳了多少嫔妃了。”“母后请息怒。”少白伸出手臂拥住他母亲，“孩儿的肩膀借你使用。不过这是件新西装。”姚仙女本来正要靠上他的肩，演出“哭后”，闻言又推开他。“你‘又’做新西装！”少白嘻嘻笑。“来见未来的嫂子嘛，总要体面点，你不希望我不够称头，损了你的‘后面’吧？我就是等这套西装才迟到的。”“此地无银三百两。”皇上说。

“迟到总比不到好。”姚仙女说。瞪完老公，她瞪儿子，“你说什么未来的嫂子？”“就在这呀。”少白指指站在寻欢臂弯中的池瑛。

她要站开，他不让她移动。

“混小子，我叫你来，不是叫你胳膊往外弯的。”姚仙女怒道。

“他是我哥哥，她将是我嫂子，都是自己人，怎么叫往外弯？”少白辩解。

“你自学话起到现在，就这会儿说了句人话。”皇上评道。

“对不起，亲爸爸，我要兼顾诗人、仙人及皇太子，同时也要做人，难免分身乏术。”少白这句话充满自嘲和苦涩。

皇上怔住，似乎在玩味他这只知吃喝玩乐的儿子，何以忽然说了句有深度的话来。

“你们赞成你们的，我反正反对到底。”姚仙女说，“反对我，不支持我的，从今天起和我脱离关系。”皇上叹口气。“要不要加上一句：自今以后男婚女嫁互不干涉？”“你就巴不得……”“我支持你。”池瑛静静发言。“我也反对。”“瑛！”寻欢将她转向他。

她轻轻推开他的手，向前走一步，面向姚仙女。

三双错愕地看着池瑛的眼睛，姚仙女的睁得最大。

“我也支持你，仙女。”池妈妈忽然出现。

“这里还有两票。”池韦挽着妻子也来了。

姚仙女看着他们一家，连寻欢在内，他和池韦夫妇站在起但眼光盯着前方的池瑛。

“你反对他们结婚？”姚仙女问池妈妈。“为什么？”好象她赞成似的。

“我们的婚姻，”回答的是池韦，他深情地俯视妻子半晌，“几乎破碎。经过十年分别，虽然终于化解了当年的意气用事，无法挽回遗憾却已造成。”他望向姚仙女。

“仙姨，我爸妈失去了他们的儿子、媳妇十年，他们不想再失去他们的女儿。”“无法挽回的遗憾？”姚仙女看着他们。“你们不是和好了吗？”“是的。可是在我们不告而别这段时间，我父亲难以承受打击，他……”池韦住了口。

“他不是好好的？”姚仙女急了。“我看他好好的呀。”“他不大说话，你没注意到吗？”池妈妈平和地说，“他现在弱听，若听到了，听的也不是别人对他说的话。他总是问非所答，大部分时间都只是自言自语。”“你是说他……痴呆了？”讷讷地问。

池妈妈微微一笑。“我想他只是给自己找了个平静的世界，自得其乐。”姚仙女注视她心目中多年的情敌好一会。

“这会遗传吗？”她问。

一群人差点倒跌在地。

“有可能。”只有池妈妈冷静地，继续维持她的平和。“假如有一天寻欢对池瑛不忠，做了对不起她的事，或来个不告而别，她经不起打击，说不定……”“这是什么话！”姚仙女大喊。“皇上，她在侮辱我们的儿子。”“寻欢是个有责任感的孩子，”皇上保证，“他是我们所有儿女当中最杰出的一位，他绝不会做一丁点伤害池瑛的事。”“他若敢伤害鱼池，我第一个收拾他。”姚仙女说，“反正我多的是儿子。”皇上亲爱地搂着她。“而且我们可以再生。”“对，”姚仙女依偎着老公，“我很会生儿子。”寻欢把脸转到一边去偷笑，正好和背转过来窃笑的池瑛相对。他把她拉过来，紧紧握住她的手。

“母后，她叫池瑛。”少白说。

“不管啦。”姚仙女对池妈妈说：“你不能因为怀疑我儿子的品格，反对这门亲事。

你这是偏见。”“我是预防……”“那给他打个预防针好了。”姚仙女不耐地挥手。“这样你放心吧？不反对了吧？”“我还是反对。”池妈妈说。

姚仙女瞪圆了眼睛。“我看你和我生来就是要做死对头。”池妈妈微笑。“你赞成你的，我反对我的。”“这可是你说的。”姚仙女警告道，然后，怔了怔，喃喃：“咦，这句话好耳熟。”同时她举手对着池瑛全身一挥，池瑛身上的衣服眨眼间变成一件美丽白色新娘礼服。

“啊。”现场唯一彻彻底底的“人”，池韦的妻子徐一梦，惊叹不已。

“我也会。”池韦向她耳语，做个手法，给妻子变上一件紫色晚礼服。

这边，池妈妈说：“仙女，你忘了一样。”她手指往池瑛头上一点，便给女儿戴上了各色花朵串成的花冠。

“谢谢。”姚仙女说。

“不客气，举手之劳。”池妈妈笑道。“既然你送了我女儿婚纱礼服，我送你儿子燕尾服一套。”说完，寻欢身上即有了一套崭新的黑色燕尾服。

“我也送你儿子一套礼服。”姚仙女不甘示弱。

池韦的是闪亮的银色丝质外套配黑长裤。

“少白当伴郎吧。”池妈妈也给少白一套。

“没有伴娘。”皇上说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空中降下来一个人。

方亭落地站定，看看寻欢，看看少白，毫不犹豫笔直走向少白，刷地给他一耳光。

她这次没打着，他接住她的手。

“来得正好，亲亲，你赶上当伴娘。”“一切因我而起，”寻欢说，“方亭，我向你道个歉。”他弹一下手指，方亭的飞行装变成了白纱伴娘礼服。

“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。”方亭敛起怒气腾腾的脸，不好意思地笑笑，“我差点拆散了你们呢。都是你！”她狠狠地踩少白一脚。

“太轻了。”姚仙女把方亭的平跟靴变成细高跟鞋。“用鞋跟踩他。”
“妈！”少白喊，也不叫她母后了。

方亭举起脚，又放下。“算了，这一下反正清不完我们的恨。”“呀，这个媳妇合我的意。”姚仙女笑眯眯，随即转向池瑛，“这个，好，我满意。

鱼池可以下很多蛋。”池瑛把脸躲进寻欢怀中，他笑不可支。

“谁要结婚？”池爸爸晃进来。

“你们在干嘛？”祖安揉揉惺松睡眼，当他看见大家华美的穿著，他立刻醒了。

“花童来了。”徐一梦对池韦说。

“你们结过婚了嘛。”池爸爸对他儿子、媳妇咕哝，“我也要换衣服吗？”他问自己。

“我代劳吧？”姚仙女询问池妈妈。

“男人的事男人来做。”皇上说，抬手变给池爸爸一套纯白西装礼服配白鞋，酒红色领结。

于此同时，韦池给儿子换下了睡衣，变成一套黑色小礼服，打个白领结。

“哇，很俊”祖安乐坏了。

“来而不往非礼也。”池爸爸清清楚楚地说。

他手指朝皇上一指，却把皇上的长袍马褂变成了睡衣裤，还是斑马条纹。

一群人目瞪口呆之后，笑得前仰后合。

“我来吧。”池瑛说，送给她准老爷和池爸爸一样的搭配。

寻欢欣喜地俯视她。“这是表示你愿意？”她娇羞地白他一眼。“现在才问，太晚了吧？都要成了大闹仙宫了。”

“仙返”美国长岛的家途中——“月儿真可怜，老公变成那样，她还是守着他，不晓得要多辛苦。”姚仙女叹道。

她的老公柔柔对她笑。“可见月儿有多爱他。你还疑心我和她藕断丝连吗？”“哼，那表示和你藕断丝连的不是她。你好好从实招来，是哪一个？”皇上大声呻吟。“哎，国君难为。你以后不要叫我皇上了，就叫我的名字好了。”“你的名字有多好？后主，后主，后宫的主人。说，你在后宫养了多少女人？”

“这么久，我始终以为你装聋装蒜，想不到原来是真的。”池妈妈难过地低语。

在她旁边，池爸爸闭着眼，张着嘴打呼。

“真的是儿子、媳妇离家出走让你受了刺激吗？他们回来了，和好了，再也不会离开了。

你知道吧？”呼，呼呼，呼。

“还是你嘴上不说，心底也猜疑我和天凡旧情未了？你应该比谁都清楚才对啊。我……”“唉，没效嘛。”池爸爸忽然发出声音。池妈妈撑起上半身，盯着他。他仍闭着双眼。

“说什么梦话？”池妈妈喃喃。

她正要躺回去，池爸爸又说话了。“寻欢给我的，瑛瑛一闻就昏倒了。”

太清楚了，不是梦话。

池妈妈再把上半身撑起来。

池爸爸的眼睛睁开了，看着映在月光中的老伴，嘴角微征上扬。

“爸爸？”她试采地小声唤。

“妈妈？”他学她，不过语调是顽皮的。

“你！”瞪他半秒，池妈妈便笑出来。

“只听想听的声音，是很幸福的。”池爸爸说。

“杂音我统统替你接收了，你当然幸福！”“哎，庸人自扰嘛，你不收，还怕没有闲人急着去收吗？”池妈妈不得不同意。

“寻欢给你什么东西？”“过来，闻闻看。”池爸爸拉她伏在他身上。“香香的。”

“是什么？”“有没有开始春心荡漾？”“春……”池妈妈顿时恍悟。“要死喔，老不修！”“谁说的？我修得才好呢。你说，我给李天凡那套睡衣，很不错吧？”“像囚衣。你做什么？”“帮你脱衣服嘛，睡觉穿这么多做什么？你眼光很准，那是从某个监狱借来的。”他掀开被子。

“呀，爸爸，你的睡衣几时脱了？”“那个监狱的狱长借去了。”

祖安睡在他父母中间。

“他好象你。”“不，他比较像你。”分别了十年的夫妻深情相对。

“对不起，我……”她的手越过儿子捂住他的嘴。“不要再道歉了，不然我们又要从头开始。”他握住她的手。“我们是要从头开始。我爱你，从未减少或改变过。”“我知道你一直在找我，未曾间断。我也爱你。我不知道那时我为什么不能接受，吓得逃走。”“我应该一开始就同你坦白，我……”“你又来了。”“好，不提过去。不提不提。”祖安翻个身，抱着他母亲。

池韦笑着，伸臂抱住他的妻子和儿子。

“你跟着我干什么？烦人！”方亭大吼。

“你为什么不肯嫁给我？”少白吼回去。

他们在天上追逐。

“有本事你就追我十年，到时候好有个现成的十岁儿子。”

“什么？”少白险些坠落。

“我怀孕了。”“那你还不嫁给我？你疯啦？”“你怎么知道是你的？”“不是我的，是谁的？”“不是你的就不干你屁事。”“不干才怪，我要打烂那个家伙的鼻子，再阉了他，然后我还是要娶你。”“你那么多莺莺燕燕，干嘛非娶我不可？”方亭减速，让他跟上来，与她并驾飞行。

“莺也飞，燕也飞，可是都没你飞得美、飞得好。”“哼。少来这一套。”

“我从来不曾让任何女人怀我的孩子，除了你。”“去你的，这是你一时大意。”“是我专程故意的。”“鬼才相信你的鬼话。”“还有，你说得对，我们将会有的是个儿子，不过我可不打算十年后才和他相认。”“你怎么知道是儿子？”“你以为我为什么选那两次去阁楼和你幽会？我算好了的。”“也许十年后我飞不动了，就会相信你。”她凌风而去，他急忙急起直追。

“祖安看到他妈妈很漂亮，呆住了。我问他为什么那会吓住他，他说不出个所以然。”“或许她出现得太突然，他一下子没法接受。”“池韦回来得

也蛮突然，对他而言。”“但是你给了他调适的时间。不只如此，那天一下子发生的事实在太多了。你想想，你的哥哥、姊姊和妹妹出场的场面，比马戏大观还精采。”寻欢笑着同意，搂搂偎在他胸前的新婚妻子。

他们正在飞往欧洲度蜜月途中，不过他们循正常方式，搭飞机。

“我们的婚礼恐怕也是空前绝后。”“哦，老天，你那些去而复返的兄姊们，还有清照，他们变来换去，怎么都对穿著不够满意时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？”“‘睡美人’卡通里，三位仙女挥魔杖挥个不停，挥得仙光满天的情景？”“可不是吗？”“你放心，我们是不放仙气的。对了，”他抬起她的脸，“你如何分辨出少白不是我？”池瑛微笑。“因为他不是你嘛。”“不，你一定要告诉我。”“哎，好吧。首先，你很关心祖安，我问起祖安，你绝不会草草带过。”“其次？”“少白穿著新西装，你原来穿的是便装，有什么理由突然那么正式？”“我准备向你求婚。”“你求过了。”“不只一次，直接或间接。”“都是间接。”“你一概拒绝，毫不留给我抱希望的余地。”“所以你们联合起来，不给我有说不的机会？”“说到这个，我岳母大人后来那一招，真是起死回生。”“我看我奶奶并不是呆，她不过是顺水推舟，跟着台阶，优雅地走下来。”“无怪我爸妈这么喜欢你。”“我爸妈偏袒你才偏得凶呢。爸爸一开始就知道你是冒牌医生真教授，对不对？”“我觉得岳父大人是众人皆醉他独醒。”“他在你还结结巴巴时，就夸你口齿清晰又伶俐。我看我是最愚的一个。”“愚公移山哪。你还没有说完如何分辨我和少白呢。

“噢，不是说完了吗？”他俯身吻吻她。“还没。”她认输地笑道：“好吧，是他的嘴唇。”“他吻你？这混球！”“没有，他的嘴碰到我的脖子。还有他搂着我的手。我马上确定，他是少白。”“你果然爱我。”他快乐地再吻她一下。

“还有一件事，方亭上去阁楼找过你，一整夜都没下来，第二天就走了。确定他是少白的一刹那，我明白了，方亭上阁楼时，有人在，但不是你，是少白。”“啊，怪不得我找不到他。”“也怪不得方亭一直想用不伤害我的方式，暗示她和你关系已十分密切。”“是少白。”“啧，她当时以为少白扮成你嘛。可是若是你，她也许看时看不出来，那个……嗯，她就知道了。”“总算还我清白了。不过方亭把你嫂子找到，少白又和方亭协力说服她回家，也是大功一件，权且让这两个人将此功抵罪好了。”“方亭何罪之有？”“她差点拆散我们呀！”这次轮到池瑛吻吻他，以示她不够信任他的歉意。

“原来是他们把我嫂子找回来的。”“我要少白去做这件事，他大概拉方亭帮忙。”“池韦呢？是你，对不对？”他点点头。

“你上山义诊，其实都是去找我哥哥了？”“不，虽然没有义诊这件事，但我的确为原居民们进行了些医疗，藉由此，和他们结交成了朋友，对我的研究来说，收获远超过我的预算。找池韦则是利用晚上，你们都睡了以后。”“少白知道你不在，乘机跑来和方亭约会。”“真相大白。”两人相视深情一笑。

“还有一件事。”慢慢地，寻欢告诉她，“事实上，当年不完全是我爸爸负了岳母大人。”池瑛看着他，等他说下去。

“他们在将要论及婚嫁时，几乎同时分别认识了另外一个人，同时被另外一个人吸引。”池瑛失笑。“我妈不知道如何告诉你爸爸，她不想伤害他，然而她发现这另外一个人才是她真心所属的终生伴侣。”寻欢也笑了。“你知道？”“听了你的开头，我猜的。”他望进她眼睛。“不对，你可以读出我心中所想的。”池瑛茫然。“我真的是猜的。”“你以前认为你只会运用意志和心

念移动东西……”“我用手，不接触对象的移动它们。”“对，但你变出了一套礼服给你公公。瑛，你会的比你所知道的要多。”“是吗？”“不信我们试试，我开始说完爸爸、妈妈们的故事，你能够，就和我一起说。”她闭上眼睛，捕捉他的思维。

然后，她的声音和他的，一起源源而出。

“你妈（岳母）正在犹豫、不安时，我爸爸提出了分手，因为你奶奶（我妈）怀孕了，他不能再隐瞒下去。”她感觉眼睑印了两个亲吻，她张开眼，寻欢温柔地笑着。

“我上次的经验有点奇怪。”池瑛说。

她告诉他，她在学校操场“听”见他和祖安那天早晨的对话内容。

“祖安说了句‘你这样……那样……’，是什么？”寻欢把她拥回怀里。

“憋了这么久才问哪！那天因为池韦回来了，我觉得不妨把祖安该知道的都告诉他。这样、那样指的就是我变给他看的几个小法术。”她仰起脸。“在溪边那天，你大可不必喝那几口水的，不是吗？”“我不确定你若知道我有异能，是否会把我推得更远。你拒绝我，不多少也是出于你同样的不确定吗？”“但你知道是我救了你。”“你立刻装得若无其事，又叮嘱祖安不要说，我自然也闭上嘴巴，装水仙了。”她靠回他肩膀。“我们以后都别再装来假去了，累死人。”“我百分之百同意。不过像岳父的装法，适当时候可以为之。”她又仰脸看他。“你在说什么？”他笑了笑。“记得岳母说的吗？‘他给自己找了个平静的世界，自得其乐’。”池瑛明白了。

“这么说起来，所有人当中，真正的智者是我爸爸。”她喃喃说道。

“所有的人都谈过了，是不是可以轮到我们的了？”“我们怎样？”“谈谈我们呀。例如，我爱你。”她轻笑。“我也爱你。”“我很高兴你把大姊送的香水扔了。相信我，你用不着拿它来对付你老公。”“说到香水，”她坐直，以便瞪着他，“大姊也给了你类似的催情剂，就是你刚来我家时，我在你身上闻到的香味，对不对？”他摇摇头。“她没告诉我它是做什么用的，只说当我遇到意中人，可以洒几滴在身上，增加吸引力。我只洒了一滴，你就昏倒了，我再也没敢用它。”“哼，你最好也把它扔了。”“呃，我把它转送出去了。”“哎呀，这种东西，你送给谁啦？”“呃……岳父大人。”池瑛张大眼睛，继而进出笑声。

“呀，我可怜的妈。”“啧，若有大姊说的那种功效，是促进鱼水之欢嘛。”

“我妈这把年纪，难道要她当高龄产妇？”“这个，我相信他们有防范方法的。说到生孩子，我们不需要定什么生育计画吧？”池瑛没能回答。机舱里有阵骚动，大家争相看窗外，不知在争睹什么奇景。

结果竟是少白沿着每扇窗子找他们，大家在看空中飞人。

而这个空中飞人飞到寻欢坐的窗边，一手举着一个小瓶子，一手急切地比画，嘴里不知在呱啦些什么。

“是我扔掉的香水。”池瑛认出来。“怎么给他捡去了？他特地送来还我呀？”“不。不是。”寻欢读着少白的唇型。“他在问……这东西……用在男人身上……没有用？”“哦，老天，他要干嘛？”“不知道。”寻欢回答池瑛，也回答少白。

“一路顺风，蜜月快乐。”少白说完走了。

“他看起来很沮丧。”池瑛说。

“由他去，他不会沮丧太久的。我去一下洗手间。”寻欢站起来。

他这一去洗手间，可不得了了，沿路引起了更大的骚动，还有女人惊叫。

“他不就是刚才在飞机外面飞的人吗？”“哦，老天，他是超人。真的有超人，不是电影演来骗人的。”“我一定要叫他为我签名。”池瑛在座位上窃笑。

寻欢自洗手间出来时，吓了一跳。

由洗手间门外至走道另一头，排了一长条长龙。

他隔了很久才回到他的位子，飞机正好要准备降落了“怎么我变成超人了？”他莫名其妙地问。

池瑛爆笑。

《全书完》

